少女西丽亚



序

西丽亚，这位乡间的美丽少女，仲夏节过后仅八天，她的生命之光就熄灭了。是时，正值清香四溢的盛夏。就她的社会地位而论，她的生命结束得十分适宜。她，一个孤苦伶仃的女仆，父母早已亡故，又无其他亲眷可以投靠。因此，在她弥留之际，不得不请求他人照顾了一些时日。然而，她始终未要公家的救济，这样就免于给人们留下恶感——尽管这算不得什么。在她做工的基埃里卡农庄里，澡堂隔壁有一间小小的陋室，西丽亚就栖身在里边，并在那儿强咽着少许的素饭。然而她未吃几天就去了。她所受到的这份人道待遇，并非是主人一家对她有着菩萨心肠，而是在这个破败的农庄里，要让一切都凑合着过得去。也许主人是着眼于她的私蓄，并且看她还有不少漂亮的衣裙，谁侍候了她，这些东西日后无疑会归谁所有。实际上，有的衣服庄园的女主人早已穿在身上了。

西丽亚生来就象父亲一样爱整洁。她把自己的小屋收拾得十分舒适。透过七窍八孔的窗棂，她那一声声微弱的干咳传到了屋外的草地里。在那里，主人的几个苍白而消瘦的孩子在奔跑、耍闹。她的干咳声，连同这里的鲜花、青草，构成了当年夏天这个农庄的气氛。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少女对孤灯独影的生活无比留恋。她跟所有的肺痨患者一样，直到临终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这夏

日的沉寂，也就成了医治她那伤感之心的灵丹妙药。不过，她仅仅是看上去孤独，实际上，她身边总有许多热心的伴侣。尽管彼此言语不通，但它们对她却是那样的忠贞不渝。太阳的光芒，把她房间照得赏心悦目。穴居在屋檐下的小燕子在呢喃，赋予她那高雅的感观以明快而欢乐的遐思。死神那狰狞的面孔看来距她还遥远着呢！病中的西丽亚也很少注意到曾经常常听人谈到的死神这时正朝她逼来。正当大自然那难以形容的柔情达到绝妙无比的时节。死神把她携走了，时值清晨五点钟左右，确切地说，当时阳光和燕子全都守在她身边。这个礼拜天，天空依然纯洁蔚蓝，未因西丽亚的谢世而显出任何暗淡。

人到弥留之际，他的生命只不过象一场短暂的幻梦的终止。我们的西丽亚走完了她22年的历程。她出身在去此30多里之外的北边，沿着生活的旅途，一步步南下至此。无须多费笔墨便可描绘出她的命运。在她进入冥乡的最后日子里，她的遗体被人好心地安放在生前居住的地方。在她那健美而洁净的皮肤下，蕴藏着为人所不知的内心世界。只有恋人的耳朵才会感到她那颗心仍在跳动；只有恋人的眼睛才能看出她那双眼睛仍在炯炯发光。我们的少女在世之日，是一个顺从于命运摆布的生灵，仅此而已，现在她已长眠于浴室隔壁，凡与她有关的一切，都成了不值得一提的事物。

打从西丽亚降生之日起，就接连不断地出事。命运之神翻云覆雨，把一个当初享受着人间幸福的家庭推上了另一条道路。现在，这个家庭已从人世间消逝了——因为西丽亚是这家的最后一株独苗。诚然，这么一个普通家庭的绝根，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然而人们看到的是同样辛酸的情景在更为高贵的阶层里不断地重复发生着。

第一部　父　亲

年轻的西丽亚在一个礼拜天清晨于孤独中谢世，标志着30年前开始的一段历史进程的结束。那时，西丽亚的父亲古斯塔接过了祖宗传下来的农庄。这座农庄不算很大，但打从遥远的过去开始，也就是说，从1749年有第一部地籍册起，这座庄园的产权就一直在她家的名下。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了。关于农庄早期的各代主人，现在已无从查考了。但据传说，他们全都属于本地区最为精明能干者之列。到了古斯塔父亲手里，农庄达到了鼎盛，它的实力犹如风助火威，顺势猛长着，谁也说不清到底出自何种特定的原因。也说不清这些原因孰吉孰凶。不过，在周围那些小家寒舍的邻人们看来，萨尔麦卢斯农庄似乎有一种睥睨群芳之势。加之这座庄园只有一个独生子作继承人，西且他在各个方西都臻于至善，这就越发令人肃然起敬。小伙子的年轻时代，是在万事如意中度过的。农庄的天地对他来说，是一个广阔的娱乐场。他欢笑着，哼着歌曲在田野里奔跑，直到长大成人。"萨尔麦卢斯少爷"和其他一些中听的话语，常常响在他耳边，温暖着他的心房。但对这些话的含义，他并不去多想。父母那无声的尊严，对他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很少听到父母教训他，更听不到斥责他。因此，他长大成人

后，成了一个嘴角始终挂着微笑的小伙子。他的鹰钩鼻子象父亲，他白皙的肤色和眼神象母亲。

父母在儿子身上也许寄托着诸多希望，但从来未准备要对他直说。作母亲的有时在同儿子闲谈时，也曾试图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儿子，但尝试的结果，无非是彼此乐呵一番，嬉笑一番，这也表明母子之间感情之深厚。母亲觉得儿子长得象她，而父亲每次端详儿子时，也暗自高兴。在儿子的心目中，逐渐形成了两个基本点——他的性格特征便是围绕着这两个点发展的：一是有着一种模糊的荣誉心和朦胧的正直感；二是有着一种坚强的意志，即萨尔麦卢斯家的产业要子子孙孙地传下去，萨尔麦卢斯家决不隶属于他人。发生在农场里的一切事情都是天经地义的，自己的农庄要支配他人，而决不能由他人来支配自己的农庄。

年轻的古斯塔·萨尔麦卢斯一长大，首先参加了母亲的葬礼。不久之后，又埋葬了父亲。母亲死在冰融雪消的春天，而父亲则死于当年的秋季。

母亲刚一过世，古斯塔就感到农庄的生活轨道首次受到了冲击，进入一条陌生的道路，而且永无逆转之日。到底是在往高处走，还是朝底处滑，他无法说清楚。大地回春的活力同死神的阴影以及环境的骤然变化交织在一起。古斯塔感到这种气氛不仅仅是因为家里失去了一口人而造成的，因为活着的人也今非昔比了。甚至在骄阳普照的日子里，家里也没有往日那种气氛了……这是一个气氛古怪的夏天。他早上把马群赶进牧场，晚上，他趁着夏的傍晚那熟悉的暮色往家里走。当他望见慢慢沉睡的农庄时，心里突然为之一震：他竟记不清父亲是否活在人世，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活着。表面上看，他是一个血气

方刚的青年，但当他一走近大门，便感到一阵孤独气氛向他袭来……帮厨的姑娘希尔玛这时坐在门槛上，出神地凝望着远方。这是古斯塔早已见惯的了：当长工们在厨房里吃晚饭时，希尔玛得待在这里，待盘子一空就随时添菜。粗看去，农庄成千上百个夜晚，象刀切的票券似的全都一模一样。然而你如果细细看，就可发现其中夹有一张大票面的彩票。对古斯塔来说，朝房间走去的时候，是令人激动而庄严的，有点心潮激荡之感。因为他要穿过宽敞的院子，才能走到姑娘希尔玛的身边。希尔玛本来可以象平常那样平静地站起来走进厨房去。但这一次她一动不动，仍然坐在门槛上，安详的脸上泛着伤感之情。她那深沉的目光，似乎在请求古斯塔多看自己一眼。古斯塔因刚失去亲母，故面对姑娘的举止、眼神倍觉亲切。他因为要把马笼头放到门背后的角落里，而姑娘就坐在门槛上一动不动，他只好越过姑娘的肩膀倾着身子把笼套扔进去……就这样，在这仲夏的晚上，古斯塔和希尔玛，这对未来的情侣，未来的孩子们的父母，就互相挨近了。这个夜晚令人永远不能忘怀，直到她停止呼吸为止。

其实，这片功夫所产生的后果是极为深远的，而且从一开始就裂变性地发展着。父亲不久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竭尽全力不让事态发展下去。然而青春的爱情之火通过一对恋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乃至无语的沉默，在这个家庭燃烧起来。人们顺口哼来的曲调，往往比响亮的旋律更能表达心声。年老的萨尔麦卢斯怎么也想不清楚是什么惹他烦恼。现在，他想把心事理出个头绪来。他首先想到了妻子的死给庄园的生活和气氛带来的巨大的冲击。又想到旧有的道德观念已经消逝，再无恢复之日子，也许只能以新的方式加以弥补……年老的萨尔麦

卢斯感烦恼的是自己尽往最扫兴的地方想，即老想到姑娘是个贫苦的仆人。通过一连串的事情，老人产生了一种预感：不幸将要降临了，它已经在朝他狞笑了。他的家在不知不觉中已脱离了原来的轨道，现在，脚跟已开始不稳当了。也许还能找到一条康庄大道。但就怕在没找到之前，天就要黑了。

老人忽然醒悟到妻子死后，自己还没有就庄园的事作出新的安排。在失去了她之后，是怎样混到今天的呢？难道说她在世之日，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么？老人在房间里沉思起来，想到了他原本不愿想的事情：就在现在，在距他咫尺之间的地方，一种天生邪恶的力量在折磨着两颗纯朴的心。正因为这两颗心全都纯洁无瑕，所以等待着他们的，只能是更加残酷的命运。老人望着屋外那阴森森的桤木丛和那8月的苜蓿田，心里盘算着："应该把我妹妹请来，这样也许能以变治变。"

他提笔给妹妹玛尔达写了一封信，当天下午就亲自到邮局去投寄。在邮局，他顺便收到了一张请柬，邀请他出席在远方的一个教区举行的婚礼。他踏着暮色回到了庄园，心里惦记着参加婚礼的事，于是对古斯塔说："你去一趟吧，今天我有点不舒服。"

古斯塔高兴得跳起来。他兴冲冲地离开家，踏上了愉快的旅途。两个情人在临别时深情地相互传递了一番眼神。在婚礼仪式上，古斯塔变成了一个活跃的，讨人喜欢的客人。

古斯塔此行十分开心，离家在外，一桩桩幸福的感受全都积蓄在心头，激荡在胸间，以致我们的年轻人在归途中心里感到无比的滋润。他乐滋滋地、无忧无虑地往回走着。事也凑巧，在他走近村口的交叉路口时，路旁的小屋里走出一个妇女。她来到栅栏边上喊住古斯塔，随便攀谈起来。在这清香沁

人的夜晚，在参加完婚礼的归途中一切都不必匆忙。未等古斯塔开口问，她便告诉了他一大堆事情：古斯塔的姑母已来到他家主持家务了。她一来，就声言这个家不需要两个女人操持，当天，她找茬同希尔玛吵架。于是老萨尔麦卢斯便客气地要求希尔玛另找新主。希尔玛只好回森林那边她父母家去了。

“好，好！再见！”古斯塔同她道别。

告别了老妇人，他扭头走了，走到望不见老妇人的小屋时才开始思索起刚才听来的事情。由于他头也不回地往前走，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少女尾随在他身后。当看到他往希尔玛出生的茅屋方向走去时，她便急忙抄近路回家了。古斯塔进了森林，便坐下来稍事休息，再两味一番心中的滋润劲儿。四周是无边的林木。生他养他的农庄在他心目中变得非常非常之遥远了。旅途的疲劳，更使他留恋童年时代那阳光明媚的日子。那时的一切都历历在目。早在孩提时代，他就同希尔玛熟识了。说实在的，随着这番遐思，他的心飞得比他刚刚所作的旅行更遥远。宁静而柔和的空气笼罩着这温馨馥郁的夜空。这天晚上，他在外滞留了许久，直到半夜时分才回家。对于一个未成年的人来说，未来的时日是漫长而美好的。

当他望见希尔玛家那熟悉的矮屋时，一股暖流涌上来，使他差一点透不过气来。这是一个星期当中的一天，最近这两天，发生了许多意外的事情。沿途，人们对萨尔麦卢斯的独生子衣冠楚楚地到这里来感到莫名其妙。古斯塔也觉得脚下的小径和周围的门窗都以惊奇的目光盯着他。小屋的女主人对他的到来表现出喜悦的神色。象刚才在交叉路口遇上的那位老妇人一样，她双目闪烁着光彩。幸好希尔玛不在屋里。

“听说希尔玛离开我家了，我来看看她。”

“一家人无须雇两个佣人，这是明摆着的。”希尔玛的妈妈一边泡咖啡一边嘟哝着。

“她不在家吗？”

“可能劳你白跑了。”

“她在面包房。”希尔玛的妹妹插话说。

古斯塔走下楼梯，觉得好似离开一家嫉妒的邻居。他嘴角挂着微笑，健步朝院子另一头的面包房走去。

这是一间破旧的小屋，透过窗户往外望去，除了啤酒花的茎叶以外，到处是田野和湖泊。古斯塔在这陋室的昏暗角落里找到了以往常坐在他家门槛上的姑娘——希尔玛。但今天的情况非同以往了，因为现在的她，是在自己家里。她挺着胸脯，不再惧怕什么了，但多少又有点羞怯感。而且羞怯得更加惹人喜欢。他俩彼此爱慕之情，尽管尚未启齿或见于行动，但今天晚上却心心相印了……古斯塔·萨尔麦卢斯——未来的西丽亚的爸爸，从此含着微笑，历尽了人生的坎坷。

上述事情距今已有数十年了，漫长的岁月并未把它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过了很久以后，发生了对萨尔麦卢斯农庄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这年秋天，事态的发展，给那些身居陋室、徒步在坎坷小道上的守旧而平庸的人们带来了精神上的冲击。最使他们困惑的是萨尔麦卢斯农场和它的财产遭到的厄运。佃户中的那些老太太们感到恼头的是，她们竟没有预见到生活上已形成的观念由于古斯塔的举动而遭到无情的打击。如果某一位不务正业的青年农庄主在深更半夜摸进佃户女儿的房间去，这种风流韵事会在左邻右舍中引为笑谈。受害的女子可以因此获得赡养费，有时为了事情不致张扬出去，如果弄得

好，她甚至可以得到笔可观的钱财。但古斯塔·萨尔麦卢斯的事情同这全然不同。老太婆们每说起他们的事情，总是绘声绘色的。不过，这一切人们也早已忘却了，那些多嘴的饶舌的老太婆早已闭上嘴巴，一个接一个地被抬进公墓，委身沟壑，长眠于青冢之下，被人遗忘了。只有幸存的几个年逾古稀的老妪还知道古斯塔娶了个佃农之女为妻、后来又失去田产的事。然而没有谁能说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天晚上，萨尔麦卢斯老头一直等到清晨两点钟儿子回家后才上床。儿子回来时步履轻盈，无须多问，也无须多听，便能明白其中的一切。

古斯塔乘着皎洁的月光走近家门时，心里想的当然不是父亲和姑母所作的那项不同寻常的决定。这点，老头儿心里也很清楚。不过老头儿想，如果儿子眼光远大些，他便会感激老人们的决定。古斯塔这时正脱衣上床，从他的动作中可以听出他满心欢畅。当一切平静下来以后，老头儿感到应由自己——也只能由自己来正视所采取的措施是徒劳的。至于这项措施的目的何在，他不愿过细去想。一位上了年纪的人通宵达旦地苦思冥想，那可不是好迹象，尤其是苦思苦想又理不出头绪而又不能自拔就更不妙了。这就意味着生命将去，死神将至。在这深夜的寂静中，年迈的萨尔麦卢斯心情沉重地思念起已故的老伴。在此之前，他一直以为是两个人在思念亡人，因此心里稍许有所宽慰。可现在，情况变了。他感到左胸部位疼痛难忍，烟头差点从手中掉下来。他赶忙放下烟斗，脱衣上床，为的是一旦开始长眠——这是有可能的——就躺在自己的床上。

过去，一家三口相依为命地生活着。现在失去了其中一

人，活着人感到精神崩溃。农庄里的事业也难以为继了。自感行将就木的老人觉得，农庄的气数已尽。对他来说，能否活到明天是无关紧要的，从更深的意义上说，明天完全不再是为了他而来。因为他的如意算盘已彻底破产了，而且是不击自破的。打从这夜里起，年老的农庄主比往日更加衰颓，变得更沉默寡言了。虽然他一如既往地巡视着农庄内外，但因寡言少语，长工们往往觉得无所适从。古斯塔和希尔玛之间的爱情这时已尽人皆知了。但那些天天同古斯塔在一起的人说不出什么来，这点令人莫名其妙。人人都知道我们的年轻人夜间往外溜，但谁也没有想到要挖苦他。

一天，有个佃户当着古斯塔和另外一些人的面，向年迈的主人请示一件事情。老人一边听着，嘴角略带微笑，一言不发地瞧着儿子。末了他问儿子："你看该怎么办呢？"古斯塔只会涨红着脸憨笑，表情变得难堪而痛楚。"我真的不知该……"他差一点哭着走开了。

当天晚上，他走进希尔玛的房间，一把搂住希尔玛，默默地抚摸她。"你怎么了？"她问。他象被钉子钉住似的一动不动，目光呆滞，下巴颤抖。

"你说话呀！说出来会好受些。"她又说。

"我爸爸的身体不行了。"这是他迸出来的一句话。对这，希尔玛无言以对，她的头脑完全麻木了。古斯塔把头埋进希尔玛的怀里，象一个困倦的孩子紧紧地偎着妈妈似的。她喜欢把头贴在少女的这个部位上，因为这能使儿童睡得最香甜，也能使成人忘掉一切烦恼。

在这个农庄里，萨尔麦卢斯老爹有一个房间。在这里，希尔玛也有一个房间。这两个房间，成了古斯塔生活中的两个磁

极。他从这一极到另一极，来回走着。由于前途暗淡，心里总是怏怏不乐。他往往走到了这一极，却忘掉了另一极。在家里，也有怀念慈母的时候。有时他怀着苦涩的心情回忆起童年的宁静日子。

娇艳的夏日即将过去了。雾霭开始渗进空气里来，家家谷仓的炉子里都燃上了火。一天上午，年迈的萨尔麦卢斯象往常一样往谷仓走去。他穿过院子，捡起几根劈柴扔进烘干室，接着自己走了进去，他的妹妹玛尔达瞧着他进去却没想什么，但她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谷仓门。这天天气阴沉透凉。在这样的时候，甚至壮年人有时也会因感到严重的气闷而突然顿足。今天，玛尔达就是这样。她突然想到自己傻在窗口呆望谷仓已有许久了。哥哥进去后再没有出来，烘干室的烟囱没冒一丝烟，整个农庄万籁无声。玛尔达于是站起来，用眼睛前后扫视了一圈，吃惊地发现挂钟的指针已经走得很远了。人都往哪儿去了呢？

她走出厨房，在楼梯上停住脚，看到烘干室的门孔就象一只乌黑不动的眼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故意进谷仓去看，不有点可笑么？但玛尔达不由自主地往那儿走去，她想好了，进去见了哥哥就说："我来看看你为什么老呆在这里……"到了门口，她听听里边没有一点动静，再欠身往里一看，发现哥哥仰面朝天躺在地上，两只手贴着身子。

彤云密布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一位老人过世时，人们总愿他交班而去。但这一次则不然，古斯塔自从告别童年以后，同父亲从来没有任何促膝深谈，他一身稚气一直持续到母亲逝世。今天，父亲默默地谢世而去，临终对早已成年的儿子没作任何交代，正如人们所说："不告而退者，是胜利者。"

这天晚上，天一擦黑，古斯塔就要动身去森林那边。

“怎么，你父亲尸骨未寒，你就往那个女人家里跑？难道你不知道你父亲是怎么死的吗？”

“我觉得有必要去通知一下希尔玛。”古斯塔回答姑姑说。

“你现在就想把那个女人请来？……”

“我也不知道怎么好……是你把她赶走的。”

“胡说！我要告诉你，辞她的人没入土，就一天不许她到家里来。”

事情的原委如何，古斯塔心里一清二楚。这番谈话给他留下了痛苦的印记。如果说前次父亲不发表意见奏了效的话，那么今天姑姑的一番话也同样奏效了。古斯塔有这样一个弱点：不善于恶语伤人。这是他一生成败的要害所在，后来在真枪实弹的考验面前，他同样如此。

在心里，他同希尔玛已结成生死之缘，不管她好与不好。然而孤老太的话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希尔玛无计可施，不知怎样才能在悲痛的时候亲近自己的亲人，只好沉默不语，装作思考事情，不想制造任何麻烦。现在她虽是古斯塔的未婚妻，但仍被看作是一位天真幼稚，在萨尔麦卢斯家干过活的小女仆。不过，她有自知之明，最知道该怎么做。她曾经大胆地去迎视一个男人送来的目光。夏日的傍晚，当这个男人往她身后扔马笼套时，她坐在原地纹丝不动，正因为如此，在古斯塔俯下身来时，两人处在同一水平上。当情人去出席朋友家婚礼归来的那个晚上，来到她家时，她用同样的动作接待了他。那个漫长的夜晚，把她们之间已经存在的关系永远永远地确定下来，凝在一起了。任何烈性毒液也休想伤害这株萌发中的幼芽。

在主人殡葬前，希尔玛是不能进萨尔麦卢斯家门的。出葬后的第三天，当最后一批吊丧的人告辞之后，她才羞怯而又自信地来到古斯塔农庄，对玛尔达老太太毫不畏惧。

在古斯塔眼里，这位少女实际上已是他的爱妻了。在炽热的爱情之火的燃烧下，这个祖传的农庄已开始出现了新的生机。这一次未经古斯塔登门请求，希尔玛就来了，她这样做是受一种本能的驱使。这个行动本身比山盟海誓更为可贵。

玛尔达呆在厨房里不露面。古斯塔来求她给希尔玛作饭吃时，她始终不予理睬。于是我们的年轻人只好自己动手。后来挤奶女工安娜进来了，他马上请求她帮着做，这时，玛尔达正老泪纵横地打点行李。安娜站在那里纹丝不动，眼里射出仇视的凶光。古斯塔强打笑脸但又十分严肃地问她：“安娜，你同意不？”安娜没答话，噘着嘴干笑了起来。

古斯塔希望希尔玛留下来过夜，并且在客房里给她收拾了一个床铺，希尔玛露出了笑脸。但是她对农场里那熟悉的一切，甚至对古斯塔，反而感到情生，因为古斯塔现在已是这里的主人了，因而她觉得他变得陌生了。

希尔玛是夏日的一天被辞退的，那个日子已永远地过去了，它留给人们的，只是美好而有味道的回忆。现在，在这个秋末的夜晚，当她又回到这个引起千般回忆的客房门口同古斯塔道晚安时，她感到十分拘谨。她知道古斯塔是不会跟她进入卧室的。夜里她没怎么入睡，在这寂静的夜幕下她独自躺在床上，感到舒适而安详。这寂静的夜晚似乎也在追忆农场里发生的那些希尔玛所不知道的事情。这里的夜景是美好的。午夜时分，她有点想念古斯塔了，但一直等到天亮他也未来，不过她并未因此而失望。

第二天清晨，玛尔达已在收拾行李了，希尔玛还待在卧室里。古斯塔看到姑姑两眼红肿了，不免有点可怜她。他觉得这位年迈而凶悍的老太太并不是孤立的人，在她背后似乎有一股看不见摸不着的，令人讨厌的旧势力在支持她。对于这一股势力，每当他想奋起反抗时，便本能地自我解嘲说："这毕竟是千百年形成的啊！"

古斯塔用最亲切的语调问姑姑喜欢得到点什么作报酬。

"我生来就不是靠报酬吃饭的佣人，我来你家也不是为了挣钱。"

听了这句尖刻的话，古斯塔又恢复了高傲感，他转身走进屋里去会他的情人。希尔玛已打扮得漂漂亮亮，笑容可掬地在房间里恭候他了。玛尔达败在她手下了！这是喜庆与平淡、幸福与不安奇特地交织在一起的一天。其实他早该想到希尔玛会来到他身边，并且为他分担家务重担的。这样，这位美丽而稚气十足的姑娘就完全属于他了！气馁同她无缘，就象罪孽同天使无缘一样。等玛尔达一走，家里就没有外人了，古斯塔无所顾忌地把她领进每一个房间去……昨天夜里他没有到希尔玛卧室去……那是一个多么好的时机啊！真叫人激动万分……

这时一个仆人进来说：玛尔达就要走了，可不可以套车送她到车站。这位仆人说话时满脸不高兴，神情沮丧。难听话快到嘴边了。不一会儿功夫，古斯塔和希尔玛就看到马车出了栅栏门，此时此刻，我们的年轻人倍觉世事之冷酷。从此，这个农庄里算是少了一个古董似的人物，而且是一去不复返了。他这位姑母只不过是旧势力的一点微不足道惹人讨厌的残余，现在她终于走了。农庄建筑物的四壁似乎渗出一种永不消逝的孤独气氛，古斯塔清楚地预感到这种气氛会旷日持久地持续下

去。由于希尔玛的关系，他将置身于这样的气氛中，而希尔玛是不会懂得这些的，她只会象一头忠实的牲畜一样寸步不离地跟在他身旁，只要他打个手势，她便会献出自己的一切。此时此刻他越发希望埋头于她的怀里，好忘掉一切。本来，那天晚上在距此甚远的希尔玛家那昏暗的面包房里他就可以这样做了。今天，他的农庄虽然凄凉，但毕竟尚存，就象一只折了舵的航船，那陌生人也不忍心任其沉没。

也许古斯塔生来就是个败产星，但这并非他本人的意愿。他朦朦胧胧地注意到自己处在十字路口：平坦的大道岔出一条幽径，通向一个隐蔽的、安静面熟悉的去处。而他，在一个比他更脆弱的伴侣陪同下，沿大路走去。

挤奶女工来了，她问让谁去做晚饭，因为她自己没时间做……

晚饭的事也来请示他了，这给在新的道路上刚迈开步的他以虚幻的鼓舞力：希尔玛走进厨房，以新的姿态重操旧业。她身上，闪烁着最为迷人的光彩。当她重新拿起那熟悉的灶具时，心里无比兴奋。她离开庄园的这段时间里，厨房食品厨里的东西多少有些变化。于是她将那些她看不顺眼的东西统统改变过来，从而感到很是开心。晚饭很快就做好了，干活的人也都回来了，其中一个爱开玩笑的佃户声称新的女主人填补了农庄的空白，并说了一大堆俏皮话，想以此逗逗乐。

可惜其他人不这样想，尤其佃户中的那些妇女们。只见她们目光愤然，赌气不语。饭后不久，当那个爱开玩笑的佃户背起褡裢，说了声："我该回去逗逗老伴了"的时候，在场的人没有一个理睬他。

希尔玛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周围的人的态度，她大显起女性

的温柔。由于她昨晚就来了，今天晚上在这里过夜是无可厚非的，她还相信今晚她的情人不会再让她空守一夜。

夜幕已经垂落了，她自个儿到客房里去收拾自己的床铺……

清晨，希尔玛还未起床，古斯塔就来到厨房，发现希尔玛的母亲已在那里了。她用蜜一般的口气问起女儿来：

“她一直不回家，会不会被你的姑母给活吞了？”

听到女儿还在睡觉，她便打趣地说，作为一家的主妇，早晨睡懒觉可不成体统，庄园上下会看不惯的，女仆们已经在说闲话了。

“不，只要我妈在厨房里，我就不愿进去。她来有什么事？”希尔玛问古斯塔。

不过，她仍然穿衣起床，走进了厨房，而古斯塔不愿再去照面了。

当天下午，希尔玛对他说：“我该回家去取我的衣物了，你能陪我走一趟吗？”

“最好你自己去，我吩咐套车送你。”

希尔玛当天晚上就回来了，她把房间的东西整理了一番，并且毫无愧色地将房间据为己有。古斯塔就象不久前找送她家面包房时那样，在这里找到了她。从此以后，她再也未离开萨尔麦卢斯农场，直到8年后，她带着唯一幸存的女儿西丽亚背井离乡而去。但是在这8年间，发生了多少事情哟！

小两口日复一日地打发光阴，一桩桩事件发生了，了结了，最终编织成了他们生活的经历。开头的时候，他们未曾意识到岁月如流。在那绚丽的夏秋两季，伉俪二人陶醉在眼前的欢乐日子里，忘掉了日月在流逝。

他们不声不响地举行了婚礼。开始，希尔玛的母亲两次登门来访，要求按照当地的风俗，在新娘家里举行婚礼，但每一次都被古斯塔拒绝了。他甚至不愿就这件事同岳母讨论，而希尔玛则表示婚礼应当按照古斯塔的意愿办理。

“人家会议论你们婚礼之前生米已成熟饭。”岳母说。

“这话一点不错，”希尔玛笑着顶撞她说，笑得叫人生气。

“那就随你们吧！婚礼办不办，在哪里办，我一概不管了。”

最后是不欢而散，老太婆刚把一杯咖啡咽下肚，彼此就带着怒色道别了。结婚告示贴出后，已有三周了，应当最终作出决定了。一天早上还没起床，希尔玛拉住古斯塔的胳膊说：

“你听我说，我的裙子穿着已经太紧了。咱们应当去拜见神甫了。”

“我们这就去。”古斯塔高兴得一骨碌爬起来，走出房间，不大一会儿又进来说：

“马已备好了，你准备好了没有？”

希尔玛正在梳头，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梳子拿在手里，停了片刻，接着便欢快地舞动起来。

“这么说，今天我要结婚了？”

“那当然，今天我也要结婚了，这是我早已希望的。”古斯塔愉快地说。

不管怎么说，这一天是希尔玛最为惬意的日子，虽说他们的结婚告示已贴出，但在此之前，她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委身于情人的姑娘。在情人的保护下，她生活得既甜美又安详。从现在起，她就要成为一个妻子了。妻子——她琢磨着这个词，

似乎是第一次听到它。

随着黑马的铃铛声，他们往教士公所走去。一返回家门，这位男主人在回答女仆问题时，张口就说：

“这事你去问我妻子吧。”

这天的晚餐比平素丰富得多，餐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象历代主人们逢到节日喜庆时那样拿出白酒敬献宾客。接下去的几天里，佃户和其他庄园主的妻子们纷纷前来道贺，她们受到了比平日隆重得多的欢迎，因此来拜贺的人川流不息。但她们一回到家，便开始思索着这个古老的萨尔麦卢斯农场里所发生的非同一般的变化。

在平安而宁静中送走了秋天，谁也没打扰过这对新婚夫妇，更不存在瓜分遗产问题。新娘子在覆盖着白雪的院子里忙着自己的活计。有时候某个佃户沿着庄园返回自己林边的小屋时，一看见希尔玛，便收住脚，眨巴眨巴眼睛，咋咋舌头，然后往家里走去，以便把他的新发现告诉家里人。哪怕走在路上，也能看出希尔玛的体态有了引人注目的变化。

“嗨！嗨！这一手真高明……娣尔达家的人竟要在我们这里下崽了。这些家伙真有两下子哟！”

有一天，古斯塔发现马槽该修理了，他无意中随便说了句：

“也许可以请我岳父普利塔里来给修修。”

他觉得当着佃户们的面这样说能给妻子脸上增光。不料在场的一个年老的佃户立刻跳起来，好象要把积在心头之恨一下子发泄出来似的：

“不行，见鬼去吧！我们这里不需要普利塔里。”

他一边往马棚里安放着马槽，甚至破口骂起马来。

“沃兰马是不是生普利塔里的气？”古斯塔问在场的其他人。

“我还值得为他那个小人生气？”沃兰马听见古斯塔问，便挖苦说。

年轻的主人朝桶口上猛击了一下，闭口不讲什么了。其他人干完手里的活也都离开了马厩。沃兰马是最后离开的，他想熄灭了马灯再走。

“我有事再呆一会儿。你先走吧！”古斯塔说着又往桶上猛击一下。

“你呆着吧，魔鬼，呆到死好了！”老头儿一边吼着一边抬脚就走。古斯塔熄灭了马灯，也离开马棚而去。

他走进厨房，工人们已经在用晚餐了。希尔玛站在那里，古斯塔觉得这颇象她当女仆时的情景。现在的厨娘叫洛维莎，是沃兰马的女儿，她紧挨父亲坐在桌子旁，而希尔玛却站在锅台旁。

“你站在这儿干吗？让洛维莎去添饭好了。”古斯塔打她面前经过时用异样的声音对她说。

人们一声不吭各吃着各的饭，希尔玛听了一动未动。这天晚上，农庄的气氛沉闷得叫人难以忍受，谁也不知道这是出自何因。

最后人们离开餐桌，走出厨房，佃户们各自回家，长工们往宿舍走去。这时古斯塔才来到厨房，看到希尔玛和洛维莎都还没走，洛维莎在擦桌子，女主人好象在等着她回答什么事情。

“今天沃兰马发脾气了，到底为了什么事情？”希尔玛问，这时洛维莎正在收拾厨房，古斯塔看着她的背影和希尔玛

的眼神，随口答道：

“我一点也不知道，他对我也是出口不逊，也许洛维莎知道他为什么发火。”

古斯塔走出厨房，在园子里徘徊了一阵子，又回到厨房来。

“或许是她的女儿埃娃被人欺侮了，他为这个心里窝火。”希尔玛说。

“是的，是你弟弟伊瓦里·普利塔里犯下的罪过。”洛维莎气呼呼地挪动着家具说。

希尔玛和古斯塔的夫妻生活循着既定的节奏继续着。这天晚上当他俩回到自己卧室之后，便心情沉重地交谈起来。有时彼此沉默良久无言以对。普利塔里一家，也就是说希尔玛的娘家人，在萨尔麦卢斯庄园占据着越来越重的分量。古斯塔觉得和妻子在一块，哪怕是在这夜阑更深之际也不再是亲密无间的了。在这里，农庄和雇工们共存，佃户和他们的女儿们共存，普利塔里和希尔玛共存，唯独自己是孤身一人，每想到这里，便觉不寒而栗。这种心境是打从何时开始的呢？也许打从去普利塔里家的那个晚上？那天晚上在面包房里，希尔玛对他的问话不知所措。在他的一生中不是仅有两次不寻常的时刻吗？一次是希尔玛一动不动地坐在她家的门槛上；另一次是他参加完婚礼的归途中去拜访她的时光。

还有，妻子现在的一举一动，再也比不上佃户的苗条少女们那腼腆的娇姿了。再说，也没有这个必要。妻子那隆起的腹部，孕育着一个同这些问题无关的生灵。古斯塔瞧着妻子的体态好象是刚刚发现似的。一股暖流涌入他的血管，心灵。引起

回忆往事的东西，统统从农场里消逝了。正因为如此，今晚一种强烈的空虚感重新压在他的心头……不过，严冬过去便是春天，春天后还有夏天，生活不会到此止步，因此应当爱惜生活。此时此刻使他回忆起逝去了那个夏日的晚上，在门槛上发生的事。希尔玛在黑暗中的抽泣声已经停止，最后的顶撞话语也已忘却了，古斯塔内心里萌发了一股强烈的欲望，促使他接近妻子，抚摸她。希尔玛眼里闪烁着湿润的光彩，对他说：

“轻点，别把孩子摸疼了。”

此时，他们周围是陡峭的四壁和熟悉的陈设，其中一部分陈设是希尔玛从娘家带来的。小两口象未懂事的孩子似的熟睡了。但第二天醒来，睁眼一看，仍是农庄及长工，佃户及其女儿们，还有希尔玛的娘家人。

在厨房里，有时你会偶尔遇上希尔玛的母亲娣尔达，若是古斯塔有事进去，她总是用异样的怯生生的目光偷眼瞧他。不久以后，希尔玛转告他说父母家再次急待用钱，就在这同一天晚上，一个打零工的也要求结账。而年轻的主人却一时凑不够那么多，他手头开始拮据了，娣尔达清晨来访的足迹仍印在他心头。当他告诉那个打零工的，他手头钱不够时，他尴尬得满面通红地看着希尔玛。他想妻子会了解他的，然而妻子却装作若无其事。对于她这种态度，虽说不久前已见到过，但当着仆人的面让他难堪，这还是第一次。

是啊！得弄钱去了，但怎么才能弄到钱呢？“得去催一催债务了。”——古斯塔自言自语着。可希尔玛和那个打零工的在一旁却听得非常真切。不久，有个街坊自己来还债了，他说：

“我听说你要催债了，现在我自己来还。”

“我不会向你逼债的。”

“我听维莱·基维斯达亚说因为你没钱支付他的工钱，曾扬言要逼债去。不过他是个贪嘴饶舌的人，他的话没个准。”

为了此事，夫妻两人当天晚上商量了许久。眼下五斗厨里只剩下一点钱了，不能再往外借了。圣诞节前借给伊瓦里·普利塔里的那五百马克没有指望了。古斯塔心里明白，钱到了他们手里是有去无回的，然而每想及此，毕竟令人不快。

打那时起，凡谈到普利塔里等人，夫妻俩总要争执一番，而且这样的争执越来越频繁了。慢慢的，夫妻之间生产了小小的隔膜。古斯塔越来越明确地告诉妻子，他对岳母三天两头登门感到厌烦。每当同仆人们厮混在一起的岳母看到女婿进厨房里来，总要兴致勃勃地对他甜言蜜语一番。而他则装着同坐在墙角喝咖啡的挤奶女工说话，不去理她。在这一点上，他一点都不照顾妻子的面子。谁都能看出年轻的主人在强忍着内心的苦衷。而挤奶姑娘由于莫名其妙地受到主人的抬举而感到很不好意思。她似乎觉得自己和所有那些碰巧在厨房的人，甚至包括女主人，都无意中在折磨一个本来不应当受到折磨的好人。

干活的时候，古斯塔有时会遇上长工们正在谈论着一桩荒唐事，但当他一走近，大家全都闭口不语了，好象诚心气他似的。为了想知道个究竟，他直言不讳地问：

“你们听谁说的？这事又是谁干的？”

人们要么胡说“一个小女仆呗”，要么回答说：“一个从集市上回来的家伙。”总之，都不愿意向他多讲什么。后来，当他同一位老佃户单独在一起时，老汉偷偷告诉他说人们议论的那些荒唐事是伊瓦里·普利塔里干的。

当天晚上，他闷声不响地躺在妻子身边，妻子拉过他的手

紧紧地捏了又捏，但他毫无反应。她所摸到的只是满手老茧。

黑暗中的无语沉默沉重地压抑着人们的心。睡在同一个被窝里的夫妻俩都尽力屏住呼吸。可这对女人来说是不容易做到的。其结果是她呼吸越来越短促，最后索性大喘起来，她翻了个身，听见丈夫那颤抖的叹息声。她再也忍不住了，伸手拉过丈夫的胳膊，泣不成声地说：

“你对我为什么这样狠心？……我娘家的情况，你当初是知道的……你如果不愿他们登门，那就别让他们来好了……至于我妈，我并没请她来，我可以叫她以后别来了……也不让其他人再来了。”

“是啊！他们一来就惹出闲话。”古斯塔冷冷地说。

希尔玛对丈夫的话象没听见似的，她紧紧地搂着丈夫继续呻吟着。古斯塔无奈，也动手轻轻抚摸她，希尔玛开头是抽泣，后来索性失声痛哭起来。

“我的命好苦啊！……我做了什么错事了，让我受这份气……我从来没干过见不得人的事……”

蜷缩在丈夫怀里的希尔玛全身滚烫而麻木。古斯塔则心烦意乱。他反复琢磨着妻子最后那句话。他从未去想妻子嫁给他之前是否有外遇？现在从妻子嘴里冒出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不会有那种事情存在。这话当然不包括发生在他俩之间的事情。总之，妻子的话对他是个可贵的安慰。从而使他感动。

之后，他们安安静静地睡了几个小时，第二天早上醒得比平日要早。从彼此的目光看出他俩都在回忆昨晚的事。接着，两人又轻声细语地谈了起来。至此，希尔玛才把弟弟的丑事全盘告诉了丈夫。事情是这样的：沃兰马的女儿埃娃刚刚生下了一个私生子，孩子的父亲无疑是希尔玛的弟弟伊瓦里。女孩的

父母扬言，只要男方拿出五百马克，这事就算了结。而且必须在圣诞节前交出钱，否则将送给伊瓦里一件圣诞礼物——法庭的传票。可这个浪荡公子手里没钱，需得借账，然后指望去做苦工挣钱还账。

就象希尔玛求了他似的，古斯塔对此事重视起来了，他一边穿衣服一边对妻子说："你先去把情况了解清楚。"然后用体贴的声音叫妻子多歇息一会儿——如果她愿意的话。尽管希尔玛并不想多躺，但也顺从地又躺下了。躺在床上，她思索着产前这几个星期该作的事以及要为未出世的婴儿作哪些必要的准备。

天还没有下雪，地已经上冻了，这种季节在外面走走，是令人惬意的，故此，古斯塔由原先反对妻子步行回娘家转而同意她步行。当他同妻子为了那桩他已知情的丑事而步行离开农庄时，心里是高兴的。希尔玛这时里然步履沉重，但腿脚却仍然灵活，这也使作丈夫的感到快慰。希尔玛心里也其乐无比，因为这是她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大户主人的妻子了。

当希尔玛推门走进父母的小屋时，整个屋子里的气氛使她心灰意冷，甚至感到跑这一趟是多余的，不明智的。结在厅堂正中的母亲用异样的目光盯着她，甚至不加掩饰地盯着她的大肚皮问：

"你又被赶出门了？"

"你怎么这样想……"她简直找不到别的话回答。

"我想，作为一个大户人家的太太，在这样的月份，总不应该步行老远回来的。"

"我想现在路面干燥，走着舒服，况且时间也从容。托恩

蒂拉大妈也告诉我多活动活动有好处。”

“什么？你竟听信那个接生婆的话了！她可会教育女儿，有两个已经生出私生子了。”

“你教育出来的儿子也一样：这不，第一个已经哇哇落地了，过不了多久，第二个也要落地了，你等着瞧吧！”

娣尔达的为人就是这样，她的话实在有点过分了。不过这却使希尔玛抓住机会谈到正题上去，因为她正是为此而来的。伊瓦里这时不在家，出外打松鼠去了。

“他到邻居家去了，求人家去集市时把他的松鼠捎去卖。”小妹妹倔头倔脑地插话说。反正家里人对她的倔脾气也习以为常了。

“那是为了去孝敬沃兰马的女儿的。”母亲继续说着尖刻的话，不过这一次是对儿子发作的。

普利塔里老头儿回来了，他把斧子放回工具架，又脱下手套往屋梁上一扔，同希尔玛刚说了几句就没话可说了。沃兰马要他们拿出五百马克，他的意思是想向有钱的女婿伸手，否则，天晓得该到何处去筹划。

小妹妹皱着眉头在一旁听着大人们商量如何了结这件事。

“这笔钱古斯塔可以借给你们，”希尔玛以无可奈何的口气说：“不过伊瓦里得如数偿还。”

“当然谈不上白拿……就不知道伊瓦里愿不愿借。”父亲故意用屈尊俯就的语气说。

在这场字斟句酌的商谈中，希尔玛俨然是一个成熟的人了。末了，母亲的口气缓和了，父亲套上马车要送女儿回家。告别的时候，小屋里洋溢着家人的亲热气氛。这种气氛使母亲、妹妹以及屋内的一切都深受感染，她们目送这位出嫁了

的，坐在父亲身边的希尔玛乘车远去。然而当萨尔麦卢斯农庄在眼前出现时，希尔玛感到局促不安起来。庄园的一个个窗户似乎都在盯着她，仿佛自己这时仍呆在窗户后的房间里，根本没有离开过这儿似的。回到这儿的感受，同刚才进娘家门时一模一样。方才心中的那种惬意感消失了，那匹小母马也露出悲悯的神情，拉着父女俩沿着仓库一直走到厨房门口。

夫妻俩同普利塔里在房间里共同合计起来，外人也许对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甚至会作各种各样的议论，这些人是不会有什么顾忌的……连沃兰马也一道嘲笑他们。古斯塔曾经想到最好亲手把钱交给沃兰马，若不是前次在马棚里吵过嘴，他真会这样做的。可惜现在不行，于是他把现钞交给了岳父，岳父接过钱，激动得满脸通红，连声不迭地作保证。古斯塔心里明白，这钱是有去无回的。甚至他还能预感到这笔钱的下场如何。

普利塔里不想马上就走。古斯塔自个儿干活去了，一直等到岳父的马车远去了，他才回家来。希尔玛现在的情绪很好。他理解其中的原因。在这个阴郁的秋日，因希尔玛情绪的好转，农庄的气氛焕然一新。不过他心里总觉着窝火。尽管妻子想方设法亲近他，但他仍感到比任何时候都孤独。妻子通过眼神和行动来安慰他，意在让他不必为此事及其他事忧虑。她终于使丈夫想通了，到了晚上，夫妻俩果真把白天的烦恼忘掉了。

打那之后，普利塔里家里的人再也不露面了。直到圣诞节前夕，才由希尔玛的妹妹来到萨尔麦卢斯农庄，邀请他俩去普利塔里家过除夕。这对他俩来说没有什么不便之处，再说他俩还从未一道去过。古斯塔是在打厨房路过时才看到妻妹的，于是

他伸过手去，向她表示亲切的问候。希尔玛向他说明了妹妹的来意，当着小姑娘的面，他只好简单表了个态："好吧，咱们到时候去……可是拿点什么礼品呢？……"

"礼品"二字刚一说出口，他不由得为之猛烈地一震，因为这使他想起了沃兰马的那句威胁性的话……说完，他径直往马棚去了，想等小姑娘走后再回来。

这当儿，沃兰马正在院子里干零星活，象平日一样，嘴里不干不净地抱怨着什么，时而还往厨房门口投去期待的目光。当小姑娘一走出来，他立即放下手中的活喊住她，谈了不多一会儿，就回到古斯塔身旁又干起来了。

"我刚才问她，她哥哥对生下来的那个孩子打算怎么了结，结果她一无所知。圣诞节快到了，看来只好提交警察局解决。"

古斯塔听罢一言不发，沃兰马继续干着手里的活。又过了一会儿，他偷偷瞟了主人一眼，发现主人的脸红得几乎冒出火来。他知道，每当古斯塔动怒时便是如此，别看沃兰马上年纪了，他仍然有着男子汉的刚强劲。想当年血气方刚的时候，没有人敢过分地恶语伤他。但当他同古斯塔在一块劳动时，有时候好象被主人捏住了脖力似的，不由得快马加鞭地干。要么象那天晚上在马棚里那样，走开了事。

"伊瓦里没到你家里去了结那桩事情？"末了古斯塔硬着头皮问。

"没有来。"沃兰马一个字一个字地吐着，很象稳操胜券的赌徒在排列最后的几张牌。很明显，他完全了解内情。

主人转背过身去，好象从袋里掏什么东西，然后又转过脸来，用微弱的声音问：

"埃娃只要求五百马克，是吗？"问题一旦捅破，他就感到自已越来越远地顺坡滑去。

在此之前，他从未向沃兰马提起过这件事，更没有谈起补偿债金的事。沃兰马简单地作了个肯定的答复。于是他又转过身去。过了片刻，他又想说什么了，连连清了几次嗓门，末了说：

"今天你可以提前收工，好去警察局。"

说完，古斯塔就走开了，他感到欣慰的是这次谈话是以他的吩咐而告终的。

这是他背着妻子所做的第一桩事情，也许就此要交恶运了。凡是走偏了的路，必定得纠正的。要么由生活本身予以纠正，要么通过适当的手段加以纠正。古斯塔想到的是不要因为此事使怀孕晚期的希尔玛精神受到刺激。不过在心灵深处，他觉得这样做是为了惩罚作孽的人，也为了自我惩罚。

时值购年货的日子，古斯塔以此为借口进庄子去了。他在村里要办的事情很多，一直忙到天黑才回家。出门的时候，希尔玛随便问了声他是否准备把回娘家的礼物也买来，他听了没吱声。进村后，人们看见他先去了警察局，后去了皮革店，最后泡在货店里边买东西边消磨时间。他的马拴在一个栅栏里好几个小时。人们还看到停在栅栏里的那乘雪橇上挂着他家祖传的那块标有编织年月的古老挂毯。由于古斯塔很少进村来，所以许多人见了都上前同他握手……村里人还看到沃兰马也朝百货店走来……瞧！他还穿着劳动服呢……古斯塔正待准备出店时，沃兰马进来了，当时他正好在店门的背影处。店里的人发现沃兰马买东西时，掏出的全是崭新的钞票，不禁都咧嘴咋舌。

半小时之后，警察局长夫妇送古斯塔出门——在这一天里，这是他第二次来访。他那红润的面庞，英俊的鼻子，雪橇上那名贵的挂毯，都令警官夫妇赞叹。送走了古斯塔之后，警官夫妇又谈起了刚才的事：古斯塔送来了一份文书，上面写着：

> 本人兹代表未成年的女儿埃娃收到×××马克，并保证此后不就小孩的抚养事宜对伊瓦里·普利塔里提出任何起诉……如小孩夭折，本抚养人将不再提新的要求……
>
> 签字人：卡尔·沃兰马

古斯塔·萨尔麦卢斯从来不让妻子看到这纸文书。晚上回到家里，他情绪十分安详，把买来的东西一样一样摊出来让妻子过目，其中没有任何一样是送给她娘家的。不过希尔玛自己在家找出了几样较合适的礼品。之后，古斯塔不时地显得神情恍惚，希尔玛对此并未过分注意，因为在这样的时候男人在家里是不太显眼的。

伉俪二人要去普利塔里家了，动身之前，古斯塔预感到此行不吉利。在我们这篇故事里因为古斯塔这个人物同我们后边要讲到的他的女儿同是主角，还因为这一趟标志着这位独生子在生活旅途中的一次带有决定性的转折，所以下面我们要详细讲讲。

普利塔里家，是一家大户领地里的破旧农舍。它坐落在人口稠密区域的边缘地带，有一条坎坷的林间小道与外界相连。每到夏天，沿途到处是外露的树根。靠近奶牛圈栏处，牛蹄在

暗绿色的泥泞中踏出的坑印，组成了一汪汪小水洼。到了冬天，滑雪车的两根木辙把小道轧成一条条沟纹。沿途的栅门立柱上，留挂着一绺绺干稻草。普利塔里住进来之前，原来的佃户曾经把这座农庄经营得十分繁荣。普利塔里接手之后，因不善持家，农庄每况愈下。海基·普利塔里娶了个娣尔达，也可以说是娣尔达嫁给了海基·普利塔里为妻。作丈夫的，哪怕是个严厉的丈夫，也很难驾驭这样一个不拘小节的女人。打从她进了这个家门，这里就变得杂乱无章，闹闹嚷嚷，缺这少那，懒懒散散。家里稍许有点积蓄，她就自吹自擂地夸功不迭，如果是亏了钱，你耳边就尽听到她的辩解。她一共生了三个孩子，希尔玛是老大，性格温柔而恬静，完全象她父亲。后来她成了萨尔麦卢斯这个大户人家的主妇，不能不说是奇迹。

今天是除夕加周末，希尔玛在丈夫的陪同下，沿着这冬天的小道往娘家走来了。她今天的情绪很好，因为一大早她同丈夫一道去了教堂，象作了一趟愉快的旅行似的。车上，坐在身边的丈夫笑容满面，似乎比平时笑得更加甜美。古斯塔挽着马缰，看他的表情，好象在想着什么高兴的事情—希尔玛到后来才知道是什么事情。在别人看来，这真是一对幸福的鸳鸯。

普利塔里家的小屋里，全家人今天都在，但根本不象准备迎接客人的样子。近日来，这家人闹得比平常更凶，今天倒是老头子在发无名火，他嘴里不干不净地咒骂着，说不清楚是往谁身上出气。他从古斯塔手里拿到了五百马克，这笔钱被挥霍一空，他也负有部分责任。但他从来未想到窟窿会捅得这样大。当初，他仅在这笔钱中动用了一点儿，买了一串马铃和一只冬季用的马鞍，因为他确信沃兰马会同意暂缺的这部分钱待圣诞节之后补上。不想娣尔达在先，伊瓦里在后，统统趁火打劫。

末了，把钱袋里的五百马克花得所剩寥寥无几了。在沃兰马面前，根本拿不出手了……这一次是母子俩狼狈为奸干的。无赖儿子在母亲的怂恿下，已经对存放在窖里的大麦酒打主意了——这一桶酒本来是留作招待古斯塔夫妇用的。现在这个无赖儿子心怀叵测地笑了。

“别嬉皮笑脸的，你这个孬种。”父亲扯着喉咙训斥道，声音大得叫人吃惊。那小子一抬腿站起来，振振有词地声明说：“反正我没有从古斯塔手里拿过分文，今后对他也毫无所求，如果古斯塔觉得我不配当他的小舅子，那也活该，我还瞧不起他呢。反正，我不负责养活沃兰马女儿养的孩子……”这一下，海基那善良的心里燃起了冲天大火，他怒不可遏地骂起儿子来，然而伊瓦里一句不饶地顶撞着，娣尔达正待要帮腔，忽听马棚附近响起了马的铃铛声，接着一匹栗色大马映入眼帘，几乎与此同时，看到马车里那张熟悉的面孔。海基赶忙走上前去接过马缰，而儿子却趁机从后门溜掉了。

小无赖先是在屋外偷听父亲如何用“卑躬”言辞来欢迎他的两位客人，然后从从容容地远去了，家里谁也没有注意他。他先壮着胆子往土豆窖走去。进了地窖，踩着柔软的泥土和湿漉漉的石块，他在熟练而利索地摸索着前行。不一会儿，就听到他在黑暗中咕嘟咕嘟的喝酒声，“哼！老家伙这会儿正在客厅里……还有萨尔麦卢斯家的崽子，我家老头儿的主子……还有希尔玛，她认为……”他抱起专为古斯塔夫妇保留的那坛子酒边喝边骂。喝着喝着，他对父亲，对古斯塔和沃兰马的憎恶油然而生。末了决定进村里躲起来，躲到客人走后再回来。于是他盖好酒坛，插上插销，顺手把钥匙塞进了衣兜里。他虽然觉得没什么好怕的，但仍然奔跑着离开那儿。

这当儿，客人们进到暖烘烘的室内，娣尔达给他们端来了咖啡和饼干，海基准备去窖里取酒，但他很快就发现酒窖的钥匙不翼而飞，伊瓦里也溜之大吉了。起初大家没有把这两件事联系来考虑。厨房里传来了低声的互相顶撞声和寻找东西的翻箱倒柜声。希尔玛便往那里走去，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野外的空气，为她那稍显瘦削的脸蛋上涂了一层美丽的红晕。这天，她穿的是一条崭新而肥大的真丝裙——这是所有怀孕到这个月份的妇女常穿的衣着。她挺着高高的肚子，背抄着两手，象个阔太太似的穿过空荡荡的房间往厨房走去。

是希尔玛最先怀疑钥匙是被伊瓦里带走的。经过持不同意见者的反复论争和四处寻找，父母最终不得不同她持一样的看法了。希尔玛表示，她相信弟弟会马上回来的，等他回来再说。过了一会儿，娣尔达声称她做汤的土豆必须在一小时之内取出来。海基听了二话没说，跑去把窖门砸开。不大一会儿功夫，大麦酒送上桌了，海基乘着酒兴把话题引到他要说的问题上去。不久后，老头儿说话的声音变得有气无力了。他把事情全过程叙述了一遍，象通常一样，妻子和小女儿不时地插话进来，对他的话予以证实。老头子喋喋不休地讲了一个晚上，直到九点钟精疲力尽地瘫倒在床上才算罢休。他解释说：在不能肯定伊瓦里是否真是私生子的父亲的情况下就拿出这么大一笔钱交给沃兰马，该是多么愚蠢！

“没错，小孩的父亲就是伊瓦里。”年仅十四岁的小女儿插话说。

“你多嘴。”父亲呵斥道。他接着说何况沃兰马并没有象原先威胁的那样，圣诞节前拿不到钱就要诉诸法律。这不，伊瓦里直到今天还无所畏惧地把地窖钥匙带走。

“是不是他拿走的，还难说。”小女儿顶撞着父亲。

“要么是你把钥匙拿走了。”作父亲的装作打趣地说。

古斯塔尽兴地享用着这美味的大麦酒。酿制大麦酒，娣尔达的手艺是遐迩闻名的。大户人家常常请她去帮忙酿造节日用酒。这次为了款待女婿，她尽了最大努力，不惜动用银行存折。所幸的是方才伊瓦里喝掉的不多。古斯塔面颊上的红晕逐渐弥漫开来，末了，话多得象他的老岳父。此外，他把事情讲得比岳父更加糊涂。

他告诉岳母说，关于伊瓦里的事，他反复想过了，最后结论是如果作父母的对他管教得严些……是的，这事本来与自己无关，也与妻子无关，但是为了家庭的荣誉，他再次掏腰包向沃兰马交付了赔偿金。娣尔达呢，也巧舌如簧地解释说，尽管那笔钱被挪作他用，但并未浪费分文。想想看，去看望女婿时总不能象波希米亚人那样用一副破破烂烂的马鞍吧！如此等等，唠叨个没完……这些话在古斯塔脑海里一点也没留下印记。

晚上九点，海基已经瘫在床上时，娣尔达做的晚餐才端上来。古斯塔和希尔玛一块吃起来。在此之前，古斯塔已对妻子说过，她的父母应当如何教育引导儿子才对……。这时，从里屋突然传出了醉汉的狂喊乱叫声，接着是混杂的话语，还能清楚地听出伊瓦里往土豆窖走去的声音。他去了不一会儿就又返回来了，进来时把门关得砰砰响，先是前厅的门，后是厨房的门，紧接着从厨房里传来扯破嗓门的吵架声。娣尔达设法让儿子安静下来，但无济于事。只听他嚷道：“我们的酒不是为该死的萨尔麦卢斯家的人酿的，见他的鬼去吧！……既然他古斯塔舍得掏钱给我和沃兰马，那他肯定就是那个小杂种的父亲……

哼！那个鹰勾鼻子和他的老婆还赖在咱家吗？”

海基老头从昏睡中睁开眼睛嘟哝了几句，又睡着了。希尔玛起身往厨房走去，古斯塔平静地坐在原处洗耳静听。听着听着，他忽地站起来走进厨房。

他一进厨房，目睹的那个场面在他脑海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穿着漂亮、挺着大肚子的女人，真是他的妻子吗？不管是与不是，古斯塔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伸手把那小子抓住，当他的手指捏在那家伙松软的脖颈上时，一股无比的厌恶之感传遍全身。两个男人在炉子旁边新买的马具当中厮打起来了。只是听到两个女人的声音在他耳边呼救求饶时，他才清醒过来。于是他把卡着那家伙脖子的手松开了，那家伙已憋得满脸通红，一只手还拿着土豆窖的大钥匙，另一只手拿着酒坛塞子。古斯塔还瞥见老海基出现在房间深处，对他板起仇恨的面孔。晕头晕脑的古斯塔讪笑着对妻子说：“咱们回家去。”他看到娣尔达和希尔玛这时慌忙扑向昏迷了的年轻人，于是他裸着头冲向门外去套车。

归途中，他记起在来的时候曾注意到路中间有一个树桩，要设法避开它，只是到这时候他才算完全清醒过来。车上，昏昏入睡的妻子就在他身旁，脸色十分难看。头顶，初升的一轮明月放射着宁静的光芒……他回忆起所发生的一切，但却闭口不语。此时，他们已走了一半的路程……父亲还活着吗？他已经死了，一切都这样糟。

到了庄园，希尔玛在院子里下了车，默默地径直回房间去了。古斯塔把马赶回马厩，回到床前时，看见希尔玛已经躺下了，脸冲着墙，好象睡着了。不久，一声颤抖的长叹，说明她并未入睡。

大凡说起某位农民变卖了自己的农庄，人们往往不太去思索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后果。当然，一八七零年前后出现的特殊的灾荒时的情况例外。在那次灾荒横行的无情岁月里，不少生财有道的农民乘机为今天的繁荣打下了物质基础，使得他们的晚辈现在过着舒适的日子，特别是那些看准时机的父辈们，能抢在保护小户佃农的法律实施之前，就把土地搞到手的话。在那个时代，尤其到了荒年的晚期，不少人不得不拍卖产业以缴纳拖欠的苛捐杂税。那些有见识的农民，有几个钱的，都想把陷入困境的农庄买到手，而不愿将钱借给街坊邻居。那些走投无路的人家，如能稍许借到几文，便能把田产保住……还有的时候，瘟疫能把某个庄户人家老老少少洗劫一空，幸存下来的，也许仅是些行将就木的老人。

不过这段历史同我们祖国的历史，同我们人民所经受的那些严峻的磨难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另外一些时候，事情的演变则与此不同，是在平平常常、无声无息中进行的。例如病魔能夺去某个农民的牲畜、儿女或妻子；4月的暴雨能毁掉刚刚出土的麦苗；8月的霜冻能摧残刚刚抽穗的庄稼；有时会遭火灾；有时得缴保金。但凡此种种，都不致于迫使农民非卖掉田产不可。然而到了他们儿子或女婿这一辈，尽管事情远未至此，他们也不得不倾家荡产。时代进入1890至1900年这段时期，也就是古斯塔和希尔玛成为萨尔麦卢斯农庄主人的那段时期，出现了这样的现象：谁家骤然间讲排场，摆阔气，那便成为家境败落的迹象。谁都知道当时卖掉森林的人拿钱干什么：其中不少人把钱挥霍在城里的高级餐馆里了。而现在，最初砍伐下来的大树，其残余的枝桠已在森林中变朽，按照合理的布局新栽种的树苗正在成长。这一骤然致富现象所留下来的唯一纪念是在

松软的土地上用砖头砌起来的谷仓或安装着鹭脚窗棂的乡间客堂，每个窗户的下半部都装有两块长方形的，仿佛敌视宾客的玻璃，上半部则安着一块规格划一的方玻璃。从外观上看其形状，活象从前的木材商揣着的皮制钱袋。在白纸上签个黑字而垂手得来钱财促进着生活的现代化，使这里的面貌为之一新。农民们按照城里人亦即入城居住的兄弟们的时髦风尚，把老式窗户改造成装有比例对称的六块玻璃嵌成的窗户……

萨尔麦卢斯农庄的最后这代主人既未卖掉森林，也未换掉已显得暗淡的窗户。打从普利塔里家回来后，他身上所具有的世代相传的农民的本性告诉他，他家的日子和他所面临的现实已非往日了。尽管如此，他怎么也不会设想到家产注定要从他手里丢失。甚至到了后来，身材魁梧的老板罗伊马拉俨以新的主人姿态丈量萨尔麦卢斯农庄的田地和房屋面积时，古斯塔也无法准确地弄清楚到底什么原因导致他家慢慢地败落至此。

东方刚一放亮，古斯塔就醒了。他点着了油灯，看了看睡在身旁的妻子，觉得她睡得似乎比平常更熟。她面部微微侧向一边，没有生气，也没有表情。但她那短促的呼吸，说明她并非象脸上装的那样在熟睡。被子下面那圆鼓鼓的形状，只不过是偶然冲动而带来的激动人心的结果。

睡醒之后，他心里有一种既乏味又烦恼之感。随着回忆范围的扩大，这种感觉有增无已：他回忆起乘着雪橇去普利塔里家……岳母的大麦酒，晚餐……是啊！我的确是去了，身边睡着的妻子，是同自己一道回来的……我和她真的是命运相连的，她是属于我的……属于我的……但是，对我来说，她到底算什么呢？

古斯塔回忆起他的罗圈腿岳父海基如何象树桩一样站在房

屋的中央，好象一切人包括他的女婿，都成了他的手下败将似的……古斯塔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倒变成老头儿的儿子了……那个可怜的老头子，他果真是通过正在熟睡的、沉甸甸地躺着的妻子，一大早就把他的威严施展得远及到这漂亮的卧室吗？……这房间一点也没有变化，只是不再有作客房时的那种气氛而已，房门外再也听不到已故的父亲那阵阵咳嗽声……我要在没有别人的协助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意愿经营这座农场了……睡在这里的妻子，她……

希尔玛还在沉睡着。也许昨天夜里她躺在丈夫身旁翻来覆去折腾了一夜，刚刚才合上眼。古斯塔慢吞吞地穿衣服。是啊！总该要穿衣起床的，因为天色已经亮了。这是一个冬天的黎明，在这个季节里，农民们习惯于一睁开眼睛就起床，不管夜里睡得如何。一般情况下，男人们用不着操心去叫醒妻子，因为妇女们总是比男人起得早，并且起床后还去叫醒永远不会自己醒来的女工们。日子过得幸福的农民，当他踏着晨曦往马厩走去，听着他那骡马的嘶叫声时，他的心里再不会有别的事情了。长工们也在这个时候来了，他们都熟知自己的活路。

然而在萨尔麦卢斯农庄里，因为女主人还躺在床上，所以女仆们全都没起来，也不见长工们来上工。走在院内小径上的男主人，在搜索枯肠地思索着什么。他走进马棚，干起每天早晨那老一套活计：点上马灯，清扫粪便，替马梳刷一番，然后给马套上鞍辔。忙碌中他觉得有个人在盯着他，并且在猜测他到底想干什么。其实古斯塔什么也不想干，他只是想离开家到外面走走。佃户们那些肮脏的雪橇，从圣诞节的除夕起就横七竖八地摆在院子里，他们得等到第二天清晨确知这里没活可干时，才能各自回家。现在似乎需要主人自己赶车到远处的一个

草库里去拉一趟干草。这是男人的活儿。时值假日，作主人的自己去拉一趟，是天经地义的。不过最好再晚两个钟头出发。

古斯塔扎结完马缰，呆了一会儿，好象要同他的马一道思考一下似的。这是一个静谧的冬天的早晨，它如此的甜美，以致你能清晰地觉察到草料在马肚子里的消化声。马身子一抖，抖掉了夜里粘在身上用来保暖的最后几绺干草，同时也把铃铛和车辕震得响声大作。

这时，女仆洛维莎从院子里走过，看见了拉稻草的车已套好。古斯塔让她告诉一下女主人。洛维莎返回台阶上，再进入厨房，然后把灯点着。古斯塔知道现在可以出发了，不用自己亲自去告诉妻子。

他撒手让马沿着熟路自个儿走着。时间还很早，即便走到草库，天也不会亮。他端坐在雪橇上，让思想展翅飞翔。道路象犁铧翻开的一条深沟，穿过田野，越过荒原，森林。路当中的两条车辙望不到头，望不见尾，它们之间的隔距，表明了当时农民使用的雪橇的传统宽度。也就是说，儿子沿着父辈的车辙走。

古斯塔在考虑着该如何办。他模模糊糊地觉得应当丢弃些什么，但始终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无论如何，这孤身独个的境界是甜蜜的。

森林披着银装，此情此景使他忘掉了穿越田野时胸中涌起的烦恼。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一进入森林，总能使你暂时忘掉烦恼。尽管你的心绪迟早还要回到烦恼中去，并且永无止境地烦恼下去。

昨晚拂袖而走，为的是再也不要见到或想起那个家伙……也为的是远远离开那个被他卡住脖子的不足挂齿的家伙。古斯

塔这时联想起有关那家伙的一切。他联想到自己的采地和采地上的居民，还有年轻的妻子，此时妻子大概已经睡醒了；醒来时独自一人在床上，这对她来说还是头一遭。他还联想到了萨尔麦卢斯家族，联想到了整个农庄以及把农庄传给他的人——他的父母亲。所有这一切，都一齐涌入他那模糊的联想中，这是由于外出而产生的联想。他的外出，好象是为的同自我决裂似的。他还想到了那将降世的小生命……这是古斯塔第一次骤然间想到那个小生命。这一连串的联想固执地引导他想到了那个场面：那家伙正在推搡希尔玛。我虽然冲了过去，但为时已晚，妻子的身躯已撞上了炉子的棱角。想到这里，他觉得当时对那个家伙的惩罚并未使他解恨。而且永远不可能解恨。在这类事情上，应该就地复仇。

伊瓦里的形象在他脑海里膨胀着，这时他觉得白雪皑皑的森林正在抛弃他。破晓的黎明也朝他皱眉头。伊瓦里这个醉鬼、恶棍，竟对一个孕妇动拳头，而且不管怎么说，这个孕妇还是他的同胞姐姐。他越想越气恼，后来干脆不去想这个坏蛋了。他心想，那个家伙是在对一个即将降生的婴儿动武，而不单单对作母亲的动武。伊瓦里是在蹂躏一个慈父的心啊！想到这里，他有点不寒而栗了，当初何必要去呢？此时脚下的道路似乎在对他说：“愿不愿跟我走下去，随你的便，但我无力帮你忙。你终归是还要回家去的。”

古斯塔不曾想到这条路竟是从沃兰马门口经过的。去时，马蹄踏着碎步顺着山坡俯冲下去，但在归来时，因车上满载着干草，只能缓慢而艰难地往上爬。现在古斯塔对沃兰马不仅不再有任何恶感，而且一想到那个坏蛋，就使他感到激动。沃兰马为人总是那么坦诚而耿直，他同古斯塔的父亲相处得始终很融洽。

车在水井旁边停下来了。古斯塔饮了饮马，透过窗户看见沃兰马家有人，他觉得应当进去坐坐，再说他的口已十分干渴了。

他进去时，正要出门的沃兰马朝主人投以锐利而稍带迟疑的目光。这时他正准备到农庄去上工。看到主人，心里不觉嘀咕道："主人已出来了，莫非我迟到了？"

"没有迟到，现在是过节，一点也不用着急。你还可以搭乘我的雪橇走，这比徒步走舒服多了。"——这句话不错……

从另一个房间里传出小儿摇车的刺耳声音。慢慢地，闹声微弱了，最后消逝了。

接着埃娃出现了，她脸色苍白，衣冠不整。古斯塔请他们拿点喝的来，于是埃娃去提来了大麦酒，好让他喝了暖暖身子。古斯塔品尝出这酒酿得恰到好处。彼此用简短的语言交谈着。开头大家闪烁其辞，彼此都心照不宣。到后来，干脆直言不讳地谈正题了，而且各个细节都谈到了。沃兰马把他的想法和盘托出：不能让这小子滑过去。接着，他起身声称要上工了，并表示，古斯塔如果愿意，尽可以在家多呆些时候。说完，他戴上那双大手套走了。

古斯塔没有走。拴在栅栏里的马一直等他到天色黑尽。打栅栏过往的人都认出这是古斯塔的马，联想到沃兰马家和普利塔里家之间的瓜葛，无不感到惊奇。很快地，闲言碎语就传开了。而且令人奇怪的是这件事 不 久 就 传进了萨尔麦卢斯农庄了。有那么一个专爱播弄是非的老婆子随便找了个借口来萨尔麦卢斯家的厨房，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一点不错，正是萨尔麦卢斯东家在沃兰马家，我认得他的马。沃兰马的老婆还到酒窖里取出酒来招待他。他们家不缺少酿酒的原料，埃娃这下

子得到了一大笔钱，所以他们也该请少东家吃点儿。”

希尔玛听完这番话，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厨房。这时已是晚上了。

古斯塔确实是呆在沃兰马家的小屋里。酒劲暖得他周身暖烘烘的。他同沃兰马家的女人们聊了许久。埃娃这位当了妈妈的少女，举止十分文雅，甚至当她妈妈去忙其他事情而留下她和古斯塔两人在房间时，她也是那么规规矩矩的。她说起话来既稳重又沉着，同少东家进行着不紧不慢的交谈。埃娃和古斯塔之间没有任何积怨。他俩对普利塔里一家有着几乎相同的认识。最后古斯塔要付给他们酒钱，可沃兰马的妻子决意不收，他说：

“我们家不是酒馆。我们家里人可没过放荡生活的——尽管我闺女出了这桩事……听人说你把给埃娃的赔偿金交给普利塔里了，可那笔钱被他们乱花了，因此你不得不第二次拿钱出来，这事当真吗？这是昨天伊瓦里进村来对人说的，同时还说了一大堆荒唐的话……”

听到这里，古斯塔似乎醒悟了，他举起大酒杯瞧了瞧，一饮而尽，接着对他们说了声再见，就抬腿走了。他神情安详地出了门，当踏上他所不熟悉的台阶时，显得有点踉跄。他再一次饮了饮马，就登车上路了。冬日里这短暂的白天已经结束了。

在他的庄园里，这一天也已结束了。

“咱们的干草库真的那么远，去一趟得整整一天？”希尔玛问丈夫。这是她第一次用这种语调同丈夫说话。白天里，农庄里有多少事情要主人来定夺啊！由于他不在，希尔玛只好自作主张。本来还需要拿钱办事，希尔玛没能凑足所需的数目。

听罢妻子的责备，他苦笑着回答说：

“是不是还得拿钱去补偿私生子？”

以往，他可从来没有拿这样的恶语伤过他的妻子。

“也许是的。”希尔玛反唇相讥道，“听说埃娃养的私生子同你也有点关系。总而言之，看来你和那个淫荡女子在一块并不感到腻味。”

古斯塔顿时脸色变得铁青，目光僵直。而希尔玛一点都不恐惧，她目光中带有嘲讽。她有腹中的婴儿作后盾，所以勇敢而坚定地屹立不动。古斯塔看到母与子联合起来对付他，他害怕了。整整一个晚上，他在庄园里徘徊着，如同置身于仇人家里。

要消除家里这种局面，是十分困难的。凡爱情，总是从最甜美的阶段开始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必然日益受损，这是不幸的。男女之间的爱情，如同一个有机体，它的血管和肌肉组织一旦断裂，就再也无法对接上去。慎重的作法应当是从一开始就赋予它以粗暴而无情面目。对男人来说，应当象人们常说的那样，最聪明的办法是娶个遥远的异乡女子为妻。

从这年冬天起，街坊邻居们注意到，这个农庄里出现了历来的老人在世之日从未有过的现象：许多该修理的东西，没有修理；什么地方掉了一块木板没人去补；栅栏破了也没人去修；秋天该干的活，拖到第二年春天；田野的排水渠也忘了清理。在以后的几年里，年年如此。

命运之神没有给这家人的前程带来什么美好的希望。

希尔玛生第一胎时，确实是古斯塔一生中的庄严时刻。当天早上，她还象平时一样按时起床。进了厨房，她浑身软绵绵地坐在那里指点女仆做饭。如果女仆提出什么异议，她随时会作出

让步的。"就照你的办吧！我无能为力了……"然后她撩起裙子的下摆，再次看看踝骨周围和腿肚子肿到什么程度。突然间她两眼失去了神色，两手撑着桌子勉强站起来，洛维莎发现她的手指在哆嗦，马上问：

"你怎么了？要不要去喊东家？"

古斯塔进家时，妻子已在卧室里了。她背朝门坐着，姿势很怪。自从星期一开始，他俩之间的关系是可以想见的。不过一切都只限于他俩之间。当仆人在场时，彼此一句绝情的话都不说。普利塔里家的人谁也不来了。古斯塔从早到晚把气力都使在地里，晚上回家来也没有话说。随着分娩进程，希尔玛真的有点不大认识古斯塔了。而古斯塔站在妻子面前，也觉得矮了一大截。这时在普利塔里家发生的场面逐渐淡漠了，以前，当夫妻二人无声地偎依着躺在床上时，作丈夫的心里往往会升起一团恼怒而鄙夷之感：那家伙伤害了他的慈父之心。想当初，鉴于他那男子汉的刚强劲，人们本来相信他将会有一个男孩来传宗接代。现在，他不再指望了。现在到了应该排除这些可怕的臆想的时候了，为的是不要在脑子里产生任何明确的奢望。他走进了引起千般回忆的客厅，感到心脏在剧烈的跳动，并且还传染给了妻子。希尔玛保持着原来的坐姿，看上去好象在恳求他的保护。他走上前去，把手轻轻地搭在她的肩上，问了几个平平常常的问题。作男人的永远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瞧女人的脸。

"你去告诉托恩蒂拉大妈，就说我请她来一趟。还有，不要让村里任何人知道……绝不要通知我娘家……你快去……"

庄园里这一天发生的事情，是我们现在的主人出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希尔玛即将分娩的消息似乎使整个庄园陷于迷茫之

中。不过人们在内心里都寄托着殷切的希望。年轻的女仆们今天沾女主人的光，似乎神气多了。托恩蒂拉老妈妈今天在庄园里拥有绝对的权威，吩咐人干这干那。尽管她秉性和善，但到了这时她眼里没有任何人，边忙碌边发号施令。在这一天里，她的脸色越来越严肃。

少东家没有在家里呆下去，他想独自一人到户外去随便找点活干干。他无意中推开一扇门，一眼看见了父亲倒下的那块地方。他心情平静、两目无光地呆了一会儿。两只脚带他到这里来，难道就为的是让他再看看这块地方吗？他脑海里清晰地再现了倒在地上那具尸体的模样。现在，父亲的亡魂似乎沉睡在灵位前，他对儿子什么话都不说了，起码一点儿都不责备儿子了。

古斯塔在谷仓门槛上坐下来，觉得在这儿心里踏实些。他眼睛望着自己的庄园，甚至能看清窗户恩边的希尔玛。此时此刻她……他对分娩的过程仅有个模糊的概念。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即除了疼痛之外，还要流血和排出一些要悄悄加以清除的东西。这里有使男人们心里厌恶的一面……这使他再次想起了……想起了新近发生的事情，首先是伊瓦里那个无赖的影子仿佛出现在客厅附近。他那副嘴脸似乎在说：是我在这里，这类事情我懂，但休想叫我来拍你的马屁……他母亲站在离他不远处……古斯塔还想起遥远的干草库的那趟……此时正在分娩的希尔玛，她……这些可诅咒的念头油然而生，逐渐在脑海里变得清晰起来，搅得他内心隐隐作痛。他身不由己地进了谷仓，伫立在父亲倒下去的那块地方。他静悄悄地伫立着，好象在倾听什么似的。慢慢地，慢慢地，他眼前出现了孩提时代的情景。然后他又往房间走去。

人们正在四处找他。家里的每个角落都笼罩着一片不寻常的、僵死的沉寂。洛维莎脚步缓慢地、轻手轻脚地从女主人的卧室走出来，对他说："如果你愿意进去看看……"她的语调让人听了纳闷。古斯塔于是进去了。

托恩蒂拉老妈妈脸上的皱纹拢起，象是在哭。这些日子，古斯塔觉得自已在这个家里是外人，此时此刻，这种感觉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现在，房间里一切都变了样，他们的床被移动了位置，为的是在靠墙处留一条走道。现在，托恩蒂拉老妈就站在那里。希尔玛脸色苍白、双目紧闭着躺在床上，在丈夫走近时也一动未动。这位身体虚弱、默默无言的女人，当初给予丈夫的千般温存，万般蜜语这时一齐涌入丈夫的心头。在这种时候，作丈夫的就象清点自己抽斗里的钞票一样，能够准确无误地算出自己该给妻子多少爱抚。

"任何救护都没起作用……没有上帝的恩助，人的任何努力总归是无济于事的。"托恩蒂拉老妈妈沉痛地说。

她一边说，眼光注视着横放在床脚下的用破衣服捆扎的襁褓，古斯塔只是望了望那没有气息的、紫血斑斑的婴儿的脑袋，而没过去细瞧。

说实在的，古斯塔一点也未领悟到这是一个小孩，而且是他自己的小孩。更未领悟到是一个死了的小孩。当他脑子里最终转过弯来时，他一点也没表现出失望，更谈不上悲伤了，以致于老接生婆震惊得忘了自己在伤感，这使她想起了古斯塔已故的父亲，此人任何时候都脸上毫无表情。古斯塔出生时，是她接生的，因此她多少把他看作自己的儿子。现在她才发现年轻的古斯塔已变成一个表情严肃的成年人了，就象在某种天气里人们看到天空的乌云沿着天幕扩散着那样。

话说回来，在古斯塔的内心里，确实没有失望之情，也没有悲伤之感。他的表情达到了他的内心世界——使人感到不解的内心世界。打从去干草库的时候起，他就开始觉得有一种解脱之感，现在这种感觉更浓厚了。当他瞧着那个一生下来就死了的幼婴时，他的表情使你联想到决斗中的武士得胜后冷眼瞧着仇人的担保人忙于救护那个已断气了的躯体时的神情。

再扭头看看希尔玛，这时她已经有了点气息，能认出他了。古斯塔注意到妻子的面颊上稍微有了点血色，她那模样，就象一个彻夜失眠而等待天亮的人注视着透进房间来的第一线曙光。老接生婆看到他作了个农村人在这种场合从来不曾有过的动作；他俯下身子，把脸贴在妻子的前额上。这个爱抚的动作独有古斯塔才做得出来。在他们相爱的初期，他常常这样对希尔玛表示爱抚。现在当着仆人，他也这样做了。他感到他那热乎乎的面颊给妻子冰冷的前额增加了点热量。

这好象是一个转机，不过不是转向过去，而是在她俩的关系中转向某种程度的稳定。这种局面从此稳定下来而未发生大的变故。上述场面在许多年之后，当希尔玛身心枯竭、卧病不起、即将魂归九天之时又重演了一遍。单从表象看，这两次几乎一模一样。古斯塔和希尔玛之间的姻缘也就如此而已。

这个日子，把农庄的其他方面也都引向了安定。夫妻重归于好了，象过去那样，把外界的一切抛得远远的。在后来的年月里，希尔玛有时也偶尔回忆起她最初在萨尔麦卢斯家生活的情景，但只是象浮云似的转瞬即逝，那时候她虽然还没同古斯塔结婚，但已经是他的伴侣了。她不时地还向古斯塔谈起这些往事。

普利塔里一家都还活着，有时候他们努力想恢复同萨尔麦

卢斯家的亲戚关系，但希尔玛经过那次怀孕中发生了不幸事件后，对娘家人亲热不起来了。有时听人说起娘家发生了什么事时，她也不再觉得自己的丈夫该为此作点什么事了。另外，伊瓦里后来到较远的一个教区的森林里做了几年工。自从在床前亲了希尔玛的那一瞬间起，古斯塔发现自己对那个无赖内弟的看法有了变化。他不时地作着恶梦，醒来还感到难过。胡思乱想中有时他竟把死婴同晕倒在厨房里的伊瓦里混同起来。

现在，我们该讲讲后几年发生的事了，以便叙述一下古斯塔夫妇最小的，也是活得最长的女儿西丽亚的经历。里说古斯塔和希尔玛的家事从此恢复了安定，但并未因此使他们焕发出经营好农场所必须的魄力。希尔玛甚至从一开始就缺乏这种魄力。她出身在一个懦弱无能、得过且过的佃户家庭里，天生就不具备这种品性。因此农庄到了她手里，就跌落了一大截。年复一年地过去，农庄变得象一个中等农户了，其收入缴完捐税，刚刚好够糊住一班人的口。其后家景持续衰落，末了，夫妇俩的日子跌到了希尔玛娘家的那种地步。

希尔玛每次分娩之后，床前总要恢复原样。但随着一次次分娩，多少人生可贵的东西被永远地丢失了。即便是一切都如愿以偿，或没有发生那趟倒霉的娘家之行，他们的家境同样不能同当初相比。希尔玛也不再是当初出脱水灵的姑娘了。想当初她能在古斯塔心里燃起爱情之火，使古斯塔体验到青春岁月里那最美好不过的一个又一个礼拜。在这片废墟上，还剩下点什么呢？所剩的是无尽的开销，各种各样的烦恼。象她这样一位才疏学浅的女子，总也不能帮助丈夫在精神上摆脱这些烦恼。作丈夫的继续走着他的路。他对自己的经历感到诧异……

他拼搏着，甚至从来不曾指望妻子帮他一把。

两年之后，他们生下一个男孩，这次没出大的麻烦，他们给孩子取名叫达维蒂。又过了两年，生下个女孩，取名叫拉乌娃。这些，短短的两句话便交待清楚了。然而这期间，真可谓是多事之秋。说实在的，这些年来古斯塔在为生存而进行的搏斗中，其焦头烂额的程度远甚于生下死婴的那几年。往昔常挂在脸上的笑容消逝了，同时也看不到有暴怒的神色出现。在过去正常的年月里，对于一些事他从来不会善罢甘休的，而现在，他对什么都不再发火了。虽然许多事情都在折磨着他的心，但他全都逆来顺受。农庄经营得毫无生气，每况愈下，以致于有那么一天，这位萨尔麦卢斯东家第一次来到罗伊玛拉家签署借债的字据，这场面当年在他父亲屋里也经常发生。那时候有不少脚蹬毡靴、身穿粗布衣的可怜农民来他家借债。他清楚地记得父亲板起面孔要他们分毫不差地交利息时，那些可怜人惶惑不安和窘得满面通红的情景。他还常常回忆着童年时代他的父亲曾花了好几年的时间，逐步收回了债务。今天，本教区的显要人物罗伊玛拉捋着胡须声称，债一到期必须本利两清，接着这位要人亮了亮嗓子眼，同古斯塔谈起了即将进行的议员选举，并且热诚地要求古斯塔投某人的票，当然，这位候选人和罗伊马拉全都当选了，不过古斯塔并没有去投票。

罗伊马拉进了国会，并且在国会里发起动议，提出由国家资助排掉汉希湖的水。这项建议获得了通过。由于罗伊玛拉的土地及他新近买进的田产全都挨近湖区，自然对此项事业有着特殊的兴趣。不过此工程也使其他几家农庄受益。萨尔麦卢斯家的土地也与湖区比邻。所有沿湖的农庄，都得缴纳一份钱来补充政府拨款的不足。罗伊马拉是这项工程的挂帅人，因此谁都知

道他会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其结果，有的人家出钱不受益，真正受益者无非是他罗伊马拉。

这是古斯塔经历的最为困难的时期，孩子们都瘦骨嶙峋，体弱多病，得别人彻夜守在摇篮旁边摇动他们。那间古老的客厅，从前因不住人而保持着清新的空气，后来变成了这对年轻夫妇的卧室——尽管往里走还有父亲住过的、而积稍小一点的房间。现在，这间客厅里日夜弥漫着小孩和湿褪褓的臊味。晚上丈夫一回到房间，就感到不是滋味，特别是当妻子不断地咳嗽，在疼痛中呻吟时。

古斯塔只有在喜庆的日子才买酒喝，而在他家里这样的日子一年到头是很少的。这些年，他多次在村里喝得酩酊大醉。尤其当家里事不顺心时更是如此。有那么一次，他差点醉死过去。那是发生在开完汉希湖整治工程摊款协商会议之后。那次由全体与工程有关的农庄主出席的会议，是在罗伊马拉家召开的。因古斯塔和另外一家小庄户拿不出现款，罗伊马拉答应需要多少由他借给。他填写了一纸字据，罗伊马拉便表示古斯塔等人应缴纳的摊款由他来付。酒至半酣，一位同他父亲有旧交的农民把这位贤侄拉到背处，提醒他对罗伊马拉应有所提防。

“照我看，你最好卖掉一块森林筹款吧！”老人说。

“我不想便卖森林，我父亲从来都不同意这样做。”古斯塔回答说。

“这不假。可你父亲当时是放帐，而你……”

第二天酒醒后，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家来的。但他清楚地知道罗伊马拉手里现在攥着两张他签了字的借据……希尔玛睁大着眼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地看着丈夫起了床。看表情你会以为她在想什么伤脑筋的事。一个孩子睡在她身边；另一

个在厨房里啼哭，女仆正在设法哄他。天色已经不早了，仆人们早已起床，而主人还在睡懒觉！古斯塔惭愧得不知如何是好。沃兰马找他问了个具体事情，他差一点儿没答上来。

他年复一年地打发着日子。本来都以为古斯塔家不会再添丁了，不想又生了个女儿，取名西丽亚，是他们家唯一长大成人的孩子。这个小生命起源于父母命运交恶之后经历的最为开心一件事。

曾记得当年古斯塔去参加一次婚礼，家里把希尔玛给打发走了。这一次，又是这家邀请他们夫妇俩去参加婚礼，由于路途遥远，他们不得不在那里住了两夜。在那里，他们自己觉得焕发了神奇般的青春。他们初恋的第一个夏季里，曾在普利塔里家面包房里度过一个夜晚。自那以来，从来没有在外面过夜……这一次的婚礼举办得十分隆重，一共持续了三天。除了吃饭时间外，客人们又是跳舞，又是喝酒，连古斯塔也登场了。第一天晚上希尔玛陪他跳波洛涅舞，第二天又壮着胆子同他跳波尔卡舞和马祖卡舞。宾客中凡是夫妇，都住单间。青年们都在客厅的地板上打地铺。他们通宵笑闹不休，但住在单间里的夫妇们并未受闹声的干扰，只有几对夫妇被吵醒后，过不多久又甜蜜地抱在一起熟睡了……

回到农庄后的几天里，古斯塔和希尔玛仍是余兴未消，希尔玛显得年轻多了。第一天晚上，睡在他们自己的床上，希尔玛贴近古斯塔的耳朵说："咱们完全又回到过去了，你还记得那时候的情形吗？不知是否又会……"婚礼在古斯塔和希尔玛身上产生了奇迹，如同夕阳在落山前偶尔会回首一望，用它那霞光四射的余辉染红丛林密布的山巅似的。诚然，生活的重担把他们之间短暂复苏的爱情很快就吞噬了。然而它却摧毁不

了一个初萌的生命。这个初萌的生命是他俩的细胞结合的产物，它朝着一个既定的形状不断成长着，并且越来越象一个人体。在此期间没有任何人能看见它，因为它在母体内，在脐带的一端成长着……

这是希尔玛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分娩。从数月前开始，胎儿的四肢已在腹中蠕动了，现在它开始了另外一种动作，首先是头部转向了降生的方位，然后是蜷缩的双肩，接着是躯干，四肢，不大一会儿，整个儿婴体已在明亮的光线沐浴之下了。剪断了脐带，一个女婴来到了人间。此时此刻，人们除了知道她终有一天会死之外，谁也说不准她今后的命运如何。

然而谁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去想到她的死。分娩时一切顺利。希尔玛尽管疲惫不堪，但当古斯塔朝床边走来时，她们的心情是安详而幸福的。这时他俩的心情，如同头儿胎顺利分娩后的心情一样。这是一个春天的傍晚，夕阳的余辉给这个旧式老屋带来了无限的欣喜，接生婆为筋疲力尽的产妇泡了一杯又浓又清澈的咖啡，以帮助她提提精神。婴儿平静地躺在洁净的摇篮里熟睡了。古斯塔俯下身子，开心地朝婴儿笑了。在这个日子里，连面色苍白，身体虚弱的大孩子也显得倍加可爱。

一小时之后，婴儿醒了，母亲把奶头塞进她嘴里。小家伙充满活力，做父亲的瞧着她，忘掉了心头的忧虑。

然而他手头已十分拮据了，不得不多次向罗伊马拉借债来交付利息。而罗伊马拉也很乐意借给他。眼光敏锐的邻居们都能看出罗伊马拉包藏着祸心。“古斯塔，最好卖掉田产，再去购置一个规模小点的农庄。因为古斯塔的男孩看来情况不妙。罗伊马拉最终要染指这座农庄的，古斯塔只能越折腾越穷。”邻居们私下这样议论着，有时在酒桌上他们还直言不讳地告诉

古斯塔。

生活，的确是复杂的。希尔玛的脆弱使做丈夫的办事完全没有胆略。还有，如果不是生下这个宝贝姑娘，古斯塔无疑会卖掉田产的。小姑娘取名塞丽西亚，人们管她叫西丽亚。她欢快地成长着，不知人间的忧愁。她长得乌眉大眼，两只眼珠开始有点发黑，慢慢又变成浅褐色。她的长相很象父亲。村里的一些老人议论说，她的容貌同她奶奶一个样。父母疼爱她如掌上明珠，而把两个大孩子撇在一边不予问津。现在的西丽亚很象当年农场里的独生子古斯塔，被长辈们当成宝贝。

达维蒂和拉乌娃在父母面前一直过着躲躲闪闪的日子，他俩常阴郁而胆怯地手拉着手在室外游荡，好象只有他俩才相依为命，后来在瘟疫横行的日子里，他俩同时病倒，并先后死去。那场瘟疫席卷这个教区有数星期之久，其猖獗程度使人们至今还谈虎色变。

西丽亚尽管一天到晚陪伴着患病的哥哥姐姐，但却未被传染。有不少人心想，这小妞的命真大。通常沉默寡言的古斯塔，这时嘴边又挂起了甜美的微笑。后来当家境困难重重，几乎到积重难返的地步时，这位壮年农民仿佛朦胧地感到自己只是在完成一桩未成交的使命。他反复思考着，甚至觉得祖先们也赞成他的作法，并且对他说："世袭的农庄及其全部产业如能保住并有所发展，当然是最好不过了。但是既然你做不到，那就应当考虑，把最宝贝的东西保住就行了。"古斯塔觉得这番话指的是他那成长健壮的小女儿。现在她已经开始喜欢跟着他到户外散步了。

农庄里现在是捉襟见肘。去年夏天收割的饲料草几乎全部烂掉，因为当时入库太仓促，草在库里发霉了，不得不将其倒

腾出仓摊开晾晒。谁知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雨把草浇了个湿透。在此紧要关头，古斯塔还不在家……作为一个农场主，本不应该外出太频繁。这年的饲料几乎全不能吃。麦秸草质量倒是很好，但由于光靠喂麦秸，到了春天青黄不接的困难日子里，随着孩子们一个个病倒，牲畜也成了瘦骨嶙峋的骨头架。奶牛骨质变软，马匹萎靡不振．古斯塔曾试图节约点饲料粮，但挤奶女工宣称，如果从奶牛嘴里克扣，她宁可不干了。再说牲畜光吃粮食不行，还应当加喂倒草。

农庄里百事凋零。古斯塔好象在梦中过日子，妻子越来越频繁地卧床不起了，看面色，不难看出她卧床是不无道理的。一切都表明她再也听不见布谷鸟的叫声了。古斯塔预感到他们再也不能象不久前那样一块去参加别人的婚礼了……

一天，古斯塔来到那位同他父亲有旧交、并曾规劝过他的农民家里，说：

"既然你劝我别再向罗伊马拉借债，那你就借给我一笔钱吧！"他诙谐地说。

然而那位农民表示：抱歉得很，尽管他很想帮助老友的儿子一把，可惜无能为力。他说："你瞧，我已经上了年纪了，不久于人世了。我不能在现在改变我这一生所走惯了的路——这也是你爸爸所走的路，否则不久也要象你那样挖肉补疮了。我并不富，但我能应付得下去。在困难的时候是上天帮助了我，要我自己靠自己。你在罗伊马拉设下的圈套里已陷得太深了，因此我实在不能让自己牵连进去。孩子，你在生活的道路上犯了错误，这不应该由我来责备你。此外，我没有听到什么人说你为人不象大丈夫。相反，我有时在你身上多少看到了你已故父亲的影子。然而——"老头儿说到这里晃了晃闪光的脑

门，又继续说："然而你爸爸是一个精力充沛的，精通事业的人。而你，最多不过是一个平庸的人。你身上带有小市民的气质，这是你母亲传给你的，这一点我清楚。可以肯定，如果说你在世间的事业上失败了的话，那么在你百年之后，灵魂无疑会得到拯救的。"

他俨然以一个陪审员对一个初出茅庐的法官说教似地罗嗦着常常挂在嘴边的话。由于年逾花甲，他总爱在谈论结束时说上几句涉及来世的话。但他远未昏聩，他给朋友的儿子出了不少好主意。他主张古斯塔卖掉森林，但古斯塔解释说，他的农庄已典押给罗伊马拉了，其中规定，哪怕古斯塔卖掉一棵树得来的钱，也必须用来偿还欠罗伊马拉的债务。然而债款之巨，除非卖掉一大笔田产才能偿清，才能摆脱当前的困境……可是他又下不了这个决心……只好在弄到钱之前，采取走着瞧的态度……

"是的，是的，"老陪审员说，"这我看得很清楚，一切我都看在眼里……罗伊马拉也在打锯木厂的主意，因为这个厂的境况不妙。对罗伊马拉来说，事情很快就要瓜熟蒂落了……"古斯塔由于苦苦思索着面临的悲剧，已听不见老人说什么了。当老人又一次直言不讳谈到他时，他才仿佛醒悟过来，只听老人说：

"依我看，你的农庄未到破产的地步，但问题是必须卖掉农场，嗯，除此之外别无他途。罗伊马拉想要你的农场，这是明摆着的，但不能让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白白抢到手。你的家底，包括土地和森林，我心里有数，不久前我还曾经想到……如果罗伊马拉不出够这个……这个价，那我就出这个价……"

最后几个字说得铿锵有力，说完，他豪迈地喘了几口气。

讲话时好象他在站着，现在突然坐下去了。

这番谈话的唯一结果是古斯塔心里对自己农庄的价值有了个底。然而他现在急待用钱，牲口等着要饲料，仆人们等着要工钱，在这样的情况下，只好再往罗伊马拉家里跑。

这一回罗伊马拉不愿再借钱了，他历数起古斯塔的过错，其措辞之尖刻远超过了这位陪审员。他把当初古斯塔去普利塔里家的事也一古脑兜出来，“哼！一个堂堂的独生子竟干出这种事！要知道，只有佃户中那些无赖汉才这样干！”

开始时，古斯塔满脸通红。听到这里，他脸色苍白了，牙齿咬得咯咯响。他从来没有被人数落到如此地步，该怎么办呢？他一抬腿站起来。罗伊马拉不响了，他那庞大无比的身躯也跟着站起来了。古斯塔再次觉得茫然了，此时此刻，他只想到要有做人的尊严，可对手那庞大的身躯似乎要把他的农庄轧个粉碎了。古斯塔必须拯救农庄，使其免于受害。那里有他的妻子，三个孩子，其中两个已病倒在床，还有那些仆人、牲畜……面对着个得意地捋着胡须的家伙，发火是不顶用的。而且他的年纪不小了，不可能教训他什么。古斯塔翘了翘嘴唇，自个儿笑了——这是他从来没有过的动作。他接着说：

“你把整个儿农场收过去吧，既然你垂涎已久。”

罗伊马拉眉梢一忽闪，就象在教堂里听到神甫根据经文谈到人间的财富往往与堕落不可分割时他眉宇的动作一样。他心想：喏！喏！终于瓜熟蒂落了……

“说句实在话，你现在确实无力经营这样大的农庄。我可以把它买下来并继续经营下去……不过，现在咱们先喝一杯，以便消消停停地商谈……。喂！拿开水和糖来！我们要好好喝它一杯热水加糖的白干儿酒。”老头儿隔着门缝嘶叫着，

他说话时的用词和语言都故作善良，其结果是声音之别扭，使古斯塔差点儿笑出声来——尽管他十分反感。

古斯塔端起热水加白糖的白干酒，象在其它场合一样，开怀痛饮起来。不过他心里提防着自己不要过量，只是表情显得茫然。罗伊马拉俨然以长辈的语气同古斯塔说话，对于古斯塔提的条件都一一应允。他说，可动产部分他不要，对于不动产部分，可以全部买下来，也可以买一部分。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双方成交了。这笔交易是好是坏，古斯塔说不准。不过，因为罗伊马拉出的价远远超过陪审员提出的价格，所以他就同意了。罗伊马拉当即付了定金，单等择日签约了。

翌日，古斯塔没有任何翻悔之意。至于希尔玛，她根本就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她头上裹了块围巾，一心一意地照顾两个生病的孩子。一看到家里进了钱，她心里又痒痒了，想进村去采购东西，因为家里现在既没有咖啡也没有面粉。

接下来是要选择个安身之处。希尔玛希望最好到城里去找工作。而古斯塔说，罗伊马拉表示过，只要他们愿意，两间卧室和厨房可供他们使用到秋天。不过他决意不久呆，只要能在南方找到个住处便马上搬走。他总觉得南部对他有吸引力。再说他手里的钱足够买一栋大房子，置一小份田产。

罗伊马拉倒是表示愿意向他提供方便：即在距此遥远的南部，他有一座废弃的庄园，可以把房子卖给古斯塔，还可以把周围的土地租一些给他……"你还可以替我把那儿的森林管起来。"罗伊马拉补充说。古斯塔未置一辞地走了。罗伊马拉跟着古斯塔来到已属于他的"第三个庄园"里巡视了。进了院子，他说：

"这里的房间我都看过了，我觉得你不需要占两间，因为

挨厨房那间面积很大。再说，谁都能看得出你家里马上要减丁了，你那两个大孩子已经不行了……这里我还要顺便说一下，你要提防你的老丈人家里的人，他们一来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拿走东西。一旦这里少了什么，你可得负责任，因为我是原封不动地把庄园买过来的。”

古斯塔听任他边数落，边哼哼，等罗伊马拉走后，他走进房间，看见两个孩子确实在垂危中挣扎。男孩子就在当天死去，女孩子等到第二天才死。

在手头拮据了许久之后，现在，家里变得宽余了。如今是什么都不缺少：牲口有了草料，全家有了吃喝，甚至还可以讲究点阔气。希尔玛还和小时候一样爱吃煎饼。她做的煎饼，鲜软可口，放在手里一动就裂。她还做给女仆们吃，大家都觉得在惆怅中混日子，已经等到了尽头：两个生前形影不离的孩子，现在肩并肩地躺在木板上，被安放在谷仓里。他们的遗体冻成了紫色。而西丽亚却康健如初。当年，姑姑一走希尔玛就入主萨尔麦卢斯农庄时的那种惬意心情，现在又回到了他们当中，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浓。

古斯塔的运气不坏，他买到了一座完全合乎自己心意的房子。还是在签约出售农场的那天，警察局长告诉他说此去往南隔两个教区之远的地方，有一座房产正待出售。这位局长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详细讲述了由于一桩意外的事件，导致主人卖掉这份房产。临走时局长再一次叮嘱他说：“你亲自去看看吧！”古斯塔对这位局长很信任，听他这么一说，只看了一次就成交了。

古斯塔现在是百事顺利，他把自己的可动产细心地清点了一番，把应当交罗伊马拉的东西和应当由自己拍卖的东西分放

开来。并选定在半个月之后的礼拜一——即两个孩子出殡后的第二天进行拍卖。

在等待出殡和拍卖的日子里，对古斯塔全家以及整个农庄的人来说，是一个休养生息的阶段。古斯塔借口买房子，遍踏了农庄的每一块土地，好象是去向它们诀别。他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着最亲切的回忆，他甚至回忆起童年时代同长工们在一块时的一些奇遇。一次，他路过沃兰马门前，回忆起第一个孩子降生前夕的圣诞节的一天里……当时觉得精神空虚，虽然已给马饮足了水，但没有马上回家。

这些日子，希尔玛不时进村采购东西。或乘车，或步行，完全视路程的远近而定。一天，她把冷漠的丈夫撇在家里，独自回娘家去看了看。

不久，木匠送来了两口棺材，家人为孩子穿上葬服，入殓了。身躯瘦小的女孩穿的是洗礼用的长裙。当女仆婉转地提醒希尔玛，裙子应作它用时，她苦笑着回答说："让她穿着这件裙子走吧！我再不会有孩子要洗礼了，也不想把它留给别人。"

在这些日子里，西丽亚似乎成了特殊的人，大家简直不知道如何宠她才好。古斯塔更是经常抱她出去玩，甚至给她穿上厚实的衣服，抱她到旷野里去兜风。他绘声绘色地同女儿说着什么，仆人们看了，觉得既悲哀又伤感。因为他们从未见过少东家这样对人讲话，无论是孩子们或对其他任何人。

庄严的日子临近了，这在萨尔麦卢斯家族数百年的历史上是一个带转折性的时刻。古斯塔的长工们都转入罗伊马拉名下了，并且已开始给罗伊马拉干活了。正因为如此，孩子们的棺材是由沃兰马帮着拉到墓地的。这位沃兰马老爹嘴里总是抱怨

不休，火气很大。古斯塔的车上坐着全家人。希尔玛已经疲惫不堪了，而且在这数九寒天里他们把西丽亚也带出来是不明智的。不过为哥哥姐姐送终是情理所在。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以世袭农庄主的身份外出。明天便是拍卖日，夫妇俩将携带着共同购置的坛坛罐罐离开这里了……他们都老了很多，在希尔玛身上，再也找不到一丝一毫当年作姑娘时的丰姿秀逸了。现在的她简直象一个帮工的村妇，她腮帮子下垂，染了色的头发稀疏零落，一点儿也没有同龄妇女常有的风雅。往日那丰满的身躯，如今变得骨瘦如柴。

古斯塔尽管也显得衰老，但世袭的轩昂风度却不减当年。在送葬的过程中，他动作利索，寒风和阳光给他的面颊罩上一层红棕色。一位年轻时总爱偷看古斯塔并希望引起古斯塔注意的妇女，也来到了墓地。她从侧面看了看古斯塔，不禁心潮起伏。古斯塔这时裸着头，正在聆听神父的祈祷。她目不转睛地瞧着古斯塔，看着他昂首挺胸通过教堂中央通道，到死者家属的座位上入座。看着这对夫妇，许多人都在伤心抹泪：作丈夫的那平静的脸上掠过一丝苦笑，作妻子的已是精疲力竭。人们对她没有什么好指责的，除了觉得她没尽到责任之外。本来嘛，一个出生于穷家寒舍的姑娘，怎么会有管理这大家大业的天资呢？

人们注意到古斯塔家唯一幸存下来的小姑娘跟在爸爸妈妈身边碎步小跑着，同时对于出现在跟前的新鲜事情问个没完没了。她有一双褐色的眼睛，十分可爱。她长得既象爸爸，也象妈妈，可惜她不能在祖先留传下的农场里成长了。突然，她提高嗓门问拉乌娃和塔维蒂哪里去了？他们为什么不来？她的话在教堂的大厅里回响着。这时参加送葬的人们全都站好了，接

着教堂的管风琴响了，这声音对西丽亚来说是永生难忘的。后来，当她的灵魂从基埃里卡家澡堂隔壁的斗室里升天的那个早上，处在昏迷中的她所听到的，无疑也是这种声音在陪伴着燕子的啁啾。现在，她是活着的，而且她难以想象到自己的哥哥、姐姐再也活不过来了。在回家的路上，当他们路过公墓时，她要爸爸妈妈到公墓里把哥哥姐姐找回来。妈妈告诉她说哥哥姐姐已经升天了，永远也不回来了。西丽亚对妈妈的话反复思索着，直到进家门时还在思索：哥哥姐姐如能回来给她讲讲天上那奇妙无穷的事情该多好啊！

来看他们的，只有本家族的一些人。罗伊马拉也意外地来了，他一进门就说："我原以为这里客人很多呢。"他此番登门是为了征集人们在一份要求沙皇尊重芬兰主权的请愿书上签名。古斯塔知道其中原由，不过他现在对这类事已是漠不关心了。他找来了笔墨，刚开始在上边写字时，希尔玛进来了，没好气地说："你给罗伊马拉签署的字据还不够多吗？"罗伊马拉也生气了，他反唇相讥说："这不是给我罗伊马拉签的，再说，古斯塔给我签的字据远比不上为普利塔里签的字据带来的后果严重。"然后，他习惯地咳嗽了几声走了。

这个星期天的傍晚如平常一样。血红的落日影子，象许多个世纪以来一样，映上客厅的地板上。一对朱红色的安乐椅仍守在通常的位置上，椅背上的那对竖琴，雕刻得十分精致。椅子底下的那块地面，在椅座和鞋子常年累月的磨蹭下，早已变成一个大坑。挂钟仍在不停地摆动着；壁上的大挂历仍悬挂在离窗口不远的那颗钉子上。整个房仍散发着惯常的气息。然而一切的一切实际上皆非昔比了，这暂时的平静只不过是在等待最终的处决。罗伊马拉出门时问古斯塔：

“原订明天上午的拍卖没变化吧？”

“明天上午九点开始。”古斯塔苦笑着回答。希尔玛跟着进来了，说了一句十分难听的话，不过别人都没注意到。

古斯塔拍卖家私这件事，十分不同寻常，它吸引了许许多多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前来看热闹的。有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家伙，对每一件东西，每套衣服或用具都要说上几句放肆的话。他就是伊瓦里。这一天他可开心了，幸灾乐祸到了极点。在场的人有时也挖苦他几句，不过他是一个任凭怎么挖苦也不生气的厚脸皮。

这虽然是姐夫和内弟之间最后一次相遇，但彼此仍然争吵了一顿。那里在古斯塔因事离开现场的一会儿，估价人把一套木工工具和作业台拿出来叫卖。古斯塔原想把这套工具留作己用，由于伊瓦里想买，古斯塔就在价格上同他相互哄抬起来。

“你搬家以后，这个工具台有什么用？”伊瓦里在狐朋狗友的狂笑鼓舞下，问古斯塔。

接着他又出了个更高的价格，这个价格显然已经超出了情理范围，古斯塔紧跟着叫了个更高的价格，因为他不愿意放弃这套工具。

“你以为你的叫卖声也值钱吗？”小无赖说。这话太过分了。人群中有些对伊瓦里本来就想讥笑，听了他这句话忍不住哄堂大笑起来。古斯塔脸唰地红了，惯常的笑颜从他脸上消失了，在场的正派人全都站在这位昨天为一双儿女送终，今天又变卖世袭农场的人一边。伊瓦里的脏话引起的狂笑骤然停止了，只听古斯塔回敬说：

“别忘了，你还欠着我的钱呢！”

谁都记得十年前发生的那些记录着这个小流氓可耻行为的

事件。当然，那桩事情本身算不得什么，但毕竟是些见不得人的丑事。在场的人一听此言，心理上产生了急剧的变化：因为这句话立即使人们想到古斯塔是一位行为端正的人，他既没有嫌弃出身于普利塔里家的妻子，更没有在普利塔里家遇到那宗尴尬事时撒手不管，而是自己出钱将其了结了。当然，如果他真撒手不管，也许对自己会有好处。特别是当他讲到为了这位内弟，他曾两次花费巨款时，人们对这位即将离乡背井的人寄予同情。在此之前，古斯塔从来没有对人谈过这件事。

“那好，把你的破烂货留着自己用吧！”小流氓一边吼叫着，神气地环顾周围，想求得他人的支持。然而人们的同情心这时都转向了古斯塔，都朝着伊瓦里起哄。

这桩事情之后，古斯塔更喜欢自己的工具台了。搬进新居之初，他经常用这套工具干活，凡是搬家时不值得携带的用品，他全都用这套工具自己制作，还为邻居们制作了各种器具，因此他很快就受到左邻右舍的赞许，都夸他心灵手巧，不说空话。在搬出萨尔麦卢斯庄园时，有一批漂亮的木器家具，包括他父亲生前购置的，全都运到新居来了。前些年因为日子困窘，一直闲置未用。

离开故居时，希尔玛哭了，这是意志薄弱之辈面对着不可逆转的局面所发出的无可奈何的哀鸣。她哭了，因为她舍不得自己的奶牛、牲口——现在它们已属别人所有了。她舍不得孩子们在冬天里天天抱进抱出的那只猫，舍不得长眠在这儿的一双儿女，她也为怀抱的女儿西丽亚伤心落泪。她长着一双大眼睛，长长的睫毛，十分可爱。就这样，她哭着离开了生活的农庄。想当初在一个秋天的日子里自己来到这个农场时，是多么年轻。当时的心情简直是乐不可支。那时候她是以一种非正常

的方式，带着自己的意念和想法来到这里的。老东家的阴魂和他未能说出口的话还回荡在这座房子里。

如今在离开这里的时候，她变得瘦骨嶙峋，脸庞干瘪，满面泪痕。在走近一个十字路口时，她看到母亲和妹妹站在远处目睹他们往远处走去。他们各自也都老了许多，但本性依旧。娣尔达象以往一样，似乎想说上几句恶语。小妹妹仍是一副不可驾驭的神气。但她俩都未敢走近。沃兰马老爹赶车拉着东西在前边走，古斯塔挥鞭拉着一家人在后边跟。沃兰马老人家脸上表情沉重，觉得在萨尔麦卢斯家这块传统的领地里，今后只剩下自己这把老骨头了。

大车已奔驰在通往普利塔里农舍的路上了，萨尔麦卢斯农庄再也望不见了。希尔玛由暗自落泪变为泣不成声。因为她预感到要同这块土地生离死别了，即将一去不复返地进入异乡他邦，走向一个陌生的世界。

古斯塔默不作声地走着，由于风大，他替西丽亚正了正帽子，不过这完全是多余。对他来说，这一天丝毫不感到难过，他在内心里已经斗争过了，知道该往哪里走。因此这一天他有“如释重负”之感。

希尔玛哭泣了很久很久，沃兰马无端地对马发脾气。他已经衰老不堪了，当车走近十字路口时，看到希尔玛伤心叹息，回想起普利塔里一家在决定自己的以及东家的命运时所扮演的角色，他下腭不禁颤抖起来，眼睛也湿润了。

途中，他们穿过萨尔麦卢斯农场的一段森林，如不是看到一群人正在那里伐树，他本来是不会多想什么的。那些都是罗伊马拉家里的长工，其中有些人还在古斯塔家里干过活。他们刚刚砍倒了一棵大杉树，正在削去枝丫。看到古斯塔的车打这

里路过，他们干着手中的活，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们，每个人都久久地伫立在原地一动不动，好象他们觉得这行人去得过分匆匆。

古斯塔有点沉不住气了，就好象又一次隔着门朝父亲倒下去的谷仓里瞟了一眼时的心情一样。这时他想到了自己的死。自问：自己会在何时何地被死神掠去呢？希尔玛已经平静下来了。沃兰马丢下马缰，让马随意往前走着。黄昏时分，他们接近了目的地。

后来如何进入新居的，西丽亚一点儿印象都没有。因为走到后来她睡着了，而且睡得十分香甜，大人把她抱进屋时也没把她搅醒。原先的住户在离开前还把炉子生上了火。在往屋里搬东西时，门一直敞开着，这样一来，室内很舒服，西丽亚和着旅途的衣服躺在大桌子上继续熟睡着，一直到父母把床铺铺好，烘暖。

第二天，当她睁开那双褐色的大眼睛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流进室内的阳光。一道道光束射在这陌生而舒适的房间的地板上。爸爸妈妈都在家，他们和原先一模一样。爸爸在窗前刨着木头，母亲蹲在架着锅灶的火炉旁边削土豆皮。家里没有拉乌娃和塔维蒂的影子了，他俩已长眠在故乡的黄土之下。父亲的木刨里吐出一卷卷奇妙的刨花，莫非这是工房？因为在此之前，她醒来时从没见过爸爸在工作台上刨木头。她对今天早上的事感到蹊跷。母亲手中的刀子在土豆上滑动着，莫非这是厨房？妈妈现在干起女仆的活儿了？最使她惊异的是太阳和光束通过三个窗户流进房间里来，而原来的家里墙壁上只有两个窗孔。一睁开眼睛就看到爸爸妈妈在同一房间里劳动，真叫稀奇！

一切都还好，不过母亲是带着咳声削土豆的，脸上露出痛楚的神色。西丽亚知道，如果她现在跳下床朝母亲奔去，母亲会马上丢下手中的活来抚摸她，哄她；爸爸会放下手中的刨子，瞧着母亲和她笑起来。然后会抱着她到户外去，到不间断地朝室内投掷美妙无比的光束的地方去。

这，无疑是深深地刻在西丽亚脑海里的最初印象，并且终身难忘。她还记得父亲确实领着她围着新居观看，把她抱在怀里，无休止地向她讲述着，有时候把她放在地上，抓起一把雪，捏成个小玩艺儿扔给她，让她拿着玩。这一切，她都记得真切，但她已说不清当时是怎样从床上来到父亲怀抱的了。

她确实记不清了，因为那天早上母亲一反常态，既没有吻她也没有抚摸她。在帮她穿衣服时，母亲始终是愁眉紧锁。这是她一睁开眼就看到的。那时父母还不知道她已醒了，并已在观赏太阳和光束。

一个削土豆的、疲惫不堪的妇女——这便是母亲留在西丽亚记忆里的最后形象。母亲又活了些时日，但后来的生活情景，西丽亚已记不清了。当附近湖上的冰层融化到谨慎的人再已不敢踏上去冒险、莽汉们把马赶进湖中游泳时，希尔玛病倒在床上，再也起不来了。希尔玛的这场病对古斯塔来说是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对他最后的一次考验，其严峻程度可以同不久前在罗伊马拉家画押卖掉产业之举相比。不过这一次不蒙受耻辱，只是他家里减少人丁过程中的一个带有决定意义的阶段而已。

从前，他往门后背放置马具时，曾把身子倾在那个后来成了他爱妻的美丽少女肩上。今天，一位乐于助人的邻家妇女看到他把脸贴在即将咽气的妻子那冰冷的前额上。希尔玛此时神

志完全清醒，她尽力向丈夫露出笑颜。无意间看到这个难分难解场面的邻家妇女，难以想象到做妻子的笑颜里包含着什么情意。

此时，西丽亚正在户外玩耍，她刚刚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异的现象：从湖畔传来了一种奇特的、持续不断的轰鸣声，一种低沉的碎裂声。不时地还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断裂声。小姑娘忘掉了一切，专心致志地听这种响声，连母亲如何出殡的，她也完全没有印象了。晚上，爸爸告诉她，妈妈到拉乌娃和塔维蒂那儿去了，可西丽亚觉得弄清楚是什么东西轰鸣了一个下午，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父亲一边帮她脱衣上床，一边告诉她那是湖冰消融的声音。他说："要知道，当夏日一结束，天气就变冷了，而且越来越冷，花儿、蝴蝶全要被冻死，湖水要结冰。我们这个湖在进入秋天后也要冻结了。但是再往后，当太阳一出来，大地回暖，一切都又复生了……，湖里的冰开始融化，边融化边发出断裂声和轰鸣声……"

说到这里，古斯塔看到他唯一活下来的独苗——如今他唯一的亲人已经熟睡了。她是在爸爸讲到花儿和蝴蝶时昏昏入睡的。可以说，小姑娘是想陪伴那些花朋蝶友欢快向死亡走去。

春意越来越浓了，古斯塔在他的小屋里生活着，衰老着。已经向他袭来的多种病痛，到了这个季节有所松懈迟缓了——他自己也说不清这些疾病始自何日。透过漫长而暗淡的生活画面，他眼前再现了当年无比的幸福时日：即年轻时度过的那些黄金般的恬静日子。的确，从前的他很爱清静，而且后来也始终如此。然而当年那黄金般的光华逐渐从他身上消逝了，如今到了风烛残年。

春意越来越浓了，万物在复苏，生命力日趋旺盛。在父亲的眼里，小西丽亚成长得比从前更欢快了。该给她买条新裙子了，因为冬天穿的那条裙子的颜色变得象雪化之后露出来的泥土。应当让她穿上色彩更明亮的新衣，就象房前屋后那些冲破灰色泥土刚绽放的小花朵一般鲜艳。他抽了一个礼拜天带着女儿进村去找裁缝店。

在裁缝店里，大家欢天喜地，人人都以能亲手给这位小姐量体裁衣为快。人们看到这位守本分的农民花钱为女儿定制这样的衣服，都深受感动。当古斯塔领着西丽亚走出店门后，人们议论开了。

“是啊，这位可怜的小姑娘刚搬来不久就死了母亲。”

“她父亲对她的关怀可真是无微不至。”有人补充道。

接下去人们又谈了些各人所知道的关于新搬来的这家人的情况，有人说，听说这家人是卖掉了在某某教区的田产后搬到这儿来的。有人反驳说，古斯塔不象是个破产的人，肯定是个享有年金收入者。他之所以放弃经营的农庄，是因为妻子有病，孩子夭折，故此买了这么一小块土地经营……

古斯塔和西丽亚在回家的路上，一见到新鲜事就聊起来：

“为什么湖面上银光闪闪，好象许多许多发光的小鱼在游泳？”小姑娘问。

“那是因为水波在荡漾。你瞧，就象这个——”古斯塔用手作了个波浪动作，“每一道水波都如同一面镜子。同太阳形成反射——好了，回到家我再详细给你解释。”

进了大门，西丽亚哼着曲儿，欢欣雀跃地在前头走，古斯塔开心得象个大哥哥似的在后头跟着。父亲从墙上摘下镜子，想给女儿讲讲湖波反光的道理。刚刚讲了几句，他就自顾不暇

了，只好冲着他的学生讪笑，提醒她别把镜子跌到地上或撞碎在墙上。因为西丽亚一玩起镜子反光的游戏来，就兴趣盎然，根本不容他继续讲下去。她没完没了地把手中的光束忽儿照到墙上，忽儿照到地板上，忽儿又照到炉角里。她灵机一动，把光束照到爸爸的衣服上，下巴上，接着又照到爸爸的眼睛上，晃得爸爸眯起双眼，最后不得不把头扭到一边。这时，她简直乐不可支了……后来她又去照床底下、工具台、最后又回头照她爸爸。

古斯塔对女儿的兴奋程度感到意外。他虽没有直接去想原因，但总觉得其中有些发人深思之处……这孩子以往从来没有借光作过游戏。这天乐呵得太久了，父亲让她收起镜子。

父女俩过着不好不坏的生活。古斯塔除了做饭之外，差不多整天守在作业台前。他不喜欢招待客人，凡是能免掉的全都免掉。免不掉时，他便去找村头的老太太米那来帮忙，因为她是专门为人作短工的。附近还住着一对老夫妇，祖辈上同古斯塔家沾点远亲。他们早就知道在遥远的地方的萨尔麦卢斯一家的情况。现在，老妇人有时给古斯塔送来些新烤的面包。古斯塔把搬来的一把漂亮的安乐椅送给她，她那把老骨头总喜欢坐上去逍遥逍遥。

父女俩孤身索居地度过了搬进新居后的第一个夏天。小姑娘已经能叫出许多鸟儿的名字，能认出更多的花儿来。她还看到孩子们全都头戴大沿帽、裤腿高高卷起，手持钓鱼竿沿湖边端坐，不时地朝这位穿戴整齐、站在高处观看的小姑娘投来好奇的目光。这些小家伙们听大人谈起过这家新搬来的一老一少，过着离群的生活。

收获的季节到了，那位热情的老农来求古斯塔帮忙收割，

古斯塔答应了，还把西丽亚也带了去。白天，老农家的孩子们陪伴着西丽亚在庄园里玩。在这里，她还认识了米那的两个孩子。听人说这两个孩子没有爸爸。

“他们的爸爸是死了呢，还是象我妈妈那样躺在教堂边的公墓里？”午休时，西丽亚纠缠着爸爸问。

“也许吧！”父亲笑着回答说，不过笑的时候，故意躲过了草地上那些人的眼睛。因为出自本能，他的一举一动仍象当年的少东家。

“不对，他没进坟墓，他今天也在田间割麦呢。”一个多嘴饶舌的裁缝插话说。在这个大忙季节里，连他也丢下了活计，操起了镰刀。按照古斯塔的脾气，听了这不入耳的话他会不屑置理而拾腿走掉，以便让人知道少东家不高兴了。可惜他不再是“少东家”了，只是一个来这儿干活的帮工而已。再说，上工钟敲响之前，他能到哪儿去呢？还是同女儿一起呆在这儿，等待那两个“没爹的孩子”来领她去玩吧。但是古斯塔心里总觉得不是个滋味。因为西丽亚一直追问：“照这么说，他俩有爸爸了？”他尽力以得体的语调回答说：“看来那位裁缝很了解情况。”然后又用一种使西丽亚不敢不听话的口气说：“不要再问了。”西丽亚默默地走开了，但她没有马上去找米娜的孩子们。大人们全都默不作声，从此他们对古斯塔的看法变了，虽说变化不大，却很重要。下午吃过点心，人们就近在房屋周围收割。孩子们也来到他们当中，西丽亚守在爸爸身边寸步不离。

夏天过后不久，家家户户谷仓的屋顶上升起了青烟。一只伶俐的小鸟飞来落在西丽亚的窗前，探头探脑地朝屋里张望。“这是一只山雀！”父亲说着去抓来一把面包屑、小肉块撒在

窗台上。他刚躲开，山雀就飞回来，用爪按住一块肉啄吃起来。整整一个冬天，西丽亚把这只山雀视作自己忠实的同伴。她认为每次飞来的都是同一只山雀，因为她很少看到同时有几只出现在窗前。如果看到有第二只山雀飞来，她总认为先来的那只是“老朋友”。

西丽亚在生活的海洋里漂流着，越来越望不到岸。她的各种官能都在成熟着，其感触的范围也扩大着。外部世界正是通过这些感官，把各种印象输入她的大脑，在大脑皮层上打下印记。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印记因被贮存在偏僻的角落，大脑的主人成人之后尚不知道自己脑子里还有这些印记的存在。不过，那些被打入冷宫的印记，也在不停地活动着……

在搬来后的第一个冬天里，西丽亚的记忆中出现了一段空白。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山雀们徒劳地在屋檐下呼唤，在窗台上蹦达。那里，一点儿食物都找不到，屋子里也一片沉寂。这家的男人走动时，总是蹑手蹑脚的。山雀在窗台上怅然等候了许久许久，直到天黑才归巢而去。

在这些寂静的日日夜夜里，西丽亚一直躺在床上。有天夜里，她真的清醒过来了，但记不起自己什么时候入睡的。尽管她认出周围那熟悉的一切，但仍旧觉得自己仿佛刚刚降生于人世。

她周身发烫，口干舌燥，但叫不出声来。室内一片昏暗，在靠近窗户处，有一团别致的亮光，很象某个庞然大物在隔窗往里张望。因为她躺在床上，无法看清那个庞然大物是什么模样。亮光透过窗户流进室内，映出一个坐着的人的侧影。几乎与此同时，传来了什么东西的破裂声。西丽亚吓了一跳，坐在

窗户旁的那个人也为之一震，立即回头来瞧躺在病床上的小姑娘。她认出来那就是爸爸。他的身影移动了，他来到女儿身边，用手抚抚她的前额和胸脯，从桌子上拿起一杯水，一只手扶着她，另一只手喂她喝。

接下去，她又什么都不知道了。那个男子又回到原先的位子上。他睡不着啊！女儿处在病危之中，难道她也要丢下爸爸而去吗？他仿佛已看到了自己的孤苦伶仃的老境了，这个念头象在雪原上飞翔似的，骤然清晰起来。他真的要举目无亲了，这等于要他的老命。他这个人对许多事情早已心灰意冷，唯有这个小女儿还维系着他的生命。

这位孤独的老人越想越悲伤。他勉强能听见西丽亚的呼吸声，还听见她为减轻病痛时而发出的微弱的呻吟声。她那幼小的灵魂深藏在滚烫的躯体内，然而她自我感觉却是冷彻骨髓。她仿佛觉得躺在自己继承下来的萨尔麦卢斯庄园的大房间里，房间里只有自己一人，门敞开着，大雪涌了进来，雪中夹着一只猫，这是一只从未见过的猫，个头有狗那么大，毛色吓人，眼睛和嘴圈黄、绿间杂。它凶狠地叫着，好象也挨了冻似的。它扭头看见了小姑娘，于是弓起身子逼过来，象要扑向一只小老鼠或一捆麦秸似的。它朝动弹不得的西丽亚扑来，蹲在她的胸脯上，舔着嘴唇咆哮着。它非常沉重，伸展开四爪，沉甸甸地压在她的身上。一会儿它又爬起来，伸出利爪插进她的胸腔。

父亲点亮油灯，两手交叉着守在病榻前，一股巨大而强烈的父爱在胸中奔腾，他没去触动女儿，因为他知道女儿正在搏斗。但他的心已和女儿紧紧贴在一起，这更胜子用肉体去拥抱女儿。他过去从来没有作过祈祷，现在想祈祷一番了。眼前出

现了女儿生活成长的画面。她即将成熟了，变得又漂亮又苗条，可现在，她的灵魂正经受煎熬。这番思绪代表着他的希望和虔诚的祈祷，他相信通过这样的祈祷能使女儿化险为夷。他还忏悔自己曾经有过的那些不智之举，觉得女儿的这场高烧将使他从此洁身于红尘了。

东方欲晓，父亲再次摸了摸病女的前胸，发现她汗流如注。虽然他缺乏医疗常识，但也懂得应该让病人安静。他替她轻轻地盖好了被子，免得她着凉。他专心致志地侍候着女儿，觉得自己几乎成了一个贤妻良母……。他生上火，为女儿找来了内衣，待她醒来时替换。他泡了一杯浓咖啡，好喝了提神。一切都还正常，西丽亚的呼吸也很均匀。他往壁炉里加柴，一边思索着如何给女儿换掉内衣。他还喂她喝了几口咖啡。

病人不发烧了，如此迅速地退烧，多少使父亲有点不安。几口咖啡下肚，西丽亚觉得有点力气了，能够说话了，而且口齿清楚，表情愉快。她简短的几句话，如同黎明的曙光，唤起了爸爸心中的希望。她说，夏天马上就来了，那时我即便死了，也不至于把我扔到冰冷的谷仓里去……。她想起了山雀，问爸爸有没有喂它们。父亲这才想起来把这件事给忘了。他笑了笑，马上去补救这个疏漏。不一会儿，他进来告诉西丽亚说一切都办好了，只须等待片刻。他还告诉女儿："在你患病期间，小鸟们为了不惊扰你，它们暂时飞走了。一旦它们知道你病情好转，肯定会马上回来的。现在你得保持安静，不然会再烧起来的。"

不久小鸟就飞回来了。因为西丽亚非常想看看它们，古斯塔只好轻轻地抱着她来到窗前，西丽亚看着看着。开心地笑了。壅塞的肺叶，使她笑声变得沙哑。于是她喘息起来，古斯塔知

道她需要歇歇气了，马上把她抱回床上。

就在这天，那位好心的老妈得知消息后，给病女送来了糖果。她进门后看到这间矮房下的父女俩睡在同一张大床上，西丽亚侧着身子躺卧在古斯塔旁边，而古斯塔用胳膊垫着女儿的脑袋，姿势之绝妙，是许多作母亲的所不及——好心的农妇心里感慨一阵之后才叫醒他们。

古斯塔觉得女儿犹如失而复得。康复的阶段是令人愉快的。他常常瞧着西丽亚，心里在想如果女儿真的一命归天，他该怎么办呢？不过——既然她已经下床了，那就说明人世间还有她的一席之地。心地纯洁的古斯塔象作漫长的祈祷似的常常不由自主地陷入冥想，暗自祝愿一切能如愿。有时还反省着自己应当受到良心责备的那些思想和行为。

西丽亚一经康复，接着就开始迅速地成长发育了。现在她开始偷偷往小院外头溜了，古斯塔不得不对她严加管束。因为他不希望女儿象米娜的孩子那样常常去庄子上游荡。然而他对女儿说不清楚哪些地方不该去，以致于西丽亚有时候竟跑迷了路。星期天的傍晚，她常常同米娜的孩子们一道往村头一片可供玩耍的场地跑去。她觉得那儿的气氛轻松、愉快、新鲜。她要一直玩到爸爸在树林边喊她时才走。每到这时，在场的孩子瞧着可怜的小姑娘丢下兴高采烈的同伴朝爸爸走去。这对她是一种惩罚，比打屁股更加残忍的惩罚——再说西丽亚从来也没有挨打过屁股。古斯塔拉着女儿，沿着林荫小道走。路当中不时会遇上水坑，因为她无暇顾及该如何落脚，所以烂泥常常灌进鞋里。父女俩一言不发地回到了小屋，西丽亚拖着脏脚进了家门，爸爸去找水桶打水，一张口便命令："西丽亚洗脚！"

随着西丽亚的成长，这类事情发生得越来越频繁，因为古

斯塔不善于正面教育女儿。

后来，西丽亚到了读书的年龄，父亲到庄子上给她买了一本装帧漂亮的拼音读本，开始教她学字母和发音。有时候，一位同西丽亚要好的小姑娘来看她，她俩边小声说话，一边翻着读本。每当他们嘀咕过后，古斯塔发现女儿知道许多自己从未教过的事情，有些事情甚至连自己也一知半解。于是他觉得女儿有点儿不规矩了。

西丽亚先是在一所流动学校读书，后来又转到距家两公里远的一个镇上读小学。当她读到最后一年时，在春初的一个礼拜天发生了一桩在父女俩之间绝无仅有的事件。那时，户外的冰雪正在消融，古斯塔象平日一样躺在床上，西丽亚心不在焉地翻着她的课本。因完成作业后时间还早，她就读一些课外书，有时同爸爸答话，问爸爸一点什么。如果不是非答不可，古斯塔就继续默不作声地闭目躺着；如果西丽亚是正面提问，他便翻翻眼皮，及时给以解答。这天，西丽亚正在读她的《圣经读本》，里边有一幅巴勒斯坦或者说是圣地的地图。她就这幅地图提了一大串问题："耶路撒冷城现在还在吗？""伯利恒城呢？现在还有吗？""既然地图上有，那当然就是还有。""人们为什么管它叫'圣地'呢？"古斯塔于是作了个冗长的解答。刚说几句，就暴露出自己知识的欠缺。他忽然间模糊地想起来了，人们不是长期在谈论着耶路撒冷城的被毁吗？他记得《圣诗集》的末尾有一段很长的记述，小时候的一个星期天，妈妈曾念给他听过。于是他爬起来，到橱里去取那本厚厚的《圣诗集》。西丽亚莫名其妙地瞧着他翻阅那本厚书。他终于找到了那一段，拿来摊在西丽亚面前，用食指指着，让她高声读读，然后反身躺回到床上。

西丽亚手捧着书读了起来，其中有那么一段内容令她震惊，书中说：

韦斯巴芗打进了人口稠密的加利利省。对该省洗劫之残酷，使人看不到这场烧、杀、抢劫的尽头。他下令屠杀了众多的犹太人。其中有一次，除妇女儿童外，单单健壮的士兵就杀了五万。无论是青年，老年，无论是怀孕的妇女或襁褓中的婴儿，无一幸免于敌人的毒手。韦斯巴芗把六千人遣送到阿瑟去挖地峡，三万名犹太士兵被当着奴隶卖掉，另外五万名在绝望中跳崖自尽……之后，他占领了加达拉城，同他的副手普拉西德一道下令杀害了近三万名逃难的平民，生俘了两万。那些逃离虎口的人，全部跳进了约旦河，他们的尸体一直被冲入阿斯法尔特湖，今天人们称它为死海。

房间里，气氛肃穆。西丽亚继续往下读，父亲躺在床上听。有时，她在不该停顿的地方停下来换换气。末尾处，她读道："因此且莫以为对恶人的惩戒绝非燃眉之急。渎圣之人必将遭到耶路撒冷同样的结局。我们对此应熟思之，铭记在心，忏悔我们的罪过，使之成为真正的基督。阿门！"

接着西丽亚翻完了最后的几页，用她那童音朗读了书末的几行诗，最后一句是："光荣属于上帝。"

西丽亚霍地合上了摊在餐桌上的圣书。古斯塔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好象是为了使诗文动功力更充分地发挥出来一样。西丽亚面颊发烫，在房间里踱了几圈，思索着下面该做什么。院子里，冰雪在继续融化着。天已过午，天空中、大地上、树枝间，到处光辉灿烂，美妙无比。

西丽亚拿起围巾和手套，瞟眼看爸爸是否在注意她。只见爸爸一动不动地仰面朝天躺着，双目紧闭，脑袋朝一边微侧。

他这个姿势使西丽亚能清楚地看到他的下颚、鼻孔的圆弧和深陷的眼窝。她觉得父亲的这副模样很怪。她走到院子里，套上滑雪板，毫无顾忌地飞向湖边，冲向冰冻的湖面。身体轻盈的西丽亚顺着光滑的雪道往禁区飞去。那时冰上的积雪已经融化，冰面十分滑溜，有些地方湖水已漫出冰层。从湖岸到湖心的冰区只剩下一条狭窄的冰廊相连。西丽亚朝这条走廊滑去，圣诗使得她心潮激荡。湖水忽然出现在面前，她停住脚的一刹那，感到太阳穴的血管在猛跳，脚下响起了低沉的轰鸣声——即送母亲出殡那天听到的声音。不过响声比那时低，由远及近，好象是在附耳责备她……。她的滑雪板刚刚驰过，冰层就从身后断裂了，这下子西丽亚着慌了，想返身回岸边，但不行，通道已被混浊的湖水切断，脚下的冰块也开始晃动了。随着冰块断裂声和心脏的跳动声，仿佛传来了父亲的呼唤。怎么办呢？她没有想到要呼救，浑身哆嗦成一团，脸上泪水横流。恰好有两个散步的人打这儿走过，他们见此情景立即停住脚步。西丽亚在呼喊，她想透过树丛再看一眼自己的家门。

脚下的冰块在慢慢地移动，不过还算平稳。两个散步的人拔腿朝湖边奔来，当他们快接近冰沿时，古斯塔抢先一步冲到他们前头，头上没戴帽子，身上没披大衣，两眼冒着火花。那两个人还没来得及采取行动，他就一个箭步跳上一块漂着的浮冰，接着又跳上第二块，一把抓住了亲生女儿，把她抱起来，又猛力一跳，想跳回岸上。但因离岸太远，只来得及把西丽亚推上冰块，自己却落入水中。

他紧紧抓住一块冰浮出水面，湖水淹没了他的双肩，两个散步的人惊异之余想到：这个抢在他们前边的人眼里迸射着如此可怕的凶光，是不是要同他们打官司了？古斯塔这时跑过去

揪住西丽亚的头发，使劲地搡。西丽亚一声没叫，她那双受惊的眼睛瞧着爸爸。“这是你干的好事！”父亲咆哮着，下巴在哆嗦。慢慢地他平静了，朝周围看了看，带着西丽亚匆匆往家里走去。

这一切都被邻家的老农妇隔着窗户看见了，当时她正坐在摇椅上晃悠，还未来得及站起来，事情已经结束了，但她知道现在该做点什么事。她先走到柜橱前，取出一瓶烈性酒和几粒樟脑，接着把女仆叫到跟前，吩咐说：“如果不马上采取措施，古斯塔会完蛋的，你把这些东西送去，告诉他，不要不好意思。”

女仆披上方围巾，出门而去。老农妇接着也穿好了衣服往古斯塔家走去。路上他遇上了女仆，知道古斯塔已经在按她说的做了。

当她进门时，古斯塔只穿着一条裤衩，两边面颊通红。方才那两道凶狠的目光已变成了温和而明亮的神色。他告诉老妇人，当他从睡梦中惊醒时，虽然还一无所知，但身不由已地往湖边奔去。好象有人告诉他女儿在湖上遇险了。剩下的一杯樟脑酒还放在桌上，古斯塔举杯一饮而尽。接着又说：

“刚才我完全昏了，竟去揪她的头发……我现在有点头昏脑胀……您送来的土方太及时了，否则谁知道会出现什么后果？”

老妇人也不知道后果如何。古斯塔现在的冲动劲是烧酒引起的，还是事故本身激起的？为了保险起见，她又泡了一杯樟脑酒，命令古斯塔喝下去，并嘱咐他赶快上床睡觉。她又拉过西丽亚观看了一番，确信这小姑娘不会有不测之虞之后，她才放心地离开了。走在路上，她回想起小姑娘大病初愈后，父女

俩睡在一张床上的情景，不由得笑了，觉得这父女俩很有趣。

夜幕降临了，古斯塔还在睡觉，西丽亚仍坐在窗前。父亲的湿衣服放在炉子上烘，西丽亚的湿鞋子底朝天放在炉前烤，室内鸦雀无声。西丽亚总觉得家里有点异样，而且不单是因为发生了这场事故，似乎感到打从读《圣诗集》那会儿起，有一种永恒的东西在涌流。眼前躺在床上的这个人似乎完全不是刚才让她读"耶路撒冷被毁记"的人了。这个人揪了她的头发，还把这作为一件无意中的行为而告诉了邻居大娘。她不由自主地再次瞧了瞧父亲的下巴和眼窝。

古斯塔落水挨冻之后没有病倒。第二天，他让西丽亚把酒瓶送还给老妇人，并照常干起他的木工活。事过之后，他表现出的温和态度在持续着。那些日子里，他逢人就讲他当时如何大动肝火，以致于"揪了小姑娘的头发"。当这句话终于把小姑娘逗笑时，他感到无限欣喜。

又是一个春天，西丽亚该去上教理课了。由于教堂离家有十多公里远，需要在那儿给她找个住宿的地方。其他女孩也都遇到同样的问题，所以她们全都三三两两地住进了教堂附近的农民家里。每到晚上，她们成群结伙地来到码头上，河堤边，倾听那里的青年人相互嬉戏、笑闹。女生中，有些受天生的秉性所驱使，也凑上去同那些青年人拌嘴卖俏。有些生来爱害臊的女生，这时开始思考起某些至今影影绰绰出现在脑际的问题，因为她们马上就是大姑娘了。夏天在日复一日地向她们逼近。今年将是她们进入自由生活的第一个夏天，她们当中有一些同伴将要知道作妇女的意义。

每到星期六下午，他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地，三五成群地离

开教堂而去。到了分手的时候，她们总要站在路口聊上一阵子。说来好玩，在这一点上，她们很象成年妇女。如果是男孩子，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不同村庄的学生一走到十字路口，就互相谩骂，石块纷飞，有时候还要动动拳头，教训教训那些在女孩子面前说话轻浮，或晚上在村子里、课间在教堂附近故意提高嗓门招花惹草的家伙。因为他们不敢在现场教训他们，怕遇上警察和神甫。

学了教理课的女孩子，象大姑娘似的举止高雅了。住得稍偏僻的女孩，每到星期六，家长就驱车来接她们。她们上了车，同长辈们并肩而坐，神情显得傲慢。无论是乘车的姑娘还是步行的姑娘，临别时都互相道别，既欢天喜地，又彬彬有礼。太阳光芒照着她们水灵灵的眼睛和闪光的牙齿。

西丽亚步行往家里走着，开始有两个伙伴，后来剩下了一个，末了只剩下自己了。正在澡堂附近砍劈柴的父亲肯定看见了她朝家门走来。西丽亚走近了，她没有向父亲问安，而是睁着大眼睛看了看他就进了屋。这是一个初夏的周末，天气晴朗，斧子的响声在空中回荡，木片四处纷飞，西丽亚没换衣服就走出来问父亲她可以帮忙干点什么。

“把劈柴抱到澡堂里，点着火，早点把洗澡水烧好。”古斯塔回答她。

父女之间就这样谈上了话。在这周末的晚上，样样事情都做得匆忙而愉快。父女之间情深意切，相依为命。洗完了澡，古斯塔来到窗前，梳理他那满头浓发。西丽亚则穿一身白衣服，象个含笑的幽灵在厨房里忙碌着，父女俩只是到了这时才有聊天的机会。父亲因没去女儿住宿的地方看过，他借机问起那里的情况，即便听到那里的条件不令人满意，他也不会说什

么，而是继续朝下问，并发现一些使女儿觉得彼此看法一致的评论。老人面朝窗户坐着，女儿看到他那魁梧而匀称的身影映在窗上，就象发烧的夜晚所看到的一样。然后，他上床睡了。房间里一遍沉寂，弥漫着老人晚间的沉思默想的气氛。

西丽亚轻轻地、没有任何响动地推开门，来到院子里。春日的暮色在这里留连忘返，远处，湖岸边，大路旁，那一簇簇盛开的野樱花，仿佛悬挂在空中；附近，鸟儿渐渐地不再啼唱了，但在远方的森林深处，还有几只高嗓子歌喉，用那单调而冗长的音节告诉人们：这北欧夏夜的巨大魅力把它们从遥远的天涯海角吸引到这里来。燕子已经开始筑巢生蛋了……。淡淡的月色下，花儿在夜雾中怒放……这是大自然沁人肺腑的乐章……一位喜欢清静的女性在凝望着什么……。在这夏夜里，她慢慢走动着，倾听着，吮吸着。

她信步来到伸进湖中的一个半岛的顶端，坐在一棵桦树的树干上，脚下的峭壁覆盖着繁茂的枝叶。在这里，她那青春的心灵变得舒展而踏实。谁也不会来打扰她，父亲在小屋屋半昏睡着，喊一声她就能听见。南来北往的小径，都不往这儿经过。

湖水，连同湖中的小岛和湖岸都纹丝不动地躺着，很象她所见到的一幅绘画。一平如镜的湖水把高处的一切都深深地倒映入湖中。她的感官似乎在向她热忱效忠，轻轻告诉她：如果你脑子里缺少什么，我们保证叫你精神振作、兴味盎然。大自然的这番爽直的话语，使西丽亚随之两眼圆睁，要象湖水那样，把视野内的一切都映入眼帘。这位年方十六的姑娘，有着诸多不足。而且以后也不可能完美无缺。但她并不为此而叹息。也许这正是这个缘故，在这夏夜里，在读教理课期间回来

探望孤独的爸爸的这个夏夜里，她那双圆睁的大眼睛湿润了，轻轻地叹着气。这时，爸爸独自一人正躺在低矮的小屋里，想到这里，姑娘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悲伤的根源。她知道自己是爸爸的精神寄托。再瞧瞧自己，发现自己只是个女人。

夜色更暗了，西丽亚站起来，沿湖滨走了几步，想到该快点回家了。但当她看到一只小船在一个小岛背后出现，并由南往北划来时，她又想多呆一会儿——此时，夜景的色调变得更加浓郁了。桨叶划动的节奏，反映出划桨人的心境；这夏夜令她心醉，支配着她那思维的泉流和桨叶的节奏。桨声非但不令人讨厌，反而完全道出了……西丽亚瞧着自远而近的小舟，信手摘下一朵鲜花。桨叶稍许停了片刻，好象是对少女举动的响应——尽管他根本没发现她。无疑这是一位爱静谧的，迷恋夏夜的人。看来还是个年轻人。西丽亚不认识他，从衣着上看，他是来乡间别墅度夏的。西丽亚想起来了，他就是上星期在教堂附近骑摩托车的青年……所以她认得出他的衣服……他鼻子稍带鹰勾形，同面包店女主人说话时裸露着牙齿……正是他，现在距她很近，看得也很清楚……西丽亚摇了摇手中的鲜花，褐色的眼珠，在长长的睫毛下忽闪着，然后她往家走去，每走一步，都那么不平常，每一步都如同一个坚握礼。她注意到身后那位泛舟湖中的青年也纹丝不动了，当走到视野看不透的树丛后面时，她听到桨叶又划动了几下，然后又静了一会儿，等到桨叶重新划动水波时，西丽亚感觉出它的节奏，已不同于早先了。

已是夜阑更深了，西丽亚忘了自己在外边呆了多久。走进房间时，她闻出衣襟上弥漫着夜间的浓郁香气。她手里一直拿着那朵鲜花，因为她想把夜间在外面采集的东西全都保存起来。

因久久不能入睡，她便走去坐在窗口，从那里可以眺望远处的田野和村庄。这一夜实在太美好了，简直是她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屋角的床上，她看见一个白皙的男人的身体轮廓：父亲没盖被子睡在那里，看着父亲这样躺着，她忽然觉得很窘……。父亲已上年纪了，听说他一生很痛苦……我正是和这个老人一块过活的，他是我的父亲……又能说明什么呢？

父亲一动不动地仰面朝天躺着，听不见他的呼吸，表情令人恐惧。西丽亚想到祖父是猝死在谷仓里的，当时没有一人在场……。爸爸也许在醒着，尽管他纹丝不动。但她既不敢同他答话，也不敢走近他。她透过三个窗户向外望去，觉得夜幕下一切都比刚才空虚，湖上荡起的水波也消逝了。

父亲终于动弹了一下，喉咙里发出一阵象咳嗽般的微弱声音。接着从床上爬起来，走近朝向湖岬的窗户，脸贴在窗玻璃上看了一会儿，然后叹息着转回身来，这才看见西丽亚坐在房间的另一头。

“哦，你回来了。”他睡眼惺忪地说着又往床上躺去。西丽亚知道，他爬起来时没看见她。

在房间的深处，一个体态玲珑的少女在昏暗中静悄悄地活动着。她的影子变成了皙白色，接着消失在床上了。屋内的一切都沉睡了。湖上，桨叶声早已停止，一个礼拜日的黎明即将到来。

这是仲夏节之前的最后一个礼拜天，也是阳光照射最长的一天。无论人和牲畜都体会到平静而温暖的天气的诱惑力。甚至那些老年人也穿着衬衣走出了家门。因为这一天太阳好极了，照得大地热烘烘的。那些家畜、家禽——诸如猫、狗、公鸡、母鸡、燕子等，虽然对仲夏节一无所知，但也都出来凑热

闹了。有的人坐在台阶上安详地瞧着它们，而平时则难得有这种时候。

如果你在这一天看到某个成年人去野外闲逛，那一点也不足为奇。新绿的草坪、树林，给人的印象尤为强烈。它们生动地表明了大自然的威力。

如果有谁花费时间去欣赏这无以伦比的美，那是会感到毫无愧色的。甚至那些最粗俗的农民，这一天也要走出家门，前去观察，估量一下秋后的收成如何。那些只有一席之地、常年为别人流汗的穷帮工们，也会对这个休息日的气氛倍感开心。

夜里倒映着湖岸和小岛的湖水，现在在阳光照射下碧波荡漾，银光灿灿。古斯塔来到湖岬闲逛，因为他昨晚看到女儿曾来这里散步。他远远望见了那株桦树的树干，但象自己这种年龄的人，无论是坐上去或滞留在那里，都不适宜。况且他也没有想这样做，他心里并不明确他是循着昨晚观察到的路线走来的。在人们漫长的一生中，找不到完全一样的两个日子。而对于古斯塔来说，今天这个礼拜天是很独特的，这也许因为他如此疼爱的独女第一次离开她整整一个礼拜，现在虽说回来了，但马上又要走，她要乘下午的班船走了，所剩的时间已不多了。

西丽亚现在不在家，她可能到庄子上定做领圣体时穿的裙子去了。每逢礼拜天，姑娘们总要到裁缝店去试衣服，或讨论如何裁剪新式裙子。再过一个星期，西丽亚就要走向圣坛领圣体了。小时候，她在萨尔麦卢斯农庄的厅堂洗了礼……今天，她来试穿一下准备在领圣体时穿的裙子。古斯塔回忆起死去的两个孩子那铁青的面孔……这位寂寞的老人在湖畔漫无目的地溜达，在陡峭的湖边上伫立，万千往事涌上心头。他穿着

一件毛背心，天蓝色的衬衣袖筒盖着他那粗壮的手腕和仍然灵活的手指。如果他母亲能死而复生，她会以为站在她面前的是她的丈夫。他的头发和眼珠原先很象母亲，但在生活风霜的摧残下，已变得黯然失色，有点象父亲了。

他，维赫多里·萨尔麦卢斯的儿子，往自己低矮的房屋走去。不久，一切都准备停当了……他又思念起尚未归来的女儿了。他本来可以把餐桌支起来，就象这么多年来他无数次把它支起来那样。上个星期他也是自己支的，但既然女儿今天在家，他就想把这活留给女儿干。

喏！她陪着一个女友一道往家里走来了。走到通往家门的小道时，她们不走了，两个少女热烈地又谈了一阵子之后才分手，分手后彼此越走越远了，还继续回头说着什么。末了，她们扯着嗓门又喊了几句。

西丽亚跑着回来了，但能看出她的心并没回来，而是留在外头。古斯塔问：

“同你一道的是谁？”

这个问题无疑使西丽亚觉得奇怪，因为她在讲出女友的名字之前，以惊异的神情看了看爸爸。

“是了，是了，我没能认出她来。”古斯塔说，以结束这番对话。

西丽亚用了个猛劲把餐桌支起来，然后漫不经心地瞧了瞧桌子，又瞧了瞧爸爸，意思是说：餐桌支好了。父亲来到桌前，先看了看才坐下去，笑容满面地说：

“愿不愿递块面包给我？”

父女之间还从来没有用这种方式说话，因此当少女把面包递过来时，几乎有点赌气。

身边一有人作伴，古斯塔在吃饭时总想说话，这是他在自己庄园时养成的习惯，也是向他父亲学来的。因为当时有那么多的人吃饭，如果主人不善于引导，话题不知会偏向何方。西丽亚也习惯于在饭桌上听父亲讲些无足轻重的，与家庭日常生活毫不相干的话。诸如他脑海里，凡是父亲在饭桌上发的议论，没有一句使她反感。相反，那些话都很幽默，引起了她对父亲的钦佩，并且还边听边偷偷地瞧瞧父亲。

可是今天，爸爸吃饭时一言不发，看来不象在生气，而是心里过分集中，甚至心不在饭桌上。西丽亚小心翼翼地给父亲端菜递饭，不想再出现任何疏忽。而做父亲的，想要说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心想：女儿已开始夜晚往外跑了，但又不知道这个看法对不对。饭吃到最后，他仅只说了声：

"孩子，你也吃吧！"

这句话说得不同寻常，尽管语气温和，但西丽亚听了心如刀割，简直象出自一个心力衰竭的病人之口。西丽亚一直等到父亲上床午睡时才坐下来吃饭。

上半天就这样过去了。太阳，用它那明亮、宁静、欢快的光芒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催动着既生气勃勃又死气沉沉的大自然，它给各种不同年龄的人以魅力、慰藉。阳光啊！你象征着、也强化着人的天性和激情。

西丽亚开始吃饭时，对躺在床上的父亲说：

"等会儿我想到米科拉家去。"米科拉是刚才一道回来的那位女友的姓。

古斯塔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憋了好久才说："不要误了班船，否则你就得徒步回教堂了。"

"是的，爸爸。"她以不大自然的声音回答说。她出门

了，艳阳普照的房间里，再次剩下古斯塔一人。他在床上躺了许久，未说出口的想法沉重地压在胸中。

这美丽的夏日的礼拜天还在继续着，到了下午，它的气息更加浓厚、欢快，显得更长。路上熙熙攘攘的散步者就是证明。

西丽亚在米科拉家呆了整整一个下午。古斯塔烧好了咖啡等待着女儿归来。后来终于看见她在往回走，但步履缓慢，手里舞动着一支带花的野樱桃枝。再过两个小时，班船就要打这里经过了。由于西丽亚准备于仲夏节领圣体，因此在此之前的这个星期里，古斯塔不得一个人在家冷清一周。尽管她不能象祖祖辈辈的先人们那样，在自己家的祭台前恭敬而虔诚地吃进圣餐，然而首次领圣体，对她来说毕竟是个庄严的时刻。

可以想见，古斯塔毕竟也会感到孩子领圣体这件事的庄严性，但他脑子里总是混混沌沌的，西丽亚在家时，更是如此。他自己也无法弄清楚是什么原因。女儿不仅同过去一样的美丽，纯洁，而且变成举止端庄，性格娴静了。如果她有时往外跑，那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既然她已可以自由生活了，为什么在这明媚的周日要她守在家里呢？街坊邻居中，唯有米科拉小姐与她是同龄伙伴。说实在话，古斯塔对女儿的奥秘实际上一无所知，只是东鳞西爪地偶尔听到一两句，如此而已。如果说在那个月色皎洁的夜晚她曾呆在屋外久久不愿进门，那是因为她想静心沉思。作为一个少女，她想独自悉心思考一番上一周里神甫给她们讲解的内容。

就这样，相依为命的父女之间出现了一丝波澜。

古斯塔烧咖啡，支餐桌，毕竟不是自今日始，西丽亚早已司空见惯。在过去，他从来没有呼唤女儿上前帮忙，今天，因

为做木工活儿时心神不定，所以就下厨房去显露一手。西丽亚走进家门，看到父亲已把杯子摆上餐桌，并闻到了咖啡的清香，这一来，她反而觉得不安了，甚至比吃午饭时更加拘谨，更加难受。西丽亚第一次看到，父亲已现老态，心里萌发了怜悯之情，赶忙上前帮爸爸干起来。

这个星期天离家去教堂时，比八天前神气多了。上一次，姑娘是在星期一上午走的，因为不逢班船，父亲赶车一直把她送达目的地。当时西丽亚舍不得离家，更害怕见生人……然而今天，她心急火燎地盼着出发，因为乘船是一件开心事。而且还能在船上遇上三两个远在外村的女伴，她们或许同夜里划船而来的青年同住一个地区……如果自己家的院子里有一片大草坪，星期天晚上约男女青年们都聚集到这里玩玩，那该是何等的开心啊！

古斯塔默不作声地在一旁注视着女儿准备行装。哪怕单用耳朵听，也能从她哼的小曲中知道她的准备工作进行的情况。那曲调也许是感恩歌，也许是赞美诗，总之，是她在教堂里学来的，由于忙碌不迭，她顾不上看父亲一眼，后来在寻找什么东西时她信口问了父亲一句。那语气很象卧室里玩得开心的小姐，把门打开一条缝，吆喝仆人干什么。她无意中抬头看了父亲一眼，父亲的目光引起了她的注意。她的目光同父亲的目光相遇了，而且交织在一起躲不开了。父亲似乎并未听见她的问话，这从他那古怪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回答的好象是另一个更为庄重的问题。

古斯塔上床睡觉去了。

“我不大舒服。”他说，“有水吗？”

西丽亚放下手中的活，往盛水桶跑去，一看，水桶空空。

她提着空桶出去了，家里只剩下古斯塔寂寞一人了。在他眼里，室内的空气好象是这场戏中的一个人物，她觉得它在睁眼瞧他，并且是唯一了解真情的人。仿佛从今天后他就要同它一道生活了。是啊，古斯塔病了！他往地板上扫了一眼，这使他回想起很久以前在萨尔麦卢斯农庄时他往谷仓里瞧的那一眼。今天这一眼同当年那一眼一模一样；现在他几乎把古老的萨尔麦卢斯农场给忘了。他从床上爬起来，走近旁边挂有镜子的那个窗户。他想照镜子看看自己，因为好久没有看自己的面孔了……。镜子里，他看到了一个男人，是谁呢？噢，正是那个人。从前，在他辞别人世前的最后一个月，当长工来请示一桩有关农场的事情时，他回身问古斯塔该怎么办……老维赫多里·萨尔麦卢斯唯一问了儿子这么一句话，并朝他投去激动而痛楚的一瞥，便把家业传给了年轻的儿子，古斯塔从镜子里看到了他那张脸：一模一样的鼻子和嘴巴。以及目光中那茫然的神情。有什么不测之事要发生吗？这房间的空气，还有地板，都想说些什么呢？噢！西丽亚回来了！——她马上就要出发了！不！不！应当让她留下来相互作个伴，就象过去……有些时候那样……

西丽亚提着水回来了，她看了看父亲，父亲也满而通红地走近她，抓住桶喝了起来。

“是不是该出发了，亲爱的孩子？”

又是一个“亲爱的孩子”，这是他今天第二次这样叫她了。下午在朋友家的滞留，天空和大地给她的新鲜感，人们的眼神，言语……这一切的一切使西丽亚忘掉了家里中午那沉闷的空气，并不自觉地要逃避它。可父亲称身体不舒服，病了。西丽亚象怜悯一个不幸者似的瞧了瞧父亲，父亲看到她而行眼

泪爬上了面颊，而她自己尚未发觉呢！

“亲爱的孩子，别担心，我的病会好的。你别误了班船。”他又说。

女儿的不安使古斯塔深感激动，以致忘了病痛，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小时里，魂魄已经飞驰过湖岬，西丽亚该动身了。古斯塔一直把她送上大路。他伫立在路口，眼看着独女远去而无法挽留。在这个美好夏天的周日，西丽亚步履轻盈地走着，父亲对女儿的袅娜姿态暗自欣喜。他看到从另一条小道上出来一位姑娘，兴高采烈地追赶上西丽亚。再往远处，有两个古斯塔熟识的小伙子，与她们汇合了。他们一见面就停住脚，停了片刻，又四人一道往码头走去。这是古斯塔在返回家之前所看到的。他是硬撑着走回家的，有一个目击者曾证实了这点。后来人们发现他死在家里，正象人们发现他爸爸死在谷仓里一样。

西丽亚在宿舍里呆了一会儿就走到院子里玩去了。这时商店的伙计走来向她报告了噩耗，他说话的罗嗦劲儿，简直象是站在柜台上叫卖的人。刹那间，西丽亚仿佛觉得是自己把父亲遗弃在路口死去的，她用发呆的目光看了看身边的小伙伴们，似乎她们明知她丧父而还要同她玩耍似的。商店伙计看样子不想马上走，似乎人人都在想等她离开后再重新开始中断了的游戏。

没人来给西丽亚指点一下该怎么办。她投宿的那家的老板娘所关心的并不是这位学生的父亲之死，而是别的。她不知道死者留下多少财产，能否付清所欠的膳宿费……肯定地说，她要和丈夫商讨的正是此事。

西丽亚几乎不认识回家的路，天又晚了，她没同任何人讲一声就出发了。老板娘见此为之一愣。不过她想，西丽亚肯定

还会回来的，因为教理课尚未教完。想到这里，她感到宽慰了些。

西丽亚继续赶路。时值星期天的晚上，沿途庄子上那些男孩子们厚着脸皮盯着这位过路的姑娘，没有人试图上前同她搭茬，她那不同寻常的神色引起了村民们的注意。在平时，他们总爱给处在狼狈中的人搞点恶作剧。

西丽亚回到同爸爸分手的那个路口时，已是夜里十点钟了。她不由停住脚步，好象只是到了这里才明白所发生的事情。她一路跑回来，幻想商店伙计报的信不准确。可是一踏上通往家门的小径，她才觉得大势已去。

她走进院子，看到门上挂着一把大锁。再看看窗户，窗帘也已拉上，从窗缝里看不见任何东西。四周一片沉寂，路上没有行人，湖上没有行船。白天的欢乐，阳光普照下的嬉闹、都变得十分遥远了。

米科拉老爹沿着小径缓慢地走来了，他老远就望见了西丽亚，但并未加快脚步。他平静地走进院，西丽亚在凄凉而冰冷的台阶旁等着他，她一声不响，脸色苍白。

“唉！可怜的孩子，事情是这样的，你刚一走就……”平常，米科拉说话粗鲁，而今天却充满了体贴之情，他详细叙述了人们所看到的一切，以及他所作的安排：把死者的遗体平放在桌子上，并派人给西丽亚报信。

瞬息间，她过去和新近的生活，她的青春，全都远远地离她而去，在这温馨的夏夜里，生活的彻骨寒风摧残着我们的孤女。米科拉象对待成年人一样同她商量后事。这是人们第一次同她这样谈话，他说他不是独自进屋的，他先去找了一个人同进屋，免得背后有闲言碎语。他边说着，边打开了门，走进那

漆黑的房间。

西丽亚跟着他进了房间，室内笼罩着死人的无边的寂静。紧闭的窗帘使得西丽亚看不清楚……在什么地方……米科拉往桌子走去。

“我们把他安放在大桌子上，让他在这里安息。因为考虑到……”说着他走去打开窗帘，自己往旁边闪了闪。

西丽亚看到父亲的下颚、弧形的鼻孔，深陷的眼窝，全和白天一样；他半闭着双眼，和他平时躺在床上同她聊天时的神态一模一样。现在，这位默默无闻的人已进入冥土了，面部还凝聚着生前在许多情况下流露的笑容。现在，他似乎在冲着西丽亚、米科拉微笑。他们在凝视着他，也许还指望他再翻个身。然而他躺在桌子上再也不动弹了，只是到这时，西丽亚才明白了一切，眼泪象断线的珠子，孩子般地嚎啕痛哭起来。父亲有时开玩笑地讲述在搬进来的那天晚上，她睡在床上的情形，那正是这张桌子。

米科拉不知说什么好。他退到门口，走近窗户关窗帘了。他说：“我之所以关窗帘，是免得人们来看。虽然人死了万事已空，但关上窗帘总归好些。”西丽亚的哭声稍小一点了。

“那么，你今晚就去我们家，同娣娜一道睡，反正在这深更半夜里你进庄子去也找不到人。再者咱们还需商量出殡的事。因为眼下天气这么热……如果你同意，这事就由我来操办……你爸爸还留下些钱，就别让村上出钱办丧事了。我还不知道他留下的钱够不够治丧，不过银行里还存有一些。缺少钱，我可以去提前提取……”草尖上的露珠，打湿了西丽亚的新鞋——晨露已上来了。夜空里响着那种熟悉的声音，散发着夜香。在此夜阑更深之际，米科拉和西丽亚这一老一少，沿着沉

睡的村庄朝米科拉家走去。他们发现一家院子里出现了一位有好奇心的老妇人。她方才看见米科拉打此走过。便猜出他要到哪儿去。她想观察一下这位“失去了父亲的小妞是否十分沉痛”。回到家里，她已经睡下去的丈夫说：“我看见她时，她没有哭，但心情很沉重。”

他俩回到米科拉家时，全家还在等着他们。米科拉大妈和娣娜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拉过她的手握握。白天，同西丽亚玩了一个下午的娣娜，说话时强压着自己，她的声音象在读书。他们给西丽亚端来了吃的，西丽亚吃不下，她嘴唇干裂，泪如泉涌。该睡觉了，西丽亚在娣娜身边躺了下去。

沦为孤女的第一夜，睡眠未降福于她。娣娜躺下不久就睡着了，那剧烈的翻身动作，惊扰着微微入睡的同床女伴。这倒有助于分散她的思想，不致于沉缅于苦思苦想之中。这位肩宽体胖的农民姑娘娣娜不时地把大腿搭在西丽亚身上。在重压下，西丽亚不断挣扎着摆脱她。接着娣娜又翻身将她紧紧地抱住，嘴里叽哩咕噜地说着梦话，她身上有一股酸味——西丽亚从小到现在只同父亲一道睡，尤其最近这几年。西丽亚回忆着同这位姑娘的深情厚意，回忆着昨天去乘船时两个年轻小伙子怎么同她们相遇，娣娜说的话……以及父亲的事……

经过这一夜，西丽亚对娣娜再也热不起来了，此前她差一点儿就向她献出友谊了。她觉得在这一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还是父亲——古斯塔·萨尔麦卢斯给她指出的方向正确。

第二天早上，西丽亚疲惫不堪地回到了教堂。有关丧事则由米科拉负责安排，对此西丽亚不知如何报答才好。在西丽亚领圣餐的当天，古斯塔下葬了。然而这两件事情在西丽亚的记忆里没留下任何印象，更未打上任何烙印。

第二部　女　　儿

米科拉最先向孤女西丽亚伸出援助之手，所以被选定为她的监护人。但西丽亚在他家未能久住，因为西丽亚领圣体后，刚在他家生活了一个星期，附近那些老娘儿们就议论开了：说什么米科拉老头儿真叫运气，当了西丽亚这样憨厚姑娘的监护人，既找来一个白干活的仆人，又得到她的抚恤金。在这些龇咧着焦黄牙齿的老妪们嘴里，西丽亚成了一笔巨额遗产的继承人。还说，米科拉今后能否发迹，就全看他在截留西丽亚钱财方面的手腕如何了——这倒是实话。

米科拉于是把西丽亚送到努卡里家做佣人。这是一家因循守旧的小农户，没有雇长工，只有一个短工叫韦聂，是个愣头愣脑的傻小子，外人送他个雅号叫“巡察员”。西丽亚是这家唯一的女佣。韦聂的床放在靠门口处，西丽亚的床则放在火炉后面。晚上睡下去之后，有时两人竟对起话来。韦聂一谈起来便是海阔天空，无所不至，对人对事评头论足，接着又连珠炮似地问起西丽亚的身世，并抒发自己同西丽亚同命相怜之情。谈得西丽亚昏昏欲睡的时候，他话锋一转又谈起婚事来。他问西丽亚，如果今后他手里有了积蓄，愿不愿意嫁给他。西丽亚

年幼，对此心里没底，但却善于应付对手。

“你同意了？”韦聂追问。

“明天再说吧！”她用这样的回答让对方知道她想睡觉了。

女主人穿着睡衣推门进来了，训斥道：

“韦聂，别唠叨了，不然你又要尿床了。你一激动准要尿床。西丽亚，别再理这傻蛋了。”

说完她关门走了，两个仆人也就默不作声了。西丽亚看到自己被女主人视为一个有理智的人而暗自高兴，但有时又有点同情那个可怜的韦聂。

进入梦乡之前，她追忆着自己的身世，回首着那逝去的年华，在教堂里的生活和亡故的父亲。父亲的面容已有点模糊了，闭上眼睛已回忆不清父亲是什么样子了，仅能记得他偶尔的一举一动。想着想着，她痛楚地哆嗦起来。因为在现在睡觉的这个房间——不得不冒险入睡的这个房间里，再也得不到父亲的监护了。想到这里，她禁不住毛骨悚然地轻轻惊叫了一声。听到韦聂那均匀的呼吸，才想起自己身在何处，末了她也进入了梦乡。

秋天，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漆黑夜晚，西丽亚只身一人从邻村归来，她在那儿滞留太久了。走在黑暗中，感到有说不出的恐惧，这同当年身困湖中浮冰上的恐惧感一模一样。那次，幸亏父亲来救了她。小路穿行在山沟处的一片树林里，风在林梢呼啸着。黑暗的天空，象一只黑色的大鸟，鼓动着它那可怕的翅膀。

西丽亚似乎觉得父亲就在身边。走进伸手不见五指的森林深处，她的心怦怦直跳，她随即加快了步伐。随着林木渐趋稀

疏，他胸中模糊的压抑感慢慢转为无端的兴奋。她开始哼起歌儿来，歌声驱走了树梢的呼啸声。

她这趟玩得很开心：主人们请她喝了咖啡，象款待大人那样同她谈话。邻家的小伙子奥斯卡里·托恩蒂拉用向姑娘求爱的语气对她说："我今年十七岁了。"她嘴里哼着小曲儿，心里想着喜事儿，不觉已走近了家门。

回到努卡里家，看到全家人在面包房里谈笑风生，喜气洋洋，她的归来稍稍打断了主人们的话题。她想向女主人讲讲在邻村的见闻，但无法插上话，因为大家谈笑得正欢。他们当中有一位面色红润的胖子，手上戴着宝石戒指和金壳手表。他是东家的胞弟，从美洲来，因不久便要回美洲去，所以来同哥哥道别。

他叫维莱，很善于逗乐，能使冷清的客厅气氛热烈起来。他唱起歌来清脆嘹亮，嗓门吊很比女声还尖。他不仅自己唱，还逗引得韦聂也唱了几支从父亲那里学来的、别人早已忘掉了的粗俗小调。韦聂唱歌的样子逗得大家捧腹大笑。男主人曾和着他唱了几句，韦聂大感不悦，因为这说明他不是唯一唱这几支歌的人。

维莱·努卡里是在江湖上闯荡的人，有一套识别人的本领。在他看来，西丽亚是一位娇艳的小姐，不过现在还太嫩了点。他在西丽亚面前百般讨好，而且还要让她觉察到这点。等到韦聂开始哼一支舞曲时，维莱邀请西丽亚与他同舞，其他人在一旁看热闹。西丽亚跳波尔卡舞是内行，当韦聂哼的旋律越来越快时，两个舞伴在地板上旋转如疾风，竟未跳错一步。跳到末了，维莱两手举起舞伴，把她放在床上自己的身边，还把手搭在姑娘的胯部。

不过这位美洲来客并未对西丽亚过分放肆，第二天告别时，西丽亚不禁感到留恋。他请求西丽亚以后与他通信，西丽亚满口答应了。后来他确实给她写过好多封饶有风趣的信，她也一一写了回信。他在其中的一封信里还加了块漂亮的丝绸手绢，这是乡下人从未见过的稀奇货。西丽亚未把它当作一回事加以掩饰，于是事情很快就传开了，而且还引起了种种议论。是呀！一个三十开外的男人给一个刚领完圣体的黄花姑娘送来这份礼，这事绝非一般。

同维莱的关系，给西丽亚带来了烦恼。收到维莱寄来的漂亮手帕之后，周围老妈子们对他俩之间的关系有着种种猜测。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她只不过觉得维莱是主人家的一位热情而谦和的亲戚。因为当奥斯卡里·托恩蒂拉开始向她献殷勤时，她并没想到是因为她同维莱的关系和通信而引起的。奥斯卡里·托恩蒂拉也从来没有明讲。他常常邀请西丽亚同他伴舞，舞会之后还搂着她的腰送她回家。

每个人在年轻时都有自己的隐私，都经历过某些不堪回首的阶段。然而，除了因为年幼无知而干了些手脚不干净的事或当着大人的面撒谎外，他们并非是真正想行恶和行窃。一般地说，这些都成了人们内心的隐衷，而这些隐衷又很少不是同最初的性冲动的所作所为有关。而性功能有时是倾注在一些稀奇古怪、乃至可笑的事物上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很难说清楚人们最初所爱的事物是什么。

西丽亚在努卡里家干活期间，奥斯卡里·托恩蒂拉是她唯一的舞伴。他比西丽亚年长几岁，今年整二十。他身材高大，满头金发，平时沉默寡言，然而嘴唇一沾上酒杯，就高谈阔论，有时还吹胡瞪眼。他父母住在离庄子不远处，父亲是个性

格暴躁、精力充沛的乡下人，母亲是个膀宽腰圆的结实妇女。他们共生下十二个孩子，一长到能糊口的年龄，就一个个离巢而去。因为父亲挣的钱不多，无力长此养活他们。有时，在寻找工作期间，他们也回到父母身边住些时候。奥斯卡里在附近帮人干了多年苦工之后，如今在家暂住。

奥斯卡里性格内向，但有时也言行粗野，因为他的一切都象父亲。有天夜里，舞会结束之后，每个姑娘都由男友陪着走而毫无羞怯之感，她们甚至还紧紧地偎依着男伴。奥斯卡里陪着西丽亚走——就象他往常陪同其他姑娘时那样，西丽亚不敢推开他。他一言不发地同西丽亚并肩走着，有时伸手搀住她的胳膊。青年男女们沿着昏黑的小道四散走开，末了，快到努卡里家时，只剩下他俩了。这时奥斯卡里话多起来，他以习惯而温柔的声音问起西丽亚的日常生活，还告诉她村里流传的那些闲言碎语。他还燃起一支香烟抽起来。走到农庄的拐角处，西丽亚停住脚向他告别，他问：“我可不可以到你房里去？”他的声音娇声娇气的，好象那是理所当然的事。“那可不行，努卡里先生就睡在隔壁，她妻子更是耳朵灵敏。”看着奥斯卡里的样子，西丽亚感到好笑：在这深更半夜里，他想来我房间干什么呢？

奥斯卡里跷着一条腿站着不走了，嘴里的香烟抽得火星闪闪，好象故意要让打这儿路过的人看见似的。夜，静悄悄，只有骡马在槽头的声音清晰可闻。末了，奥斯卡里往回家的路上走去，西丽亚也随之进屋了。

他俩就是这样熟识的。村里人常常看见他俩一道回家，也不以为怪了。奥斯卡里现在已敢于搂住她的腰部了，他们象其他男女青年一样，相互偎依着缓慢而去。有位老妈子侧面向努

卡里太太谈起此事，女主人担保说，奥斯卡里或其他小伙子从来没在夜里进过西丽亚的房间，连白天也没来过："谁都能看出，西丽亚这孩子太温厚善良，天真无邪了，我觉得她对那种事还全然不懂呢……""对现在的女孩子，可真说不好。"老妈子说。

由于奥斯卡里这时对其他姑娘不再感兴趣了，于是他们就本能地说三道四，或讽刺挖苦。其他小伙子从不对西丽亚热乎。随着青春年华的增长，她心地依然洁白无瑕。晚间，韦聂对她说些尖酸刻薄的话，显然是旁敲侧击地影射奥斯卡里。但他说的，全是些他的情敌过去如何招花惹草的风流韵事。西丽亚听了不但不生气，反而觉得有趣。她为自己的舞伴以前常同其他姑娘在一起而感到自豪。

光阴年复一年地流逝着，一切都平安无事。在夜间漫步时，西丽亚已经允许奥斯卡里搂她的腰了。他们不时地在村里约会，每当有其他青年在场时，奥斯卡里显得多嘴饶舌，绘声绘色，只要姑娘们愿意听，他可以满口污言秽语。一旦和西丽亚单独在一起，他的一言一行都变得温文尔雅。有一天他喝醉了——也许是假装酒醉，就同西丽亚闹起别扭来。出了舞场，他故意走在后边，同她拉开距离。有一个小伙子乘隙而入，习惯性地去调戏西丽亚。他指着西丽亚对众人说："瞧，这是我孩子们的妈！"奥斯卡里一听，便快步过去制止他："住嘴……你妈养你这个小崽子，快滚回你妈妈的裤裆里去，不然，当心挨拳头！"小伙子不服气地"咦！"了一声，接着被奥斯卡里一膀子撞倒，在雪地里打起滚来。但在回村的路上，一帮子恶作剧的小子长时间地跟在他们身后高喊乱叫着起哄，弄得他俩怪扫兴。走近努卡里家时，奥斯卡里让西丽亚等他一会儿，待

他去收拾那帮小家伙。但西丽亚向他道了声晚安便进屋去了。

这是他俩最后一次夜间漫步。又过一个星期，奥斯卡里出发到南部去了，因为他听说俄国人正在那里出高价雇人修筑工事，那些心术不正的人都闻讯而去挣大钱了。奥斯卡里偕同两三个流浪汉也赶去了，他们象出征那样乐不可支，并且在同伴们面前夸下海口，说此去必能发洋财。他们高兴得直往肚子里灌酒，前来凑热闹的韦聂也乐得喝了一通。末了，奥斯卡里壮着胆子来到努卡里家，心想努卡里家肯定还没有睡觉。他和韦聂粗声粗气地说着话走进面包房。奥斯卡里的嗓子已有点沙哑了，他嚷嚷说是来向“韦聂的未婚妻”辞行的。韦聂回答他说：“只许你看她，不许动她。”

他这趟登门造访，伤了西丽亚的心。不过这是他们别离经年之前的最后一次见面。奥斯卡里第二天清晨就走了。过了许久之后再回到故乡时，同西丽亚的关系已是破镜难圆了。因为在这期间，维莱·努卡里从美洲回来，在本地一家锯木场干事，专门负责收购木材。正是以这个身份，他于某天再次出现在努卡里的家，并在此过夜。碰巧那天他哥哥不在家，他于是就放肆起来。

表面上看，这天晚上的欢聚同维莱当年走时的欢聚没有两样，但实际上却不然：西丽亚变得丰满而水灵了，女主人还间接谈到她同奥斯卡里的交往。这些，都印在美洲来客的心坎里。他力图要显示出自己优越于本地人。他先是一伸手就从旅行袋里拿出一瓶酒让大家喝，等酒兴一发作，人已都海阔天空地高谈阔论起来。维莱大谈起美国和美元，还顺手从皮包里抽出一叠美钞，让大伙儿见识一下。西丽亚也凑上去开了眼界。维莱抽出一张长长的钞票递给西丽亚：“小意思，留作纪念

吧！”西丽亚刷地满脸绯红，不知所措，既不敢接受，也不敢拒绝。“既然他送给你，你就收下吧！”女主人有点不高兴地说。“我收下它干什么用呢？”西丽亚兴奋地笑着问。由于维莱不肯把钱收回去，她只好把它放到桌角上。“你们不要我要。”韦聂说着伸手去拿那张钞票，但维莱比他出手更快，他抢先抓过去，放回包里了。

他继续劝起酒来，但女主人不喝了，也不让他再灌“韦聂这个糊涂虫”了。

“只要不影响干活，这关你什么事？”韦聂顶撞女主人说。酒劲已使他的嗓音走样了。

“现在我要你们全都去睡觉，维莱也在内，这就是我要管的。”

维莱最后又呷了一口酒，便走进尽头处专为自己收拾的一间卧室。韦聂和西丽亚和往常一样，熄灯睡觉了。女主人和孩子们住的大房间里也鸦雀无声了。整个庄园似乎沉睡了。

其实真正入睡的只有几个孩子，晚上的气氛如此热闹，酒劲又驱走了人们的睡意，使得躺在床上的人个个心潮荡漾。再说，男主人又不在家，万一发生什么不测之事，还得求这位肥胖的，发了样财的弟弟助一臂之力。

面包房朝里开的门吱地响了……蹑手蹑足地摸进来的人诡称他刚才因为疏忽，忘了向西丽亚道晚安。他边说边走到西丽亚的床前，坐上去，又贴近姑娘躺了下来。他那低声细语和响动，西丽亚反抗的声音全被睡在一旁的韦聂听到了。韦聂固然有些傻，但对方过分地滥用了这点。这时他故意发出响亮而匀称的呼吸，装着睡熟了。实际上他一直在倾听着另一张床上发生的事情。他颇为后悔地回忆着有天晚上他向西丽亚求婚之

事，如果那天西丽亚答应作他的未婚妻，今晚就得履行十分困难的责任：把色鬼赶走。然而，西丽亚根本没把他的话当成一回事，而是迷恋于现今云游四方的奥斯卡里。因此今晚她或顺从或反抗，同自己全然无关。他心里想着，一边又竖耳倾听起来。

不速之客在西丽亚床上呆了将近一个钟头，这当儿，韦聂想起他夹在信里寄来的那块漂亮的手帕。后来又听到西丽亚在饮泣痛哭，由于她边哭边说，所以有几句话说得很响。

正在这时，房门又打开了，女主人穿着睡衣，手里端着一盏灯进来了。她迳直朝西丽亚的床走去，把这位小叔子狠狠斥责了一番。西丽亚抽噎着想申辩，女主人制止她说：“别说了，我全知道。”这句话长久地刺痛着西丽亚的心。因为它不表明女主人是否真的知道所发生的事情。从女主人后来对她的态度看，说明她全都听到了或猜到了。由于诱奸者是她的小叔子，她当然得更多地偏袒他，而不是女仆。不过，姑娘并未因此而对努卡里一家怀有恶意。

到了初春时分，西丽亚离开了努卡里家。在此之前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同样值得写入西丽亚的历史。

时值4月，大地转暖，接连几天春雨绵绵，最先到来的椋鸟，已在枝头啾啾鸣叫。有人称已看到白鹡鸰，还有人称听到了云雀唱，但残冰尚未化完，湖上，则是冰融雪消，和畅的惠风吹动着湖水，微波荡漾。

一天傍晚，西丽亚面北而行，走在通往教堂的路上。太阳正往地平线的一个豁口落去，但离树梢尚有三指高——这是她父亲生前教她的一种测量落日的办法。她象父亲当年在草场上

那样举起三个细嫩、透明的手指……她步履轻盈地走着，因为四周寂寥无人，所以她忘掉了自我。她哼着动听的曲调，踏着欢快的步子，好象在翩翩起舞。落日映红了大地，点燃起漫天彩霞，姑娘昂起头让火红的晚霞沐浴着面颊，她那双眼睛也象脸蛋一样呈现淡红，脚步踏着歌儿的节拍。

生活中的种种记忆，全都隐藏在姑娘的心灵深处。有时候，就象这一次，它们会心醉神迷般的浮上脑海。此时此刻，姑娘的内心世界很象脸上的落霞。象天下千千万万的同龄姑娘一样，她经历过金秋、阳春，经历过酷暑严冬，她目睹人类、畜类和苗木在每一个季节是如何生息、生存和繁殖的。世界万物有美有丑，有善有恶，人们对这一切无能为力，因它们不因人的好恶而改变。在人们围着结婚告示观看的傍晚，她看到过某位少女的眼神。她还看到：八天前还蜷缩在母亲那隆起的腹内的胎儿，如今已在母亲的怀里吮吸着奶汁。她见过男人之间的厮斗，她见过被宰的牲畜血如泉涌。在她放牧牲畜时，那些秘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事情，有的缓缓而来，有的骤然而至，左右着她的心灵，也占据着她的脑海。她自己也曾在床上同一个人搏斗过，并且还胜利了。在4月春阳的沐浴下，过去的一切使她心旷神怡。脚下笔直而坚硬的路往远处伸去。

一辆雪橇自远而近，西丽亚因聚精会神地想心事，只是在雪橇突然出现在身旁时才发现。她忙往路旁躲闪，看到邻村的一位赶车人向她招手。车后拖着一个小雪橇，里面乘坐着一个人，他就是奥斯卡里·托恩蒂拉。

这意外的相遇弄得西丽亚神魂颠倒，一时间，她竟把五光十色的彩霞忘了。她不敢回头去看，她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虽然睁得圆圆的，但什么也看不见，因为它们正在内向地搜寻着

突然中断的什么，她不再哼舞曲了。

如果说她被内心世界的波澜冲得晕头转向的话，这毫不奇怪。奥斯卡里走时，她和他仅是熟悉而已，后来两人之间的关系已趋淡漠了。可现在，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她心里突然惶恐起来？为什么她觉得——而且还深信，万一同他在舞会上相遇，他不会再找她伴舞了？如果现在摸黑走路，或者穿越在风中摇曳的树林，她肯定会两步并作一步往前奔的。甚至走在村旁的平原上她也感到惴惴不安。走进家门时心里不知为了什么而提心吊胆。天空变成了瓦蓝色——象春天的每个夜晚那样。乍看上去，星辰寥寥，如仔细看看，会发现星斗满天，而且在寒意料峭的天际，星座的位置已不同于圣诞前……当然，其他事物也变了，这是无疑的。西丽亚踏着冰霜，愁肠百结地回来时，不希望有努卡里家里热闹的场面。幸好，此时屋内屋外冷冷清清，她把外出办事的情况陈述一遍之后，就上床了。今晚，她的动作比平素迟钝。

西丽亚只是在下一个礼拜日才再次见到奥斯卡里。在此期间，她每时每刻都在想他，无论在干活时，睡觉时还是在起床时。她自己也觉得奇怪：为什么不见到他时，他在自己脑子里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

这是一个春日融融的周日，湖面上再也不能走人了，一汪一汪的湖水破冰而出，大块浮冰在水面上漂流。冬季踏出的一段通往湖滨的小路还剩下一点残迹。沿途那一堆堆马粪、乱丢的烟盒和其他垃圾、废旧，激发着人们对春天的向往。

严冬毕竟过去了，白日里，屋檐上如注的水滴在冰块上穿凿出一个个小洞。一到傍晚，寒风袭来，凿冰的水滴没有了，

屋檐周围挂上一串串晶莹的冰刀。第二天早晨，大地尚未开冻，欢快的阳光已洒在微蓝色的冰柱上和桤木树那泛红的花序上，也洒在灰濛濛的墙壁上。

但是，必须过了星期天的晚上才能到星期一的清晨。奥斯卡里·托恩蒂拉还躺在床上，因床太短，他的颈部只好靠在床沿的木头上。他静听着，观察着家人的交谈，只是在他们谈到激烈处他才插话。这天晚上奥斯卡里和妈妈在谈两位姑娘的事。一位刚刚生了个私生子，另一位即将临产。他俩也谈到了西丽亚。过了一会儿，尤西开腔了："是啊！对这些疯疯癫癫的女孩子，可得当心点，弄不好得帮她们养野孩子。"

奥斯卡里在这低矮的房间里踱方步，皮靴踩在地上吱吱响。他走近窗户，两肘架在窗台上，望着已经解冻的湖面。父亲的话在他心里回荡着。他接过父亲的话想问个明白，老头儿更直言不讳地回答说，他指的是西丽亚。

"那么……她同谁胡搞？"奥斯卡里问，声音里有点暴怒了。

他母亲一边烧咖啡，一边颤声颤气地告诉他：

"听说那个肥胖的维莱同她睡了一夜。他从美洲回来后好象是领着放木排工人打这儿路过的，也可能是来这儿为锯木厂收购木材的。"

"你们听谁说的？"

"韦聂，他和她睡在一个房子里。凌晨他们被女主人抓住了，这是真的。"

奥斯卡里又走去趴在另一个窗台上，然后嘴里吹着口哨在房间里徘徊了一阵子。这说明他快要出门了。米娜从经验中知道儿子必定是尽晚而归……其他小伙子在离家前也都如此。人

们看到他们上了路，三五成群地往今晚聚会的地点走去。在这周日之夜，为了消除一周来生活的单调乏味，他们尽兴地跳啊，闹啊，直到凌晨方归。每年有那么一两次，或是一个男人，或是两个，在周日晚上有去无回。一个躺在手术台上等待医生和助手，另一个被送进警察局的班房。就这样，在这4月之夜的颓唐的晚会上或晚会结束时，往往会滋生事端。而且只要事端一发生，村里马上尽人皆知。有的人是从窗口看见的，他们象多情的女仆那样趴在窗口，一方面想心事，同时也遥望着昏暗的小路，也有的人是在村里散步时遇上的。这又是一个春天的夜晚。寒冬已过，春天未到，远近的村子似乎处在无声的等待之中，等待着这类事端在黄昏与夜幕中及早来到，及早结束。

当周末临近时，不知打哪儿传出消息说某某家要在周日之夜举行舞会。而这家人听到此消息往往迷惑不解，心里结闷：这到底是谁凭空传出的？

“没有任何人来向我借厅堂办舞会。”主人冷冰冰地应付着人们。

然而到了周日的晚上，人们成群结队而来，而且全是熟人，不好拒之门外，只能强打笑脸迎他们进家，随后来的也只得欢迎。其中有一位还背着手风琴，开始试奏几段只不过是让大家热闹热闹。慢慢地，曲调一转，波尔卡舞曲冒出来了，两位大胆的姑娘踏着舞步翩翩起舞。风琴手拉得更起劲了，随着音乐，舞会全面开始了……跳上一两个小时，又来了一伙人，大家对他们冷眼相待。

“是他啊！这家伙有点醉了，可得提防着他！”

舞会的气氛活跃多变，并非以跳舞者的意愿为转移。有时

候它能使那些出身微贱的青年人的命运变幻莫测。

在整整一个星期里，西丽亚的心萦绕着野外那次意外的相遇。她一相情愿地指望在舞会上能见到奥斯卡里。她打算与奥斯卡里在舞会上多呆些时候。星期天，她打听到当晚毕耶蒂拉家有舞会。白天她简直有点疯癫了，惹得老板娘颇不高兴，甚至扬言今晚不许她出门。西丽亚没顶嘴，而且用最快的速度干着该干的活。

“好啦，别赌气了，今晚我同意你去。”女主人和气地说。两个女性相视一笑，西丽亚再次觉得心里甜滋滋的。

离天黑还有好几个小时，附近又找不到人结伴。其实西丽亚心里只惦记一个人——奥斯卡里。天还没黑，她就指望着晚上能见到他。她太单相思了。末了觉得象已约会好了似的定能见到他。她在睡觉的面包房里打扮起来了，因有人在场，她多少感到羞怯。你看她面颊绯红，目光炯炯。女主人在一旁看着这位女仆整装打扮，注意到她那表情和青春娇娜体态的伶俐的一举一动，处处把她的内心世界表露无遗。

“孩子，别打扮得过分了，这不是好兆头。你还年幼，可得当心点！”女东家告诫她说，声音里既有怜悯，也有厌恶之情。

西丽亚听不进主人的忠告，她出门走了，而且身不由主地往奥斯卡里家里走去。看她的欢快劲，真象要去买什么好东西似的。她穿过一段平原，又爬上一片稀疏的森林，这时，4月黄昏的景色尽收眼底：朝西北望去，万道霞光染红了半边天，不过与刚才湖畔的视野相比，从森林中望到的天空狭窄多了。火红的霞光映射在斑秃的白桦树之间的空地上，枝桠，荆棘在空中抖动，好象它们也在观赏这黄昏的云霞。那层峦叠峰，亭亭

伫立的山冈牵引着行路少女的视线好象在说：“我们了解姑娘的心事。”这是一个美丽而多事的周末之夜。从那时起，各种事件接踵而来，直至那年的春末。现在，走在小道上的西丽亚感到一阵欢乐之情再次涌上心头。

树丛稀少了，小路再次伸向一段狭窄的、群冈环抱的平川。西丽亚远远望见了奥斯卡里家的小屋。墙上的窗户似乎在扬臂欢迎她。这就是奥斯卡里的家，那里住着他的父母。他们肯定知道儿子南下之前同自己的关系。西丽亚在庄子屋偶尔也碰上奥斯卡里的母亲米娜，她从米娜的眼神中能觉察出她对自己很注意。努卡里妻子有一次多少带着讽刺意味地说：米娜肯定同意这门亲事，因为西丽亚有钱。她指的是西丽亚继承了一笔小小的遗产。到底有多少，似乎村里人比西丽亚更清楚。

西丽亚顺着小路，最终来到了托恩蒂拉家那山墙的窗户跟前。她觉得应当进去，因为已经走到大门口而无法后退了。但心里的急促不安之感油然而生，她迈着缓慢的脚步，希望屋里人能隔窗看见她，出来迎接她。看来谁也没有瞧见这位步履踌躇的来客，而邻居家倒是有人探头探脑地盯着她，并议论着说：“快瞧！快来瞧，竟然……”

进了院子，她先是踌躇了片刻，然后毅然朝房门走去。门厅里散发着一股怪味。她伸手去拔门上的插销，那插销被人们年复一年的拔进拔出，已显得很旧了。房间里的布局、设施，是按照精力充沛的女主人多年来的习惯形成的。

老夫老妻各自守在自己的位子上：尤西一动不动地冲着刚进门的西丽亚出言不逊；米娜已经烧好了咖啡，但得到的回答是从咖啡壶边传来的低沉的抱怨声。老头儿躺在床上一声未吭，虽未回头，但他一切都看在眼里。他板着面孔，目光里流

露出鄙夷的神情，但他心里忍不住直想笑。

西丽亚感到难堪。米娜再次朝她投来锋利的目光，用高傲的语气说："你就坐吧！"

"奥斯卡里不在家吗？"

"你自己瞧吧！"那只咖啡壶从锅台上被移到桌子上。

"他去皮埃梯拉家了？"

"有可能——除非是他去观察树林或收购木材了。"西丽亚明知这话是影射维莱。说也奇怪，听到这里，她心里坦然了。现在奥斯卡里仿佛突然距她很远很远，仿佛觉得他和维莱是一丘之貉、一路货色了。"我来这素不了解的人的家里干什么呢？我西丽亚怎么能踏进他们的家门呢？我竟追逐一个搂过我腰的男人！"

"喝咖啡吧！"米娜坐在桌子旁边说，见西丽亚毫无反应，便又大声说：

"叫你喝咖啡，莫非你不想喝？"她说话的时候，眼睛没看西丽亚。

按照这里的风俗，凡在喝咖啡的时候来了人，哪怕他是波希米亚人，都得请喝一杯，就象有人向你问安时你一定得以礼回答一样。西丽亚只好朝餐桌走去。她身上的裙子，头上的帽子，脚上的鞋子，总之她的整个身子在托恩蒂拉家的客厅里移动着。末了，她在那把旧椅子上坐下了。这一切，米娜和尤西都看在眼里……西丽亚喝着咖啡，咖啡的滋味和气味使她联想到这厅内的气氛。

在那对老夫妇看来，西丽亚这一趟来访是极其不顾廉耻的，平素他俩很难说到一块儿，现在却有着同样的感受，而且是不谋而合。不过他们是看出西丽亚是个有理智的姑娘。她的

衣着整齐而干净，然而她竟然找上门追求一个男人！多么厚颜无耻，要不就是疯到了什么程度！

“由此看来姑娘们生私生子不全是男人的过错，这没什么奇怪的。”等西丽亚一走出门米娜就说。

尤西一言未发，他用沉默表示赞同。这时，老夫妇为自己的家庭、孩子和家风感到十分满意。看来奥斯卡里大概要到半夜过后才能回来。

西丽亚安详地走了，但有点心灰意冷。她又上路了，和来的时候一样无忧无虑——尽管情况已有了莫大的变化。

她刚刚迈步上路，就听到身后捧腹大笑的声音。她没有回头去看，因为不言而喻，她出门时有人在窥伺她。她还清楚地听到了他们说的话。这些话突然勾起了她对那天夜里搏斗情景的回忆。她那自信的本性告诉她，在努卡里家床上深夜的那场搏斗中她取得了可贵的胜利。而且从那之后，她终于成熟了，懂得了人世沧桑，并能投身尘世了。刚才的事一幕幕地浮现在脑海，使她联想起了那天夜间的事情。它的轮廓按照人们想象的那样，在她脑海里越变越大。现在西丽亚看待此事的眼光同别人一样了，而且她并不因此而感到震惊。在此之前她对胜利之可贵性还不太认识，现在她清楚了，并从中吸取了力量。她头脑越来越清醒、越来越勇敢，开始懂得该如何对待生活了。

奥斯卡里刚才肯定不在家，因而西丽亚没能同他单独谈清楚这件事。不过这无关重要，最根本的一点是她自觉地逃脱了“美洲来客”的魔掌。

她往回走着，路上看见两个姑娘远远走来，一个叫兰毕，另一个叫丽塔，她俩同在邻村作仆人，现在要去跳舞了。西丽

亚犹豫片刻，便迎着他们走去。

“你去看望米娜老太太了？”其中一位天真地问，但声里含有讥笑之意。

“还看望尤西老头儿了。”西丽亚答道。

“那当然，还应当有奥斯卡里。”那个女仆眯着眼睛说。

“我们刚才在席尔塔家附近遇上他了。”另一个姑娘冷冷地说。

当她们抵达舞场时，人们跳得正酣。这确实是一次盛大的舞会，入场者得买门票。每两场舞之间还穿插有其他节目。到了有趣的“通信游戏”时，人们挂出褡裢作为信筒，在大厅尽头出售信封信纸。一切都进行得很正常，因为最能闹事的小伙子还未到。这么晚还未来，无疑是喝醉酒了。

舞场上没有奥斯卡里，其他小伙子前来邀请西丽亚跳，但她今晚跳得很糟，几乎每一步都不知如何迈。渐渐地人们络绎不绝地涌来，约莫十点来钟，她远远瞧见了奥斯卡里出现在门槛处，脸上微带醉意。他早已来了，但未露面。这时他正同兰毕和丽塔谈笑风生，不时地逗得两个姑娘弯着双膝仰天大笑。

跳完一场舞之后，她刚好被挤到离奥斯卡里一伙人附近，她感到有点尴尬。她瞟眼看了看奥斯卡里，他正在给姑娘们讲故事……“这没什么奇怪的……她是去向尤西买木材的，你知道，她是替弥尔斯托姆锯木厂干事的……或者是替罗桑勒夫厂干事的……喂！西丽亚！你到底替哪一家干事的？”

那两个姑娘扭头看了看西丽亚，只见她闪着阴郁的目光淡淡地咧嘴一笑，平静地走开了。她脸上那甜蜜的光彩，立即把舞迷们吸引住了。但她自始至终在寻找机会溜走。

只是在半夜过后，在分发“有趣通信”时，她才乘机溜了。

因为当时人人都聚精会神地听“邮差”叫着收信人的名字。西丽亚已经出门了，谁也没有注意到她。

散发到最后，还剩下的几封信，人们争相出高价购买。有个扛长工的青年买到了一封写给西丽亚的信。他把信先读给伙伴们听，继而将信钉在舞厅的墙上。到了第二天上午，这封信被加上了一大堆旁注。它的内容如下：“努卡里家西包房的床上砍伐的木材，罗桑勒夫用什么价钱买到手的？陪着小妞睡觉真够味儿的，我只能利用夜里剩下的一点时间去砍伐，因为咱腰包里没有美金。只好再见了，永别了……一个男人（不是你的朋友）上。”

这天夜里照例发生着一连串的事端，不过临近破晓时分，事情也就接近尾声了。4月的黎明，空气清新，五彩斑斓的朝霞，和晚霞的彩衣一样艳丽，而且更加欢乐、轻快。当你走出乌烟瘴气的舞场，吸几口这冰冷的空气，会使你心旷神怡。西丽亚回到努卡里家时，那只惯于早起的白鹡鸰已在猪圈顶上欢欣雀跃了。它不怕人，既开朗又自信，只是在别处有召唤——当然是美差的召唤时，它才展翅而去。

西丽亚觉得现在一身轻松，精神为之一振。她把维莱和奥斯卡里统统抛到脑后。不过她一直没弄明白自己为什么神差鬼使地往奥斯卡里家跑了那一趟。她不让脑子再去想它了，只是在很久很久之后的一天夜里，当想别的事情时，这件事又冒了出来——不过已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现在她的心里同曙光一样的明快，朝阳驱走了她的睡意，也驱除了她对夜幕笼罩下发生在床上那桩往事的回忆。韦聂的床今夜空着，大概他回父母家去了。阳光越发暖了，它的光束直射在桌子上，不久又扫着床头。西丽亚每遇到高兴的事情，

便觉得又回到了遥远的童年时代。

父亲的一生是在单调中度过的，但他总能在单调的生活中找到乐趣。西丽亚觉得自己的生活既丰富又安全，虽说她连父亲的面容已记不清楚了，但心里总觉得父亲还在自己身边，并一道商量着该如何对待外人。现在，阳光已照在她的身上了。

西丽亚并无睡意，只是和衣躺在床上，沉思遐想。她想到自己即将要踏上新的、与以往不同的生活轨道了，她要另找栖身之地了，生活的天地要扩大了……春天快到了，春天之后是夏天，每个季节将把自己的特色带进千家万户、带到村庄的大路上……新去的地方，人们会比这里的人更聪明、善良……太阳，照得人眼花缭乱。

阳光照射着姑娘那紧闭的眼皮，一缕缕红光沁入她那驰骋的心灵。女主人进来了，她拍拍西丽亚的屁股，唤她起床，在此之前，西丽亚从来不要人呼唤。

“起来，快起来，把裙子脱了……睡得这么死，可见你玩得多么痛快。”

“我玩什么了？”西丽亚睁开眼睛，用黏糊的嗓音问。

“与你昨天去找的人玩呗！”

太阳已升起很高了，光焰所到之处把一切丑恶一扫而光。乐滋滋的西丽亚并未理会女主人含沙射影的话。她开始换衣服了，无意间往窗外瞥了一眼，看见一个男人往这儿走来。他正是奥斯卡里。她脑子里立即闪过了他在这两小时里所干的事情。他是从一座低矮的房子里走出来的。那家的大门常常在夜间向小伙子们敞开……西丽亚早就听人在议论这家，并当作笑料了……那位淫荡姑娘昨晚也去参加舞会了，甚至津津有味地谈着些令人肉麻的趣闻。现在，奥斯卡里看上去精疲力竭、

心烦意乱，头也不抬起就打这儿走过去。这倒不是他成心赌气，而是他把自己同这儿的渊缘忘得干干净净了。

这是西丽亚最后一次看到她初恋时的情人，——她曾经同意，后来又期望着与之结伴的人。在荒郊野地的那次邂逅，曾促使她作了些不智之举，后来她不时地为此而懊悔。她之所以感情用事，寻根究源是因为那天夜里在床上同维莱进行了无声的搏斗并使维莱的图谋未能得逞。大概因为奥斯卡里此前对她既迫不及待又情意绵绵，有时甚至到了天真的地步，西丽亚才很自然地觉得把自己的胜利告诉他，同他分享胜利的欢乐是件幸事。但没想到奥斯卡里不配分享这份欢乐，西丽亚也就乐得自个儿独享了。正因为如此，她无形中感到今天自己的生命之火比任何时候都旺盛。

总的看，努卡里太太同村里多数人一样，对西丽亚并不坏，但今天早上她却对女仆表现出某种反感。她用异样的目光瞧着西丽亚的裙子，好象在问：谁知道夜里这条裙子被拖到什么地方了。尽管嘴上没说什么，但她内心的憎恶之感有增无已。她正直壮年时期，每当咧开嘴笑时，你会看到她的几颗白齿已脱落了，鬓发已开始斑白，但她的体形和动作表明她的活力毫无逊色。每当遇到称心的男人时，她的言谈笑语里仍显露出女人的魅力和热情。今天，她对女仆的表现确实有点恼火。

打从这天起，凡有舞会西丽亚必去参加，而且每次都跳到尽晚，由小伙子们陪着归来。正是从皮埃梯拉家舞会以来，西丽亚疯也似的寻欢作乐。看到村里人喜欢邀她跳舞，散场后又陪她回家，感到甚为开心。但小伙子们只是陪陪她而已，没有一个贴住她不放。又因为夜里努卡里家不许外人入内，谁也不愿去讨没趣。

西丽亚内心一直想要离开这个地方，每当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时，她就尤其强烈地感到应换换环境。世上的事情往往是凑巧而成真。出自女人的嫉妒心，女主人从那天早晨之后，对西丽亚一直是恶眼相视。尤其令她恼火的是她丈夫不时地也替西丽亚辩护；说西丽亚勤奋干活的精神不亚于当初。这位男主人虽然已上了年纪，但仍然膀宽腰圆，身强力壮。他的心被这个出脱水灵的娇媚少女深深打动了，难怪每当他替她辩护时，妻子总要连上他的弟弟维莱一并数落说："努卡里家的男人都骚到一块了。"

为此，女主人不声不响地把刚领过圣体的妹妹请来当"帮手"，并在生米成了熟米饭时才向西丽亚宣布。村子里的老婆子们知道后，都表示愿意帮西丽亚另找一家。西丽亚也不计较新介绍的地方是远是近。末了，她进了邻村一家叫作西维里的人家。这家财大气粗，实非努卡里那小家寒舍所能比拟。

西丽亚来到西维里家时，从某种意义上看，客观环境对她是有利的。她耳闻目睹，并且亲身经历过乡村女仆的生活。特别是她知道作为一个孤女在生活中该如何待人律己。当然她的经验还远不丰富，尤其在这个富豪大家里听使唤，显得是初出茅庐。

西维里家共雇有三个女仆，全住在厨房隔壁挨近饲养房的一个房间里。扛活的长工们下榻在马厩一角的大屋，主人一家住在上房。

有个佃户家的女儿，在初领圣体之后，便盼望着在老板家当一名仆人，因为自己家里只养了一头奶牛，出于不言而喻的原因，每年总有些时候奶汁枯竭。如果正遇上父亲挣不到钱，

那么全家只好吃咸鱼喝清鱼汤过活。在这种时候，作父母的唉声叹气，儿女们不敢大声喧哗，唯恐惊动了辘辘饥肠。说实在的，这种时候，他们只能安分守己地呆着、唯一能给单调生活增加点趣味的事是到马棚后面解大小便和观察在粪堆上蠕动的小蛆虫……便溺完毕，就马上往屋里奔，毡靴蹬在地上踏踏响。因为进到暖烘烘的房间是当时最高的享受。孩子们正是在这种环境里成长着，然后进幼儿院，再进小学班，其中有些女孩子最后进入教堂修教礼课——那是心花怒放的时日。因为学会教礼课就自由了……可以去当女仆了。如果谁能到西维里这样的富豪入家听使唤，那算再幸运不过了。这位姑娘边收拾行装，边哼着舞曲和唱着在家里学的那些陈旧的歌儿。

她开始做工了，两个女伴都比她年长。饮食虽不比自个儿家里好多少，但却能填饱肚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从加工厂运回来的脱脂牛奶如果还未凉，她便象牛犊和猪崽似的痛喝一顿，在家里时，每人只能喝自己的一份，而在这里，可以放开肚皮喝。因此不久之后，她胖起来了，臀部、双臂和胸脯变得又结实又丰满。她用挣得的工资到庄子上裁缝店里买了一条新裙子，打扮得俨然象个大姑娘。到了周日的晚上，她穿着这条裙子，同伶俐的女伴们一道出去玩耍了，女友们也同意带她出去……进了庄，她和某个小伙子相遇。女伴们带她出来是作对了，这位身段匀称的姑娘相上了一位情郎。他既不是扛长工的，也不是打短工的，而是一位善于看行情，玩纸牌的精明青年。他高挑瘦个儿，眉清目秀，脸蛋白皙。他父母拥有一座房屋——既不是窝棚，也不是陋舍，而是一幢名副其实的房屋。他来到绿茵的草坪，坐在这位初见世面的姑娘身边，向她讲述有趣的故事。他那粗俗的言辞夹杂在十分斯文的言语里，使得耳

边听惯了训斥、傲慢之声的姑娘，几乎觉察不到它的粗俗。她心花怒放了，因为自己象大姐姐们一样，也有侣伴了。小伙子对她的脚、鞋子、袜子一概恭维不迭，赞不绝口……末了，他提出想看看她袜跟上松紧带的颜色。

“是杂色的。”她笑着回答。

小伙子伸手去撩她的裙子，她推开了他。虽然小伙子未得逞，但他的把戏已初见端倪。

后来某天晚上在他自己家开舞会，年轻的维尔尧微有醉意，但是，言行还未失态。他邀请这位穿杂色袜带的姑娘跳舞，姑娘拒绝了，说不会跳这种舞。维尔尧不由分说，连拉带扯拖着她跳起来。刚跳了半圈，姑娘步伐就完全乱了，小伙子于是放下她，另找一个舞伴。塞玛不声不响地走出舞场回家了。一回去就蒙头睡觉。但她的思想却插上翅膀漫游起来。她悔恨自己不会跳舞，但又自我安慰说：没关系，可以在厨房里向撒妮学……黎明时分，她醒了。而她同床的伙伴才刚刚躺下，并且把她往墙角上挤。只是这时候，这位初出茅庐的姑娘才发现床上新加了一个人——一个专讨好女人的小伙子溜上床了。

“注意点，别把小丫头弄醒了。”说话的声音正是维尔尧。一对情人躺下了，他们先喘着粗气，之后就紧紧地搂着熟睡了。

“这里的生活同在父母身边截然不同，塞玛慢慢学会了跳舞，也学会了舞会之后那一套把戏。夏季里，她到破旧的谷仓里过夜，关上门，里边漆黑一团，在这儿，初见世面的姑娘觉得踏实些……再说，胆大的运木工人是不讲究什么的，只要能弄到手，怎么都行。不久之后，这位叫塞玛的女仆嫁给一个佃

农为妻，那个佃农并不追究她的前愆如何，仅只要求她给生儿育女，喂奶牛，操家务。她得到了应有的报偿。

在西维里家里，一个女佣竟可以干这种勾当！但西丽亚可不干任何冒险的事。往往在同床的女友招来了男人时，她只好紧贴着墙壁睡，有时候女主人突然进来，把不速之客轰走后，告诫穿着内衣站在床前的女仆："你们愿意胡搞是可以的，但不要被我知道。"姑娘们一个个争辩说自己是无辜受辱。

与西丽亚同床的女仆叫嫚姆塔，年近三十了，是一个真正做女仆的。她孤芳自赏，需要时，她既能叫最粗野的男人信誓旦旦，也能叫他们哑口无言。但她的心却很善良。她那微微呈黑色的眼珠，随时射向任何人。心里或喜或怒，眼睛立即闪出炯炯光芒。她嗓门很高，有时她吼道："喜雀不算鸟，女仆不算人！"如果是饭菜不好，她便嚷道："猪吃的东西咱吃不到，猪不吃的才叫咱仆人吃！"她自我解嘲地甘心承受着做仆人的低下境遇，然而她并不因此而不去寻求生活的乐趣，尽管由于条件所限，她不得不采取比条件优越的姐妹们更为粗放的办法去取乐。她的外表和她的性格中，都有一些方面使她难以找到个丈夫，然而许多男人却很愿意把她搂着过上一夜，尤其那些有着共同命运的长工们。她在此已经干了十五个年头，但她的过去，这一带无人知晓，也没人对此感兴趣。嫚姆塔觉得西丽亚还没成熟，有时候把自己内心的秘密告诉她，但总归把她当作不懂事的孩子。在这个女仆的生活中，也有心醉神往的时候。你看，无际的黄昏中，她那对大眼睛凝眸远望。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她走出浴室，穿着袒胸露背的内衣，一边梳理着长发，一边哼着《池塘的水波》和《单一的爱情》等歌曲。至今仍奇迹般地处于处女状态中的年幼伙伴西丽亚跟在她的身后，

倾听着她的歌声。

在努卡里家，西丽亚经受过磨练。尽管这儿农庄的规模比努卡里的大，但生活的节奏同小农场大抵相同。正因为她在努卡里家夜间的搏斗中首战告捷，因而后来她在各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且能毫不费力地保全了贞节。邻居中有一个女孩与西丽亚同岁，她不仅巧于裁剪，而且还擅长诗文，有的诗还发表在一家教育杂志上。西丽亚去做裙子时认识了她，从此你来我往，裁缝女对西丽亚尤为情深意长。

在那个时代，做仆人的很少进教堂。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随波逐流，安于现状。人们看西维里家的女仆也去领圣餐，都觉得稀奇。这样的稀奇事毕竟发生了，那是因为裁缝女去教堂时拉着西丽亚同行。西丽亚在领过第一次圣餐后再没去过教堂了。这次重新去领圣餐，在心里没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因此之后她再也不去了。

然而，她的这一举动被传出后产生了反响：附近的青年人都以为她成为虔诚的信徒了，于是乎那些最善于拈花惹草的小伙子们从此不再缠她了，最多有时候含蓄地说到她俩裁缝女的关系："西丽亚和塞尔玛·朗塔奈可是形影不离的朋友。"某日，有个喝醉酒的家伙被西丽亚猛力推开后，扯着嗓门告诉正在追求西丽亚的青年说："你是白费劲儿，她已同基督结缘了！"末了，西丽亚开始想到应去他乡另找个人家做工。

初夏时季，西维里家的女仆们搬进厢房的谷仓里住，因为那里比较凉爽。西丽亚继续同嫂姆塔同床睡觉，有个长工常常找上门来同嫂姆塔过夜。附近，住着一个年轻的手艺人，每到星期日的晚上，他爱四处游逛。这小伙子长得一表人材，村里姑娘们都喜欢他。一天夜里，他同嫂姆塔的情夫喝过了大麦

酒，深更半夜时分两人决定一块找西维里家女仆们过夜。作手艺的青年猎取的对象自然是西丽亚。

“她脾气有点犟，不过你自己知道如何把她弄到手。”带路的长工对同伴说。

“这套把戏我熟悉……”

他们又往肚子里灌了几杯之后便踉踉跄跄地往西维里家走去。他俩穿过院子来敲仓房的门。然而这天嫚姆塔不在家，西丽亚被敲醒之后隔门向这两个舌头僵直的造访者作着解释，可是那个长工无论如何不相信，要进去看看。于是乎，同来的青年也跟着走了进去。长工一看他的情妇果真不在，便出门走了，而那个手艺青年却躺在西丽亚床上不走。后来同伴的长工玩了个计谋，迫使西丽亚上钩。

青年人上床后很快就昏昏入睡了。西丽亚使出一切可能的办法想把他赶出，但他因酒劲未过，继续鼾声大作。到了清晨五点钟他醒来了，鼓动着僵直的舌头，心虚胆怯地去抱西西亚，末了，只好悻悻而去。

本来，这事是庸人的莽撞行为，值不得大惊小怪，不料他却给西丽亚招致了麻烦。年轻的手艺人清晨出门时被人看见了，因此事情很快就公开化了，连西丽亚的主人也知道了。由于年轻的手艺人是主人家的常客，加之他很能讨人喜欢，所以主人尽管认为西丽亚同他有隐情也不记恨于他，而且在西丽亚面前也闭口不提此事。一天晚上，她同年轻的手艺人谈起此事，小伙子很痛快地承认自己确实曾在西西亚房里过了一夜，但一点也记不得是怎么进去的，进去后又干了些什么，只知道在清晨五点钟醒来时是睡在西丽亚的床上。他接着向西维里打听西丽亚的来历，了解她是否一贯干招蜂引蝶的勾当，他怕自

已会染上性病……

“因为你什么都记不清，这就难办了……”西维里说。不过他还是安抚了手艺人一番。

裁缝女是一位思想正统的女子。这桩风流韵事也传到她耳朵里了。在她看来，事情真相已昭然若揭，不是吗？有人看见年轻的手艺人清晨五点钟从她房间出来，而那天夜里只有她一个人在，嫚姆塔是第二天上午9点才回去的。这一切足以说明问题了。

裁缝女塞尔玛本来很喜欢西丽亚，对她以挚友相待。跑来告诉她这桩新闻的那个女人还对所谓西丽亚品行端正，去教堂等借题挖苦道：“最可怕的幼虫是在死水里滋生的啊！”从此，塞尔玛同西丽亚一刀两断了。这年的冬天，塞尔玛以一个女仆走入歧途为题材写了一篇生动的文章，她还把文章读给周围的人听，后来又寄给一家宗教报纸。到了第二年春天，这篇文章发表了。

西丽亚对西维里、对周围的所有人都心灰意冷了，她再次陷入混沌之中。对一切都麻木不仁。她在衣着上下功夫了，衣柜里的储备超过了需要。那些爱嚼舌根的人便说她在给婴儿准备襁褓。西丽亚更注意身体之洁净了，别人每到周六才洗一次澡，而她除此之外还于星期三在煮牲口食料的大锅里烧上热水，闩住门加洗一次。有一次，她正在擦洗时，老板正好打窗前经过。为了寻找精神刺激，他扒着窗帘缝朝里边偷看，瞧见炉火映照下西丽亚那白皙的姣体。看了一会儿，他不声不响地走开了，心里觉得不是滋味。

西丽亚在西维里家干了整整一个冬天，村里人不再说长道短了，不象当初年轻的手艺人从她房间溜走时那样谣言四起

了。隆冬季节，她们住的房间变得安静了，因为嫂姆塔怀孕后，当腹部开始显露时，被情夫抛弃了，女伴们有感于她的遭遇，不再轻易放男人们进门来。此外，外界发生的严重事件，对西维里家里的气氛也有所影响。

从此，西丽亚日子过得平静，睡得香甜，有时甚至白天比夜里睡得更死。慢慢地她开始旧念复发，而且不久竟如愿以偿。

事情发生在5月末的一个星期一的上午，这天阳光普照，天气温暖，寂静，自然界万象更新，说明播种的黄金季节到来了。蒲公英的花儿已绽开，欧鳊鱼已在水中遨游，云雀喳喳叫着，兴致勃勃地朝蓝天冲去。田间的沃土骚动，一脚踩下去，微微有声。它们在期待着耕犁的到来，象发情的母畜等待着公畜前来对它进行甜蜜的“蹂躏”一样。田间的沃土正等待着种籽微入它的怀抱，以便孕育它们发芽、生长。

马厩的门洞开了，畜生一只只抖擞着身子声声长嘶。庄园的男人们都随着男主人到田间去干活了，女仆们在女主人指挥下在马厩里忙碌着。这天上午，大家干活的气氛异样。说实在话，自然界的一切倒很正常，而人们的情绪却大不一般。自从沙皇被废黜，整个春天人们总忧心忡忡。有些重要事件的发生，为祖国带来了福音，但芬兰人民除了受俄国压迫之外，还忍受着别的祸殃。这些祸殃并未因为发生了革命而有所缓解，它一如既往地存在着、继续着。

前一个星期末，邻村的大户庄园里发生了一系列骚乱，老板们赶集回来，一个个怏怏不乐地卸着牲口。他们脑子里仍在想着附近小镇上的工人们集会、唱歌的情景，想着周围那些爱闹事的蛮横人和某些被他们责骂过的短工。这个星期六的夜晚，无论是路上还是庄子里。都比往常沉寂。虽然到处人来人往，

但是哪位女仆大声一笑，准会把人们的耳膜刺破，因为这个夜晚太寂静了。

阿尔求里·西维里正值年富力强时期，他的妻子是附近教区的一位名门闺秀。她体态丰满，嘴不饶人。你若听他们夫妇俩耍贫嘴，可真叫好玩儿。西维里家很会过日子，他们勤奋而得法地经营着自己的土地，饲养着自己的牲畜。他巧读过农业和林业学科，善于把人造肥和农家肥搭配使用，而且各种成分搭配得恰到好处。主妇善于根据家畜成长的不同阶段配制饲料。他们还善于利用农村工资涨落的行情。主妇擅长于在工人们的伙食上尽量少花钱，但又能让他们吃饱肚子。他们雇的女仆，一般均能在他们家干得较久，有时也能吃上几块上等面包。甚至打短工的，应当是满意的，而且他们确实也满意，因为除了能吃到面包，土豆外，还能吃上鲱鱼，喝上脱脂牛奶。

“这奶是用来催肥小猪的。”当某个临时工抱怨伙食不好时老板娘就这样宣称。

这一对善于持家的主人能从两条生产战线上尽量捞取好处：畜圈和长工屋。他们享有一份可观的、显而易见的财富。夫妻双双过着自私而没有风险的幸福日子。

这个阶层的农户，1917年的春天是在提心吊胆、心烦意乱中度过的。象他们这种高傲惯了的人，现在成为羞辱的对象，实在难以忍受。西维里今天早上领着长工们下地时，脸比平素红得更凶。如在往常，他根本不会同长工们同往。这天临走时，他把一支子弹上了膛的手枪塞进衣兜，长工中有那么一个人，因前一天玩得开心，今天装起好人了。

一队“赤色”分子驻守在距他家不远的地方。当西维里带着长工、扛着工具打他们前面走过时，他们冲着西维里嚷道：

“今天是罢工日！”但西维里只顾走，没答理他们。开始干活了，只见走在路上的人们，高举着红旗，唱着歌儿，其中几个人气势汹汹地冲着西维里而来……西维里指桑骂槐地呵斥着自己的牲口。

与此同时，西维里家的饲养场也闹腾起来了。当女主人领着女仆们清理马粪时，来了一群戴红袖章的人。他们走进饲养房要大家停下手中的活，并当场宣布了一条又一条命令，为首的那个人衣冠楚楚，他要女主人读读他们的宣言，但女主人宣称在她的饲养房里除了自己的牲畜以外，不承认任何别的宣言。嫚姆塔当时也在场，论她的性格，哪怕参加葬礼时也会噗嗤笑出声来的。这时她瞪着泪汪汪的眼睛，一把夺过头头手里的宣言，说：“你等等，这事让我来给你了结。”在场的人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她已把告示塞进裤裆里揉了揉，再掏出来递给头头：“喏！已给你盖上了大印了，你可以滚蛋了。”说罢她抡起铲粪的铁叉赶他们走，女主人也抄起了铁叉……农会的人为谨慎起见，只好退避而去。

院子里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场面，所有的人赶忙跑去看：一群人大吵大闹着从田里回来了，女主人在激愤的人群中一眼看见了她的丈夫。她毫无怯意地上前质问：“流氓！你们要把我丈夫杀了？”

西维里满脸是血，而无人色。“是他想用枪打人……喏，这是他的手枪！”一个人指着手枪说。

这些事发生后，西丽亚真的得离开了。西维里象喝醉酒似的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不让他妻子替他包扎伤口和清洗暴力在他脸上留下的痕迹。他走到门口对雇工们吼道：“不是罢工了吗？你们统统滚吧！”戴袖章的人早已走了，妻子试图劝他息

息怒，但无济于事。这番侮辱使这个性格倔强的农民太受不了了。他找到了女仆们，向她们发布了同样的命令。女仆们半信半疑地看看女主人的脸色，他就抡起一把椅子赶她们走。

西丽亚把收拾好的行李寄存到女邻居家。嫚姆塔也得如此了。两个同命相怜的仆人沿着暖融融的道路南行。从那之后，西丽亚再也没见到主人了。过了些时候，一位打短工的给她捎来了行李卷。那年冬天西维里被赤色分子就地处决了。西丽亚得知这个消息时正在基埃里卡家作工。在来基埃里卡家之前，她还在其他地方干了些时候。

无论是西丽亚还是嫚姆塔，在离开西维里家之后，都不知该投奔何方。在她们看来，在西维里家发生的事情仅是罢工引起的意外后果，没什么了不起。她们走进第一个村子，嫚姆塔去叩一家熟人的门。那里鳏居着一个声名狼藉、罪行累累的男人。嫚姆塔一边推开这家的栅栏门，一边向西丽亚讲述那人的劣迹。西丽亚心情踌躇地跟在后头。最后谈妥了：嫚姆塔留下来，西丽亚继续南行。“那些闹罢工的人愿怎么就说吧！如果他们再拿告示给我看，我还会‘打上印章’退给他们的。”嫚姆塔说。一路上，西丽亚不时地在路边、村口遇上一些气势汹汹的人群。

她奇怪地自问：是什么力量引导我自己南行呢？她土生土长在北方，更熟悉北方的风土人情。但最熟悉的莫过于父亲住过的小屋。现在，那里已住上了陌生人。她的监护人控制着她的遗产，他曾经答应等她长大成人后，就向她结账。她现在已经成人了。不过她从来不把这笔小小的遗产放在心上。在父亲去世的那个星期天晚上，她回到家里，看到父亲的遗体躺在桌子上，她本来可以从父亲的口袋里把钱掏走的，可那些钱都被她

的“监护人”盗走了，然后，随便给她一点应付应付。

中午刚过，她走近一个教堂——这是她所熟识的最远的一个地方，她走进一家面包店想买块面包充饥。好心的老板娘被她的美貌所打动，于是问她：“小姐，你打哪儿来的？”她俩攀谈起来了。老板娘了解到了她经历的一切，并告诉她：在这里，农庄主也被扫地出门，其中顽固不化的受到了惩罚。还说，她刚刚雇了一个女帮手，否则她很愿意把西丽亚留下，她为此感到惋惜……“干这一行的常常同顾客打交道，因此一个热情招待顾客的女子当然比一个只会养母牛的女子好……象你这样一个俊俏的姑娘，不应该去农村里当女仆……噢，对了……朗多教授曾说过他想物色一个人……没错……我这就给他挂个电话……你要求多少工钱？”“只要有原先那么多就行了。”动人的小妞回答说。

西丽亚听到老板娘在电话里向教授谈到西丽亚“原先的主人被打得满脸是血，怒不可遏……当然，是她的东家，不是小妞本人……不……她非常漂亮……工钱？……对，对，她又俊俏又干净……你要雇了她，可得当心点噢……哈哈哈！……”老板娘的笑声使西丽亚开心。

“这个老教授已七十岁了，还那么能开玩笑。”老板娘打完电话回到店里告诉西丽亚，“他已经退休了，是个鳏居的老头子，一年到头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别墅里。夏天里，他要接待很多亲属，他雇用一个女仆收拾房间……他的住处离这儿六公里远，每天傍晚乘船来这儿取邮件……你如稍等片刻，就不必步行了……是啊，老教授说他相信我的眼力，托我给他物色。在他家，你肯定会很开心的……但愿人们别再瞎闹腾了！……”最后她深情而怜悯地说。

西丽亚对好心的老板娘这一席话连一半也没听进去，她已经在想着要乘船而去了。她出了面包店，径往渡口走去。那美丽的湖光山色，连绵不断地向南方伸展，那儿正是她要去的地方。她远远看见一平如镜的湖面上一个黑点在漂动，慢慢地由远而近，由小变大。小孩子们告诉她这就是朗多家的小船。“这船能一直开到教授家吗？”“当然可以。”

这是一个夏日的傍晚，太阳还高挂在西天，刚离开西维里家的西丽亚这时坐在船首面对着沉默无语的邮差，驰向新的目的地。这时的她，就象童年时期的星期六晚上回到父亲身边时一样，陶醉在幸福之中。这是一年中最好的划船季节，有什么能比这更惬意的呢？岸边，鲜花盛开；环湖，绿茵滴翠，连空气也披上迷人的色彩。他们行驶的路线……人人感到清晰而纯净，任何东西休想玷污它。航船上，人们彼此相敬如宾，好象遨游在神秘之中。此时此刻，人们觉得已远离红尘了。

西丽亚甚至忘掉了此刻的目的。这时邮差开了腔——这是他上船后首次打开金口，他告诉她，多朗家的屋顶已经在望了，很快就会看到站在小径上的教授了。于是乘坐在平稳船首的姑娘焦急得坐立不安。新主人的头衔令她担心。一些时候以来，她几乎忘掉了自己的姓——萨尔麦卢斯，现在才又想起来。在这馥郁的傍晚，乘船航行在风平浪静的湖面上，因而再也回忆不起她出生的那个庄园是什么模样儿。因为脑子里一点影子都没有了。她知道，自己来到人世间是为了生活。她回忆自己出生的庄园是为了在投入新的生活寻找精神支柱。

这座以朗多教授的名字命名的别墅，坐落在湖边上。邮差把船靠近码头，那儿有一位等取邮件的老人，他无疑就是教授

了。老头儿仔细打量着新来的姑娘，尽管她穿一身乡下人衣服，有点蓬头垢面，但你不难看出她是个城里人。

“没错，你就是毕耶蒂宁太太介绍来的仆人喽！她在电话上全都讲了。咱们回到别墅去商量成交吧！在我这里，你一旦熟悉了我的习惯，是不难侍候的。你瞧，我也是食人间烟火的凡俗之人。我出生在本地，除此之外，我还保留着过去的风尚，见了象你这样漂亮的姑娘，我还喜欢以‘你’相称。在我脾气不好时，对那些老女人也这样称呼……今天，我高兴得要上月亮了，我要对整个芬兰以‘你’相称了……现在你先去吃点东西提提劲，然后去认认地方。喂，夜里你房间里招男人来吗？”

“没有人会来的。”西丽亚瞧着这位说话爽朗的老人，打心眼里笑着回答。

“嗯！你不要以为我年纪老了眼睛不管事……要知道我可不允许有这类事发生。我这个老公鸡要独占鸡笼。如果你找个正派人婚配，婚礼的事就由我出钱操办……但我可不喜欢那些夜游神进家……好啦，你别怕，一切都会很好的，这是肯定的，无疑的。”

就这样，西丽亚在教授家干起来了，乡间发生的冲突再也波及不到她了。第二天，她就设法托人给她送行李，转食品供应证。教授还答应帮她追回那小笔遗产。他要给米科拉老头儿要要心眼儿，吓唬吓唬他。

“你那位仁慈的监护人自己意识不到自己，我可太了解他们这些狡黠的乡下人了，他们不惜诈骗一个孤女。”有一次他对西丽亚说。

对孤苦的少女来说，在朗多家的这第一个晚上过得极为开

心。她在生活的海洋里越游越远了，在此风华正茂，前程远大的岁月，她的青春之花在开放，生活的天地在扩大。夏天即将来到，那是一年中日照时间最长，阳光最强烈的季节……在这里，在教授身上，乃至在这整个地方，有一种既令人生畏又富于魅力的神秘力量在左右着人们。西丽亚对此并未完全意识到，如果有人特意来告诉她，她也不会相信的。然而从新主人的言辞里，她看到了自己的父亲，似乎从教授嘴里听到了父亲在世之日该讲而不善于讲清的事情。老教授的话，哪怕是寥寥数语，也能使西丽亚得到她所缺乏的东西，能使她的生活增添光华。自己是不是又回到父亲那小屋的气氛中生活了？——尽管这儿的房屋宽敞无比。象那儿一样，从大路伸过来一条小径，但这儿的小径更宽、更直，更平展。小径的尽头是一幢两层楼的白墙“小屋”，其窗户颇似父亲的小屋。在这个新天地里，西丽亚很快感到自己又得到了父亲暴死之后骤然失去的关心和爱护。她回想起了那个命中注定的、令人心情沉重的星期天……

“去附近转转吧！”到了晚上教授对她说，“你一个人去独自呆上一阵子！”

西丽亚出得门去，爬上湖边的一座桦树覆盖的岬角。当爬到顶巅时，她站住脚，欣赏那倒映在湖水中的岸边风光。一只布谷鸟唱起歌来，远处的林梢，层峦叠嶂，这真是斑鸫们的巢居胜地。傍晚时分，爱好音乐的斑鸫们总喜欢在那里长时间对歌。

小西丽亚的命运到底如何呢？孤苦伶仃的生活真的盼到头了呀？难道她的生活从此有了根基，生活的道路从此宽广起来，生活面貌就此焕然一新？从而，她象使足一股猛劲之后，

浑身要颤栗一阵？要么是因为沦为孤女的五年间她敏捷地一次次躲过了灾星，所以恶运又变换花样引她最终上钩？

西丽亚步履缓慢地往回走着，这时老教授正伫立窗前观赏这美丽的夜景。等西丽亚走近时，稍停了片刻，眼前是黑夜的面孔……她一进屋，教授就迈着慢步朝她走来，领她看了看她的房间，然后走了。片刻之后，他又返身对西丽亚说："我还没来得及问你的姓名呢！"多长时间了，没有任何人这样问过姑娘，她象同即将来临的夏日之夜窃窃私语似的，告诉了她的姓名。"好，晚安，西丽亚。"说罢，教授往二楼走去。

父亲死后，她曾经凄寂一人躺在米科拉家娣娜身边，她熟悉那个房间，也了解同床的这位女伴。从离开米科拉家后，她几乎始终是孤苦一人度日月；风雨交加的秋夜，她孤身在乡间的小道上跋涉；在努卡里家的床上，她孤身同维莱搏斗，同奥斯卡里·托恩蒂拉散步时，她也是孤身一人。然后她又只身南下，来到这个如画的仙境。然而，在这个清洁的小房间里，她感到比任何时候都更寂寞，因为十分随和的老教授上楼去了，别墅内外万籁俱寂。

她的孤独感比往常更强烈了，因为往日的一切这时壅塞着她的心扉。那么多的事情既新奇又意想不到。在西维里家的那段生活，连同她耳闻目睹的，一齐浮上脑海。她闭目装睡，回想劳动中、舞会上，走出舞场之后那豪放而热火朝天的场面……那一切的一切，直到今天早上主人那血肉模糊的面孔……真的发生在今天早上吗？果真发生在隔窗能望到的那片田野吗？她父亲曾经也是个农庄主……想到这里，西丽亚的脑海翻腾起来了。她似乎在回想着发生在萨尔麦卢斯农庄的往事，每想起来都感到气堵，难过。父亲的影子又出现了。她紧闭着双眼脑海

的外层松缓了，但深处依旧绷得紧紧的。西丽亚眼前出现了这样的景象：她的父亲被戴着红袖章的人推搡着，一幕扣人心弦的悲剧在进行着，相比之下，西维里流血一事简直是小事一桩。

恶梦紧揪着她的神经，她不由得惊跳起来。她坐起来睁开眼睛，定神一看，周围是初夏之夜的亮光。环境慢慢变得不再那么陌生了，她的心也开始平静了。西丽亚想到在她的头顶上睡着一个男人，他主持着这个家。他象严父一样过问着与这个家有关的一切。这时，她觉得好多了，这个房间也变得比入睡前更熟悉了。她想起了面包店女老板那席愉快的谈话……她差点想说：事情发生在昨天。她舒展四肢躺着，两只手放在后脑勺的头发下面。此时她没有一点睡意，在深沉的孤独中，她不惜亵渎神圣地看看自己的肉体，想着身上各个部位以及它们的形状。心想，我毕竟是个女人，在我这个年龄上，别人已生儿育女了……为此，需要找个男人，这是两人情投意合的结局……两个人能情投意合，这真是神奇……想到这里，两只放在后脑勺的手不由自主地分开来伸展开去。她的脑袋向后仰着……最后她想到了一件既令人害怕又富于魅力的事情——一个高大、魁梧的男人——她那明亮的眼前经常出现的一个人。同他，可以结为情投意合的伴侣……

她跳下床，跑到窗口，穿过桦木林，看见一弯湖水，就象从前的一天晚上她走到湖边看到的那样。她凝视着星空、田野、遥望着若隐若现的农家房舍……之后，她的目光转向湖边的岬角，转向湖面，心里充满着难以名状的酸甜苦辣。周围的其他景色悄悄地退避而去，要不要再回到湖边陡峭的顶巅去看看呢？父亲又回到他的小屋睡着了么？刚才在岬角的后面发生了

什么事情呢？是不是那个前不久她看见过的深夜泛舟湖上的青年又来了？在靠近她时停住手中的桨？是啊，正是他，五年前来过……西丽亚现在又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了；自从那晚之后，一系列严重事件接踵而来，使她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父亲在第二天日落前就暴死。现在是旧情复燃，这夜色给她增添了信心，使她想要不惜采取主动，站到湖岸边，吸引那个泛舟的青年，他也许会上岸同她攀谈，甚至还会同她促膝畅叙……

夜色似乎了解西丽亚的心事，对姑娘寄予同情。长长的睫毛下闪烁着姑娘的一对褐色大眼睛，宛如这春夜最后一批落山的晨星，越来越明亮。

正是为了这些，她那双眼睛第一次滚下泪珠。

第二天，西丽亚开始做工了。清晨，教授下楼梯的脚步声把她从梦中唤醒。教授今早下楼的步子比昨晚上楼时迈得急促。她以为自己睡过头了，所以赶忙穿衣起床。进了厨房，时钟刚敲五下。教授把门推开一条缝说："嘀！这么早就起床了？你应当多躺一会，这对长个儿有好处。我现在去湖里下网，得一个小时，6点钟之前你不要起床。既然你已起来了，就为我先烧好咖啡，我回来时好喝。有位妇人快来了，她是库尔马拉的妻子，也是我的表妹，她会告诉你该做些什么。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时由她帮我操持家务。好，再见，你烧咖啡吧！"

主人的话使她心花怒放，不由隔着窗户望着他一步步远去的身影，她看见老人矫健而挺直地走上洒满露珠的小径，她本能地两手按着胸口，那颗纯真的心里洋溢着感激之情，甚至对老人走过的小径也感激不已。上帝哟！但愿我能干得使他满意，但愿他归来时，他的态度不要有任何变化！

正在这时，那个妇人进门了。她的穿戴利利索索，年岁已不小了，但行动仍十分麻利。她用慈善的眼光看了看西丽亚，用诚挚的声音说："啊；我表兄给我找了个帮手了！"西丽亚向她报了姓名和来历，然后她俩开始张罗着咖啡了。西丽亚摸不着工作的头绪，索非娅就自个儿去取杯子，她俩就这样认识了。索非娅还带她熟悉了一下环境。时间一晃就过去一个小时，咖啡还没煮好，教授就回来了。她俩只顾熟悉房间竟把教授给忘了。

"可恶的女人们呐！"教授嚷道。西丽亚听见这话差点哭了，但教授用手指指索非娅，接着说："你当心别让这个女人引上邪路，你要熟悉我的习惯，听从我吩咐。"西丽亚这才明白表兄妹之间的关系十分诚挚而亲密，她立即奔到厨房去煮咖啡，同时在隔壁房间里表兄妹小声谈话着。

"今晚等西丽亚干完活之后让她去我家玩玩。"索非娅出门时说。

"当然可以，这已成习惯了。我们的索非娅是个讨人喜欢的寡妇，她家聚集着附近一带的所有小伙子。所以有姑娘去她家，不愁没人陪。"

"好的传教士总要为自己的教区念好经。"索非娅挤挤眼，笑着回敬他。

索非娅走后教授对仆人说："她年轻时可漂亮了：她在坦佩雷一家很富的单身汉家里做工时，主人爱上了这位身材苗条的姑娘。当然，她也爱上了主人。谁知那年夏天他洗澡时竟暴死在浴室里。好在他们已有婚约在先，法院判给索非娅一笔年金作为刚出生的孩子的抚养费。后来她跟别人结婚了，甚至到美洲住了些时候。现在她同十五岁的女儿住在自己家的小屋

里。家里有一架从美洲带回来的钢琴，养着一头奶牛，一群母鸡，种了一小块土地。喏，全告诉你了。你如果愿意，尽可去她家玩玩。我也不时地去那儿看看。她常常请邻居们帮她干活，干完活就跳舞……不知道今年夏天还跳不……噢，咖啡还热着吗？”

这一天，一切都很顺利。教授当然有自己的“习惯”，但他没有任何过分的要求，有许多活儿本来可以吩咐西丽亚干，但教授却自己动手了，弄得西丽亚怪不好意思。以后的几天也很顺利。本来说有客人来，但末了只有教授的女儿拉乌娃小姐带着一个沉默寡言的女朋友回来了，住了不几天女朋友就走了。女婿家的人全都没来，父女在谈这件事时流露出某种神秘感。

离朗多家不远处，是罗欧哈拉家的大庄园，庄园主卖掉了土地，每到夏天以接待来此度假的人为生。今年前前后后共接待了五、六个外地人。女主人常来教授的别墅作客。每次她举行家庭舞会，必定要邀请教授全家光临，从而使拉乌娃小姐有机会结识住在庄园里的房客们。

一天下午，西丽亚有事情去古尔玛拉寡妇家，她沿着小道穿过卡姆拉蒂家的院子，来到一株野樱桃树旁，古尔玛拉家的烟囱、屋顶便出现在不远处，一缕青烟从房顶袅袅升起。她顺着一条树篱笆走去，到了大门口。那儿有一棵繁花满枝、主干弯曲的甜樱桃树，附近还有一大丛醋栗树。院子里长满了春白菊、野荞麦。院子里有三条小径打这些绿叶中穿过：一条伸向饲养圈，一条伸向谷仓，第三条与通往庄子的路相接连。西丽亚推开前庭的门，同出来迎接她的索菲娅相遇。少女那双眼睛第一次在这座房子里熠熠闪光。后来，在这儿发生了多少美好

而同她命运攸关的事件。

暮霭笼罩了大地，使人感到惬意。厨房和索菲娅会客的小厅紧挨着卧室，卧室内放着那架钢琴。脸蛋俊俏而苍白的小拉伊妮凭着记忆弹着一些舞曲和民歌。有时候厨房里的浓烟飘进卧室，拉伊妮只好把窗户打开。这时你会发现走在院子小径上的邻居们放慢了脚步，欣赏小姑娘弹奏的华尔兹舞曲。

坐在转椅上的西丽亚享受着这人生的乐趣和周围的一片诚挚情意。她那粉红色的裙子，金色的浓发、褐色的眼睛，使深知她身世的索菲娅看得着了迷。大家谈得很开心，西丽亚脸上的小酒窝随着她的笑貌时隐时现。她惬意地坐在椅子上，那青春的躯体完全处于松弛状态。因没有外人在场，她畅所欲言，不用担心秘密被人听去。

后来，罗欧哈拉家的房客们也都喜欢来这儿串门，坐在西丽亚坐过的那把椅子上。有时候他们打门前走过，索菲娅就主动请他们进屋来坐坐。其中有一个会弹钢琴的人还给拉伊妮作一些指导。其他人则在一旁看索菲娅挤牛奶或给小牛饮水。到了7月，当皎洁的月光再次照亮昏暗的夜空时，能在古尔玛拉家的院子里多呆些时候是一件愉快事。月光下，卡姆拉蒂喜欢回忆往事："我说马蒂，你还记得吗？"他常常这样对坐在身旁凳子上的教授说。

6月初，罗欧哈拉家里来了一位名叫阿尔马斯的青年房客，他对西丽亚的一生所产生的影响比本地区乃至世界上任何人都大，然而西丽亚却始终不知道他到底姓什么。

拉乌娃小姐是个高挑身材的金发女郎。她那深邃的目光有点高深莫测。她从不发火，低垂在耳边的自然鬈曲的浅褐色头发，表明任何感情上的冲动在祖辈们时代就已经结束了，谁也

不曾看到她为什么人而叹息过。然而那个阿尔马斯却显然引起了她的青睐。西丽亚常常听到她在饭桌上谈起罗欧哈拉家的这位青年房客的一举一动。不久，这位小伙子来登门造访了，他动作机敏，血气方刚，老教授很喜欢同他探讨问题。

西丽亚端咖啡上来，第一次见到了他。当时他坐在钢琴前，拉乌娃站在他身旁伴唱。一见西丽亚进来，他们便停下来了。小伙子扭头看看西丽亚，西丽亚则微微屈膝向他致意——这是她学来的礼节。她穿的那身粉红色连衣裙，按照教授的说法，不会有第二个人穿起来比她更合适了。

回到厨房，她有点失神了。这一切，索菲娅都看在眼里。她说起话来语无伦次了，饱经沧桑的索菲娅马上就明白了其中原委，西丽亚放下手中的盘子情不自禁地扑过来搂住索菲娅的脖子，然后边干活边感叹道："在这儿多幸福啊！"好象是想说明刚才的举动是出于高兴。在清洗盘碟时，索菲娅把自己所知道的关于阿尔马斯的情况告诉了她："他是个标致、和气、快乐的小伙子。你看，他一张口，那排洁白的牙齿就闪闪发光，我想拉乌娃是喜欢上他了。"

客人走后，按照拉乌娃小姐的吩咐，索菲娅帮助西丽亚把室内的东西整理了一番。这天，索菲娅一直呆到吃过晚饭才走，干完当天活的西丽亚因心情过分激动，未经她同意就坚持要送她回家。完全理解姑娘心事的索菲娅，听任姑娘撒娇地挚着她的胳膊往前走着。但她打定主意要找个合适的机会告诫这位少女不要这么冲动。

打那天晚上起，西丽亚唯一的心愿是要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精心干好每天的活。有时候，为了减轻白天的工作量，她不惜在前一天挑灯夜战到深夜。她尤其注意讨拉乌娃小姐的欢心，

因为拉乌娃常常用威严的目光盯着她。不过她无时不往罗欧哈拉家张望，眼睛里不能漏掉任何一个打那儿去古尔玛拉家的人。她有时看见阿尔马斯独自一人，有时见他与一些姑娘结伴往古尔玛拉家走去，又有时候他还把拉乌娃小姐送回这别墅的大门口，然后再返身回去。每当这时候，少女便为不能把手中的活暂搁一会儿而苦恼。活一干完，尽管年轻人明明已回自己房间了，她也总要走出门外，沿路而去——不是往罗欧哈拉家，而是往古尔玛拉家去。

有一天，西丽亚有事去找索菲娅。一进门，索菲娅正在把杯子往盘子上放，盘子上还铺着白垫布，这分明是家里来了贵客。她喊西丽亚进客厅坐，一边开门一边说："有位客人在。"西丽亚以为是一位女邻居，就进去了。哪知进去一看，椅子上坐着一个青年男子——她只知其名而不知其姓的那个青年。他竟能逃过了西丽亚的眼睛到这儿来了！

西丽亚面对面瞧着他；他对西丽亚报以微笑。然后，西丽亚赶忙退回厨房里去。索菲娅趁机开起玩笑来，她怂恿年轻人去找西丽亚。年轻人起身先到厨房，见西丽亚不在，就进卧室去看，也不在。但他听到小屋里有喘气的声音，他伸手去拉门，感到有人从里面拽着。他没费多大力气就把门拉开了，少女出现在他面前。他俩从来没有这样近过。索菲娅只顾在厨房里忙自己的事，对他俩无声的游戏装作全然不知。阿尔马斯尽情地抚摸着少女那芳香的头发，触摸着她的胳膊，胸部，肩部和臀部，深情地和她对视着。这当中，动作的贪婪程度使彼此那千古不变的生理要求都得到满足。

西丽亚和阿尔马斯就这样相聚在一起了，尽管时间短暂，然而唯有死神才能将这一切从他们的记忆里抹掉。

西丽亚很快回到了厨房，她恳求索菲娅今晚能去朗多家顶替她，因为她要去裁缝家做衣服……她眼里闪着激情，她的笑声脆如银铃。阿尔马斯弹起了钢琴，发狂地按着琴键，但却弹不成曲调。而西丽亚则紧紧地搂了搂朋友索菲娅的胳膊，飞快地跑掉了。

从那个时候起，西丽亚和阿尔马斯的生活，尤其是少女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

村子里有一座富丽堂皇的乡间教堂。仲夏的星期天上午，恬静的天空晶莹透明，地上的庄稼欢快地生长，快到开镰收割的时候了。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星期天，教堂里挤满了人，因为在一个星期当中，人们无暇顾及信仰之类的事情。农庄的主人在马厩前踱来踱去，吩咐长工去牵马、套车。看到自己的新车漆得油光锃亮，心里美滋滋的。他以惯有的强有力的动作毫不费力地给漂亮的母马套上鞍辔，同时还吩咐着仆人们干这干那。之后，他进门去催妻子，妻子出来了，她穿着一身丝绸连衣裙，头戴一顶帽子，手里拿着一本《圣经》和一把阳伞。她喊回了在饲养棚前边闲逛的挤奶女工，然后动作笨拙地往马车上爬。丈夫坐在车子的左前方，随着嗒嗒的马蹄声，夫妻出发了。他们穿过田野，越过山谷，丘陵，往另一个村子直奔而去。

走到交叉路口，透过淡淡的薄雾，他们远远望见又一辆马车从一家场院出来，在麦浪里飘浮而来。彼此都相互认识，但谁都没有去热情地招呼对方，甚至在爬坡时两辆车走到一起了，彼此也不打招呼。一座山冈拔地而起，教堂就出现在山冈上。一辆辆马车络绎不绝而来。教堂的钟声响了，一些外乡人和乡下度假的人也都乘船而来，他们想观赏本教区的教堂和云

集在教堂里的善男信女。他们来时乘船，但走时决定沿美丽的湖边小道步行而归……教堂的钟继续响着，但节奏的变化，说明神甫已登上了讲道台……信徒门朝他围拢去。这时一群送葬人走出墓地，看上去他们的心境似乎与众不同：那是些喜欢结伴而行的扛长活的人和毛头小伙子，他们三五成群地走着，虽然也进了教堂，但在里边只呆了一会儿……那个嘴上飘着长胡子的鞋匠从邮局往家走，经过教堂门口时，故意装出不屑一顾的样子，谁都知道他是宣扬进步思想的，在最近一次闹罢工中他是积极的参加者。

古老的坟墓上玫瑰盛开，阳光照射着妇女们头上的绸巾，把她们的面颊照得热辣辣的。于是他们在不违背这庄严气氛的前提下，尽可能让脸部外露得多些。

教堂里，空气清新而洁净，但嗅觉灵敏的人一下子就能闻出这里充斥着平民们身上世世代代所散发的那种特有的气息。教堂里鸦雀无声，再说，正值夏令时节，不象冬天那样多的咳嗽声，偶尔能听到某个老头儿憋不住而长咳一声——这是不以季节而转移的咳嗽，它提醒人们：老人的生命之火已经微弱了，即将发出熄灭前的闪烁。

教堂的管风琴声骤然大作，一阵轰鸣过后，经过片刻的间歇，节奏强劲地奏起了当日的日课经，信徒们跟着唱了起来。青年人而背得熟，所以唱得清晰而准确，老年人尽量跟着哼。圣诗，一节接着一节地唱下去。唱完了最末一节，管风琴仍不停息，又奏出一段悠扬的曲调，好象是在提醒自己，别忘了把这音乐分赐给善男信女们。神甫仍站在祭坛前。

教堂是十字形的，妇女们坐在通道的左边，男人们坐在右边，他们全都面向着祭台。站在旁边观看的人则注视着教堂的

中央。

面向祭台做弥撒，是帮助信徒们进入圣境。一个外地的陌生青年好奇地观察着做弥撒的人。他隔着祭厅的通道，望着坐在另一侧的妇女们。只见她随着神甫的动作而应答，轮唱……他的目光漫无目的地张望着，但头不能乱动，因为怕挡住了后面人的视线。他一下子看见了他要找的少女，于是周身暖流奔腾……这，他早已预料到了……她头上包着一块普通的白围巾，结子挽在颈下，围巾的一角飘在肩膀上。透过围巾，他看到那熟悉的发髻沿前额和鬓角垂下来。从侧面望去，她的容貌纯洁而虔诚，红红的嘴唇，月牙似的口形，使人觉得她还是个孩子。

她深深地躬下身子忏悔罪过……“我，一个可怜的罪人。”……神甫用庄重的口气朗诵着。于是一大片人头和肩膀低垂下去了。还有些人尽管身躯僵直，呆板，也吃力地往下弯着。那些男人们抬起头时，其表情的庄重严肃程度，同低头忏悔之前一模一样。那个年轻人继续望着妇女行列里的那个少女。在他看来，少女在作忏悔时，容貌更加纯洁了，仿佛摒弃了罪过之后，她变得更美了……“这是圣灵所生，圣母所降”……

青年人沉醉在教堂这阳光沐浴下的迷人气氛中：神甫那慷慨铿锵的话语，管风琴伴奏下的赞美歌声，而朝上帝的祈祷，这一场在他心目中形成了一幅鲜明而完美的形象。不久前他俩静静地相望，甜美地无声地猥亵，是生命赐给他们的宝贵礼品，是从最美的花朵里，也是从姑娘的眼底里，肺腑里酿成的蜜。

一个生活在欢乐中的青年，时间，就好比生活的慷慨之手撒

下的明珠，颗颗落入他的心灵深处，化为永不泯灭的瑰宝。之后，看着它们永葆纯洁无瑕的本色，是十分惬意的。但，无论是保持或玷污它们的本色，都不同其办法。即便是同一种办法，此一时能扬其本色，另一时则使其化为乌有。

这正象人们用双手建造并装点的教堂一样，在此夏日绚烂的周日，上半天的那番景象好不庄严，但一到下午，人们那种虔诚精神连同周末一道销声匿迹了。晚间的清风徐徐吹来，人群沿着条条小路，朝四面八方蠕动而去。

在西丽亚和阿尔马斯的心里，盛夏在继续着。

附近有一眼清泉，西丽亚每天去那里为教授提取饮用水。按照教授的说法，他饮用泉水，是因循先辈们迷信的旧例，实际上，漫长的科学实践使他早已完全摒弃迷信了。他还说：西丽亚干完一天活之后，提上水桶，沿着桦树成荫的山间小道走走，不是散心的好机会吗？她在外边愿意玩多久都行，她可以自由自在地独自坐在草丛里编织小草辫或同她的男友倾心相谈，只要能在半夜之前把泉水提回家就行。

西丽亚要去熟悉一下这条打水的小路了。开始，索菲娅只给她指了个大概的方位：从罗欧哈拉庄园，可以看到一条小径从大道旁延伸而去，跨过一座小桥，桥下是一条淙淙溪流。小道上，人来人往，西丽亚第一趟去打水时在小桥旁留连忘返，因为她听了主人的话，来此主要是为了散心。小溪通过小桥，往陡峭的山岩跌下去，在一堆乱石、杂草处溅起丛丛水花。心旷神怡的西丽亚，拨开枝桠，一块软绵绵的绿茵如毯的草地突然出现在眼前，一座座旧时风力磨坊的残垣断壁还依稀可见。草地的四周是茂密的森林，枝叶挡住了她的视线而不能远眺。除了瀑布传来的千百种声音外，别的一概听不见。这时，西丽

亚的一只袖子上挂上了蜘蛛网，另一只袖子上沾上了黏糊糊的一个白团，更增加了这儿的神秘感……西丽亚在这个仙境作了一会儿美梦，因惦记着早点回家，便迈步朝泉源走去。

后来，她常常来打水了。有一次，教堂的夜课结束不久，她把水桶塞进路旁的灌木丛中，但藏得不严，被小伙子看见并认出了这只桶正是姑娘来回提水的那只。于是把桶换了个地方藏起来，自己则躲在一旁全神贯注地等她来找。时近黄昏，她的注意力部分地被周围的景色所吸引：眼前的绣线菊，株株繁花满枝，潮湿的苔藓气息混和着绣线菊的浓郁扑鼻的芳香，使空气染上了一层令人醉心的色彩。耳边的周潮水，仿佛是由大自然那成千上百的歌喉哼出的一首动听的歌曲。

美丽少女的身影消失在绿茵深处，荆丛中可能留下了她的足迹……因为有双机敏的眼睛一看便知……不错，姑娘正是躲在绿茵丛中，她穿着一条质朴的裙子，使她显得更加可爱，可爱得象这夏夜的傍晚一样。小伙子轻手轻脚地从背后朝她靠去。看来她听到了身后的窸窣声而没回头去看，她那怦怦直跳的心，说明是“他”来了。当他出现在她面前时，她看到小伙子两眼闪着炽烈的光芒，变得象小孩似的。这眼神，这表情，西丽亚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夏天曾经见到过。

往事浮现在她的脑海里，这夏日的夜晚，似乎使她变得如痴如醉了；小伙子也沉浸在回忆之中。末了，他们说话了：

“天哪！……我还要打水去……到半夜了吗？”

“没完全到。”

他俩穿过桦木林往泉源走去。西丽亚看到小径两旁高高地伸出挂满素白花朵的枝桠，似乎有生以来初次见到。沿着斜坡起伏的小径，露出欢乐的笑颜。她所困惑的是，为什么以前就

没看到花呢？“它们是为咱俩而刚刚绽开的……瞧！又是一朵新开的花！”

她俯首看了看那朵花，舍不得摘它。阿尔马斯离开小径，到远处去采了一朵，拿来别在西丽亚的衣服上并欣赏起来。这株香花草夜间散发的浓郁香气，恰似我们的少女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受亲吻之后的那种滋润俏丽劲儿。她拿过花朵，将它端庄地放在胸前，很象人们从古画上看到的形象。

当西丽亚又独自一人在自己那干净的小屋里脱衣上床时，已是午夜过后了。她走近窗户，举目遥望湖边的桦林，就象初来的那天夜里，当主人的脚步在楼梯上消失后，她平生第一次被独自留在一个房间里那时一样。她当时也象今天一样凭窗远眺。今夜，她没有睡意，那双在黑暗中凝视的眼睛，闪烁着与往日不同的光芒。她的神情不再茫然了，心里不再去想父亲居住的小里和泛舟湖上的夜游人了。她的心思贯注在亲爱的阿尔马斯一人身上，好象除他而外，世上空无一物。她心目中既没有睡在楼上的老教授，也没有他的女儿拉乌娃小姐。在西丽亚看来，相识不久的拉乌娃小姐，仅是一个其貌不扬的姑娘。是的，一切都消失了，同这夏夜作伴的只有她一人。阿尔马斯的影子确实使她六神不安，不过还算好，因为她知道他不久会来看她的。再说，他就在那边，在那座房子里，在他的房间里，我已经是属于他的了。

一躺上床，西丽亚更加大胆地畅想起来。她嘴唇贴在胳膊上，好象想再回味一番方才亲吻的滋味。当她一想起某些往事，不禁怒火中烧起来……她想到了奥斯卡里……以及她登门见到他父母的情景……还有那晚的舞会……尤其当她试图去回忆其中的一个场面时，她想不下去了……她的心躲开了那桩

事，回到了放在枕头下面的那朵素白的香花草上。它比任何花圃里的花儿都好看，它比世上任何香气都更醉人。

这样睁眼躺着是多么美好啊！她眷恋着生活，眷恋着生活献给她的花朵。当其他人都睡去之后，自己也昏睡了这许多年，现在醒来了，这是多么美好啊！

今夜，同初来乍到的那天夜里何其相象：西丽亚在梦乡游了不久便惊醒了，她下了床，来到窗前。太阳已经升起，她心里又送走了一个“昨天”。不过，今天这个“昨天”令人快慰。清晨的空气，在林中的小鸟的喧噪和曙光催动下刚从沉睡中醒来。新的一天开始了，这是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至少早晨如此。

西丽亚回身又上了床，从枕头下拿出那朵素白的稍有变蔫了的花朵。曙光为它镀上了一层金黄。她折短了花茎，把花夹进一本书里。之后，睡意来了。

初夏，就这样过去了。有一段时间几乎没有黑夜，可以说从日落到日出，宇宙的苍穹只不过呵了一口气的功夫。沉醉在幸福中的青年人不思饮食，每天只有很少一点儿睡意。对于有些人来说，这是最后一个美丽的夏天了，因为每个人都终要度过自己的最后一个夏季，而今年夏季则别有一番风趣。这是人人都朦胧感觉到的。

不久，仲夏节就到了，人们都试图证实白夜的确存在。有位妇女在午夜时分，凭窗阅读一封刚收到的信，她甚至提笔写了回信。尽管时令已近七月份，半夜里光线仍然十分充足，夜间的亮度确实不容置疑。她开门见山地写道：“在此绚丽的夜色下，我给你写信……”这时她的心已飞向了远方的男友身

边，仿佛同他一道散步在月光下……西南天际已是霞光万道了。她是来这里度暑假的，原来设想在这里会有更多的奇遇并想借此对男友吹一通牛，然而这一切未能如愿。现在只好给他写一封尽可能富有诗意的信。对此实在感到是件憾事。清晨即至，甜美的属于青年人的夏日，又过去一天了。

一星期之后，当她收到男友的又一封来信时，她已被悄悄地吞噬于黑暗中，再也不能在当晚凭窗写回信了。丛林随着夜色的到来，披上一层暗色，蝙蝠在房屋周围飞来飞去。

阴多的夏天在平静而安宁中度过。一些安抚人心的消息不断从周围的城镇传来。附近的小农庄里，正在热火朝天地收割牧草，雇来的人全都是些老相识。今年，老板显得格外风趣，也许是为了自欺欺人，使自己和别人都不去想眼前那些麻烦事。夏天的脚步在不停地前进着，麦田变成一片金黄，一束束麦捆，穗朝南，沿山坡躺着。这是个丰收年，不管怎么说，人们有面包吃了。农民们挥镰割着金黄的麦棵，心里有一种欣慰之感。有时候，本来延长一刻钟便可收割完毕了，可那些表情别扭的青年工人连一分钟也不肯多干。天色这么好，在场的大人都为此感到痛心……

古尔玛拉农庄的厨房坐南向北。在这收获季节的一个礼拜天晚上，索菲娅早早就掌灯煮咖啡了。田野里，人们正在欢乐地为她扬镰收割。有位妇女不时地走进厨房同她嘀咕几句。由于下工后要举行舞会，她惦记着演奏师是否找到了。巨大的咖啡壶架在屋角的炉子上烧着。索菲娅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滚沸着的咖啡，使它一点也不溢出壶外。咖啡的清香弥漫在灯光之中。有个少女帮忙支上餐桌，摆上杯盘。通过洞开的窗户，可以听到田间割麦人的说话声。索菲娅往窗外望了一眼，恰好看

到教授和罗欧哈拉家年轻的房客往这边走来。教授头戴一顶滑稽的红帽子。

“你怎么成土耳其人啦？”索菲娅在台阶下迎住他们说。

“有我们干的活儿吗？”他边问边朝麦田走去，人们在这绚烂的傍晚干得正欢。

教授没有镰刀，旁边的小青年怀疑教授不会干活，于是教授夺过他的镰刀奋力而老练地割起来。他割了一阵子，到大伙儿都停下来看他时，才放下镰刀。有位老佃农，是教授的同龄人，他回忆起教授当年结束学业之后曾同他一道割过一整天麦子。

“啊！看样子你是一把好手。”他对阿尔马斯说。这时阿尔马斯正捆好一束麦子，把它扛到麦垛上。由于他家在城市，这一手尤其使人想不到。

“西丽亚，你怎么也来了？”当西丽亚把割好的一把麦子捧来放在阿尔马斯脚下时，他问道。这时他正在全神贯注地垛麦。西丽亚冲他笑了笑算作回答，心里有说不出的幸福。有个割麦工停下手中的活，瞧见埃穆里库科拉背着手风琴来了。小道上，拉乌娃小姐陪着她的女友在散步。索菲娅从院子里走出来，招呼大伙儿去喝咖啡。一些人闻声离开了麦田，其他人决定割完再喝：“咱们趁天黑前再干一会儿。”

风琴手坐在门坎上调音。一听到音乐声，年轻人心里痒痒了，再也没有心思干下去了。索菲娅在麦田地走了一圈，把一些零散的麦捆捡起来码上垛。其他人正热热闹闹地坐在家里或蹲在门坎上喝咖啡。手风琴奏起了欢快的旋律。索菲娅一回到门口，就听到伴着华尔兹舞曲那有节奏的脚步声。她最后又回头看看黄昏中的田野和转眼功夫垛起了的连绵麦垛，轻松地舒

了口气回屋了。

索菲娅家的每道门都敞开着，那些腼腆的，不跳舞的人在昏暗的客厅里说笑。索菲娅朝他们投以微笑，鼓励他们登场。在里间的凳子上坐着教授和邻家庄园的主人。阿尔马斯正和拉乌娃小姐跳舞。索菲娅心想，不知他俩之间是否真的象人们传说的那样有点意思。如是真的，那就应当早点敲定，因为他俩affected谈得不多，只是偶然间眉来眼去而已……现在小伙子又邀请西丽亚跳了……她确实是一位出脱水灵的姑娘，在灯光照耀下，更是动人。

今晚西丽亚显得非常漂亮，她自己也觉得如此。这是她有生以来最快乐不过的一个夜晚。这不是在做梦，她确确实实地感到自己的腰被他的胳膊搂着，他的手在她的背上、腰部摸索……小伙子方才捆过麦束，一个麦穗至今还挂在他衣服的衬里上。从他的皮肤里，散发出男性的气息。一对恋人尽情地跳着，在人群里，他俩紧紧搂在一起。她的乳房告诉他，她就在他怀里……音乐停止了，他俩相互搀着，来到院子里。

初升的月亮，又圆又红，似乎透过树林的缝隙在偷看他们。它刚出山时很大，越升越高，个头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苍白。暗绿色的大地在月光下变得斑斑驳驳，空气暖融融的，使人感到惬意。西丽亚睁大她那深色的眼睛举目四望，月光流入她的睫毛间，映在她的眼珠上。屋子里，主人端来了大麦酒，气氛变得更热闹了，每个人的心思都放在自己舞伴身上。在这种时候，情侣们要溜出去是很容易的，因为每奏完一曲，风琴手都要喘息一会儿，然后舞会再继续进行。

老教授今晚情绪很好，他静静地听了一会儿风琴声，皱皱眉头朝风琴手走去：

"请把风琴借我拉一下。"他说着从青年人手里接过风琴，就象下午他从一个小伙子手里拿过镰刀似的。

"嗨嗨，这才叫音乐呢！"一位农民赞叹道。

老教授纵情地拉着风琴，当阿尔马斯陪着西丽亚打他身旁走过时，他朝他们瞟了一眼，嘴里和着曲调哼起一支瑞典歌曲。

房间里挤满了人，他们都想踏着教授的华尔兹舞曲跳舞，于是老人放声高唱起来。他边拉边唱，一直拉到舞场上剩下最后一对舞伴为止。

跳舞的时候，阿尔马斯和西丽亚没说一句话，彼此紧紧地搂在一起，末了他附耳对她说："咱们出去吧！"

他们跨过门槛，穿过院子时，那里空无一人，唯有天上的月亮在注视着他们。这时，白天的热浪已经消散，小径上干燥的泥土中，散发着一种清新的气息。草丛中，有一只老鼠或一只蝈蝈儿在骚动。小丘的斜坡上有一座干草库房，他俩偷偷进去了，没被任何人看见，教授的琴声兴许暂停了，因为他们听见一些小伙子和姑娘们双双走出屋外，朝泉源的方向走去，小伙子们嘻嘻哈哈，而姑娘们却一声不响。

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太阳赋予青年一代以夏日的旺盛活力，血液在他周身沸腾着。大自然赋予人体器官的本能，在痛苦与欢乐中苏醒了。到了晚上，情侣们都重新组合一番。那一对对两眼迸射着火花的青年男女，各自消失在偏僻的小径深处，以躲开争风吃醋者和嫉妒者的耳目，免被他们中伤。比如说，那些老姬们和娶不起媳妇的男女们。成千上百对有情人全都这样在混沌中双双四散而去。他们受自然法则的有力驱使，单独而幼稚地沉湎于昏昏之中。就在这短短的同一时刻，最终

博得了挤奶女工欢心的粗陋的长工，也干着与这位白面书生相同的勾当。在这位出身于城市的青年的亲吻下，一枝带露的，高雅而纯洁的花蕾绽开了。此时此刻，他俩谁也没有想到大自然要把他们引向何方。在他们看来，这就是生活，是最为甜蜜的青春岁月的开始。大自然在引导他们开了这个头之后似乎离去了，对由此带来的后果不感兴趣了。他们紧紧搂着睡了一会儿，好象是为了拉上一道薄幕，把过去和即将破晓的平凡的未来隔断。

“咱们回去继续跳舞吧！”西丽亚紧紧偎着情人的胳膊说。

“舞会可能已经散了。”青年人回答道。

当他们回到院子里时，一位被大麦酒灌醉的工人正愁眉苦脸地走下台阶，消逝在黑暗中。索菲娅走来问西丽亚和阿尔马斯，酒坛放到哪里了？因为有几个小伙子只图方便不愿把酒桶送回桌子上来，他们拿大麦酒当作普通啤酒大口地喝。

这对情侣进屋了，酒坛成了他俩的共同的秘密，他们为此感到高兴。西丽亚不由自主地偎依在阿尔马斯的怀里，好象永远不想离开他似的。小伙子也无意摆脱她，因为这实在太幸福了。再说周围空无一人，他不会不好意思的。教授、拉乌娃小姐以及罗欧哈拉家的其他房客们早已走了，临走时曾喊过阿尔马斯。因他不在，他们想也许他先走一步回去了。

西丽亚独酌着美酒，兴致越来越高。当她斟满一杯酒递给阿尔马斯时，她的目光里光彩焕发，以致于阿尔马斯自觉得十分渺小了。客厅里开始奏波尔卡舞曲了。他们一块走了进去。黎明的霞光染红了尘埃，风琴手的指尖因变得麻木而老弹错音符。一位年轻的长工跳了整整一夜，尽管脖子上沁着汗珠，却

仍在兴致勃勃地跳着。所有的女人都被他邀请了个遍，他还彬彬有礼地邀请索菲娅，后来又邀请西丽亚跳。阿尔马斯在一旁看着，颇感激动，他觉得这个长工还挺有教养，他的行为无可指责。

跳了一圈后，阿尔马斯想回到座位上喝杯大麦酒，西丽亚陪伴着他。不久他俩又回到客厅里，气氛比方才更热闹了。

“给我们来一曲华尔兹吧！”阿尔马斯出人意外地大声喊着。

整个大厅都跳起华尔兹了。有两个没有男舞伴的腼腆的女仆自个儿跳了起来。人们要通宵达旦地舞个够。虽然彻夜不合眼，但天亮后，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们又将赶着牛群，穿过熟悉的栅栏门进入草场，开始挤奶。

华尔兹舞结束后，他俩彼此使了个眼色，一齐戴上帽子要走了。那个“无可指责”的长工陪他们上路，舞会就此散场了。库考拉揉了揉眼睛，看样子也要走了。行前索菲娅又敬他喝了一杯。天色已经开始亮了，连地板上的尘土印也能看清了。

到了屋外，天更明亮，或者说黎明的概念更鲜明了。教授和他的女儿以及罗欧哈拉的房客们离开这儿仿佛很久了。他们完全不属于库尔马拉周围这个小圈子里的人。当西丽亚信心十足地挽着阿尔马斯的胳膊走出来时，阿尔马斯尤其感受到这点。

说真的，这两位恋人还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时刻。以往在不少场合，阿尔马斯也邀请过不少姑娘跳舞。有时候，她们也搀着他的胳膊，但那完全是另一码事。今晚，西丽亚毫无犹豫地沿着鲜花盛开的生活道路走去。并且一直走到了顶巅。她的灵魂得到了满足，她的肉体经受了既舒服又疼痛的从未有过

的考验。这是一个无可挽回的举动，她本人也无意否认这点。只要那只胳膊还挽着她，只要对他还信任如初，她便不会为自己的举动而羞愧。

他俩继续往高处走着。西丽亚想找个地方躺在情人怀里安静地休息一会儿。今晚发生在他俩之间的新鲜而美好的事情仍萦绕在她脑海里。它既不是自己以往所想象的那样，也不是常常听人说的那样。对于闲话，就象水鸟羽毛上的水珠，听后从来不去细想。今晚的经历，在她的灵魂深处未产生任何回响，它同过去，同未来，没有任何关联。它仅仅有着今晚这个不寻常时刻含义，是她整个过去所导致的必然终结——她从来不曾想象过的终结。

“那边有块大石头，咱们去那儿吧！”

他们沿着一家沉睡的庄园走着，西丽亚认识这条路。走过篱笆墙，他俩搀扶着爬上山坡小道，来到一家铁匠铺，再穿过一段木林，那块耸立在湖水之中的礁石便跃入眼帘。人站在礁石顶上，几乎能摸到岸边的树梢。正前方是一块不大的水湾。太阳已升上了天空，此情此景使这一对命运的玩偶更加亲密无间了。值此清晨，西丽亚把情人领到了这个她所熟悉的地方，同过去的生活告别了，不管以后会发生什么不测。

四野一片寂静，这个时刻是不会有人到这儿来的，唯有太阳在注视着一切。小伙子和少女——也可称为少妇了——明白他们来这儿干什么。彼此毫无犹豫，毫无恐惧，一切都无所顾忌，只有两个生命交融在一起的奥秘。

他们一点也不知道回房间时是否被人看见了。拉乌娃小姐的确看见他们了。但她心地善良。不会说出去的。

在朗多别墅，清晨的空气是十分清新的。可今天显得有点

闷气。按照教授的说法，自己有点精疲力尽了，因为他早已没有熬夜的习惯了，也不喝大麦酒了，以免睡不着觉。午饭时，当西丽亚往桌子上端菜时，拉乌娃小姐故意一遍又一遍地说阿尔马斯今晚要乘船走了。西丽亚两手微微一颤。正因为动作很轻微，所以谁也不敢保证说看见她手颤了。只是在回厨房的路上，她步子迈得比平时急促些。她关厨房门时，没有发出响声，一切都很平静。

平静中更显示不寻常，因为饭桌上在等着她继续炒菜。听到催促的铃声，西丽亚本来应当送菜上去，但她两手空空，象个梦游神似地进入餐厅。

“怎么？你跟我一样，被舞会折腾得恢复不过来了？”教授问。

“这没什么奇怪的，她今早四点钟才回来。”西丽亚听到拉乌娃小姐这样说。

“若不是你初犯，我真会生气的，这次就算了。”教授接着说。

拉乌娃小姐听了默不作声。

西丽亚深知朗多这里的生活是一去不复返了，即使留下来也绝非昔比。在洗碗碟时，她觉得自己一下子成了失群的孤雁，不过这倒也好。当她洗第二遍碗时，心就平静了。

她手里干着活，对周围的事物麻木不仁了；最后对一切的一切都毫无感觉了，只知道自己还活着。仿佛一个陌生的声音在对她说：“瞧，你的遭遇同你以前常常听到的那些女仆们一模一样吧……你的命运无非如此……男人们一个个飞了……你的情人也飞了。他不愿再见到你，也许他怕……有什么后

果……”英明的上帝啊！其他姑娘后来怎么样了呢？汤匙的碰击声似乎在说：“是呀！是呀！”声音越来越响了，使她想到无聊的事情上：要等多久才能知道……她僵直而无力地靠在洗碗池边上，听着汤匙的碰击声，心里产生了新的意念……阿尔马斯啊阿尔马斯，快来救救我吧！别让我这样倒下！

可阿尔马斯说他今天要走了，再有几个小时就出发了……他要去哪里呢？西丽亚不知道，她也从没想到要去问问他。在那块铺满苔藓的礁石上，他怎么竟不告诉她要走的事呢？

她看到阿尔马斯朝这里走来，已走进院子了。他没打厨房前边走，而是径直进了正门。西丽亚透过窗户，看到他那标致的侧影，阿尔马斯头戴着旅行帽，身穿新制服，面色苍白，表情严肃而纯朴。

在客厅里，他受到主人的接待。他们的谈话西丽亚都听见了。他说，昨晚回到房间里，接到一封家书，说母亲病了，他得回去看看。一小时之后班船就往这儿经过。

“你还回来吗？”教授问。

“得看情况而定。”他对主人说了声再见，临行时似乎又想到什么事情，说，“对，我得同西丽亚告别。”他说着朝厨房走去。

一个苗条而熟悉的身影，脸上流着泪，冲出厨房，他还没来得及看见，就消失在地下室了。他返身回到客厅，说没找到西丽亚，劳驾拉乌娃小姐代他问候一声。小姐一声未吭，脸上掠过一丝笑意。

阿尔马斯就这样离开了朗多。直到第二年春天之前，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拉乌娃小姐通过昨夜的观察、推测，认为他所谓母亲生病云云纯属托辞，实际是想抛开西丽亚。她很久以

后获知阿尔马斯回家三个星期后母亲就病故了，她为自己的多疑感到惭愧——尽管嘴上不讲。

可怜的西丽亚整个身心承受着沉重打击，她想挽回自己的幸福：那个衣冠楚楚来这里道别的先生只不过是那个标致青年的影子，他曾同她一道在鲜花盛开的夜晚散步，搂着她睡在苔藓铺成的"床上"，沐浴在霞光中。一听他在客厅说话，她被吓跑了，她想得越来越多，越想越难受。好象他拿了她最宝贵的东西之后，就溜跑了。这座别墅原先一直被她视为失而复得的家，甚至胜过自己的家。现在看来，同其他凡俗的农户没有两样。在那里，主人们口出污言，主妇们满腹牢骚，长工们同女仆勾搭成奸。由于少女原认为这座别墅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地方，所以失望之情对她的打击尤为沉重。她觉得应当尽快离开这里，因为她越来越觉得心力交瘁，这里的分分秒秒都是那么难熬。她的两眼已经失神了。主人们要到码头上送阿尔马斯了，拉乌娃小姐走过厨房时看见了西丽亚，这位女仆竟不能自制地直勾勾瞪着她，这眼神既包含着求援，也包含着抗议，拉乌娃不禁"哎哟"了一声。拉乌娃小姐震惊地看着她，既是嫉妒，又是责备。两位年轻、苗条的女人就这样最终结下了不解之怨。

幸好，西丽亚孤身一人被留在家里。索菲娅来了，她一如既往，既沉着又热情，她还拿夜里西丽亚同阿尔马斯调情的事同西丽亚开玩笑。当听说年轻人此时此刻乘船走掉时，索菲亚吃惊得张目结舌，不再说俏皮话了。西丽亚什么都不再说了，也闭口不提他母亲生病之事。她能猜想出索菲娅现在想什么，也深知可以得到她的同情。

西丽亚噙着眼泪求索菲娅今晚顶替她，因她十分需要进庄

子一趟。索菲娅马上答应下来：

“去吧，好孩子！如有必要，你可以待到明天再回来；这里的事全包在我身上……”

“不，我要赶在教授他们回来之前离开这儿。”

索菲娅久久地盯着这位姑娘，好象在反复看一件熟悉的物品似的，由此她想起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对这位被遗弃的可怜姑娘，她觉得自己有一种作母亲的责任感。但她并不憎恨那个走掉了的小伙子。她不能想象他会抛弃自己漂亮的情侣。她想，如有必要，她准备告诉表兄，求他从中撮合。当然，还有拉乌娃小姐，索菲娅深信拉乌娃和阿尔马斯之间不会有暧昧关系。

西丽亚走了，主人们一回来无不感到意外难过。尤其是明察秋毫的教授，他对西丽亚的事全都看在眼里。这时他低声咕哝了几句什么，打了个颓唐的手势，示意在场的人不要解释什么了，因为那毫无意义。他回二楼自己的房间去了，脚步的节奏声表明他不愿别人再来打扰他。不久，人们看见他带着钓鱼竿和提包朝湖边走去。大家都知道，每当他在人间遇上了不顺心的事，便到湖上去寻找庇护。他在湖上一呆就是好几个小时，回家后，躲进房间，闭门不出。久久地瞧着捕来的鱼，直到睡觉前进澡堂洗个澡，然后上床。

索菲娅自个儿慢吞吞地干着手中的活儿。拉乌娃小姐示意老姑母，她无意谈论女仆那些异想天开的雄心，也不想听人谈论西丽亚那些男舞伴们的事。从表情上，你可以看出她有点幸灾乐祸，但那模样又有点莫测高深，捉摸不透。她想让人知道，她对什么事情都胸有成竹，而且万事如意。

这是8月的一个金光灿灿的日子，但朗多别墅的人都无心欣赏这绚丽的景色。

不过，这天气使出走的那位少女感到温暖，因为她离开了熟悉的别墅后，唯有这天气一直与她作伴。西丽亚漫无目的地在阳光下走着。她往一座山冈走去，从那里可以看到宽广的湖面。过了熟悉的农舍，那座山丘就矗立在村边上，山丘上覆盖的残草已呈黄色。牲畜踏出的一条条小径依稀可见。由于山冈上土质坚实，又无密林，所以到处都可以走。这里的空气很清新，西丽亚从高处看到班船往南开去，朗多别墅的主人们正往回走。拉乌娃小姐走在最前头，她转动着手中的红阳伞，很象路边开了一朵大红花。湖上，象每天这个时候一样，汽船往远处驶去，但今天它却牵动着人们的心弦。使人无心再去看稳坐在船头抽烟的人和樵夫们。西丽亚环视了一下周围，然后在一块空地上仰天躺了下去，阳光照射在她的脸上。

四周的宁静沁入她的肺腑，山冈上下稀稀落落地长着几簇黄瘦的灌木，这里没有任何东西能引起我们可怜的流浪女的注意。枝头和草丛中没有鸟窝，没有勾起母燕忧虑的雏燕的唧唧声，地上，没有招引蜂蝶的花朵，唯有干灰叶暗的桤木丛不知趣地呆在山坡上。当它们长到一人高时，不等开花就被人们割去喂牲畜或填粪坑了。它们只好不歇气地再重新发芽，长高。

山丘上，往常时而总有一群群奶牛、小牛、还有绵羊在啃吃青草，而今天却听不到有它们的铃铛声。山丘的西半坡有几处清泉，清泉附近生长着茂密的桦树，连桤木丛也长出粗壮的枝干。到了夏季，它的枝叶间还挂上了柔荑花序，很象被折断的表链……。现在，奶牛吃饱了青草，喝足了甘甜的泉水，正卧在泉边憩息。它们的巨大乳袋正酿制着甜美的乳汁，农庄的妇女儿童们将这些乳汁加以搅拌，以炼制奶油。那些身材魁梧的夫妇们正是在这些农庄里打发光阴，生儿育女。

阳光把少女的脸烤得红辣辣的，她只好侧身而卧，她觉得全身麻木了，几乎与此同时，随着一阵哆嗦，她缩成一团。她两手紧抱住胸口，绷紧全身，把身躯蜷缩起来，嘴里不停地呻吟着……天黑了……到哪儿去呢？去找谁呢？发生了昨夜的事之后，她再不愿独身了。可是现在到何处去呢？到何处去呢？在这里，她不认识什么人。即便熟人很多，她也不能登门。除了走掉的那个人，她不愿找任何人。

如果此时有人偶然路过这里看到姑娘的模样，定会吓一大跳，然而没有任何人到这里来，连一头牛或一只羊都不来。少女挣扎着，搏斗着，被折磨得失声痛哭起来。随着哭声慢慢平息，病痛有所减轻。光线更微弱了，西丽亚用两肘支撑着欠了欠身子，面颊变得通红，瞳孔在那阴沉沉的眼里扩大了。表情变得镇静而轻松愉快。一切都过去了，她觉得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为了不给这个新阶段留下坏印象，她得捍卫并珍惜用苦斗换来的新生。

希望并未破灭，这晚的星空比昨天夜里更是美妙无比。西丽亚最终站起来了，重新迈开步子往太阳落山的方向走去。此时她浑身哆嗦，头脑微胀。她沿山坡转过去，来到泉水旁，她俯下身去饮水，那清凉，含有矿物质的泉水滋润着她那干渴的口腔，也使她打起寒颤来。她觉得需要赶快找个地方睡睡。到何处去睡呢？朗多别墅是万万回去不得的，就如同不能在这棵树底下露宿一样。但病痛越来越重了，迫得她不得不往前走。不大一会儿，她望见了库尔马拉农庄的尖屋顶，这是她第一次从这个角度望它。她想，拉伊尼肯定在家。

西丽亚走进栅栏门，畜群晚上被圈在院子里等候天亮。坐在院子里的拉伊尼看到西丽亚神情异样地打她面前走过，不打

招呼就径直往屋里走去。小姑娘一时不知该如何同她搭话，一连串问道：

“你怎么从这条路过来？去哪儿了？你没呆在家里吗？你没见到我妈妈？”

“见到她了……请给我拿点喝的……有奶吗？……请帮我烧开，我身体不好。”

拉伊尼忧心忡忡地去烧牛奶，她对西丽亚从山冈上下来的那副模样感到困惑。西丽亚用疲惫的语气回答她说：“让我安静点。”说完和衣滚在昨晚跳舞间歇时坐过的那张床上。由于浑身冷彻骨髓，她伸手想拉被子盖。她双眼紧闭，时而从捂着嘴的指头缝里漏出痛苦的呻吟声。拉伊尼这才悔悟到自己的问话多么不合时宜。于是她丢下西丽亚，跑着去找妈妈。当她路过卡姆拉蒂家时，顺便把此消息告诉了这家的女主人。当索菲娅回到家里时，这位邻居已守在床前，并向索菲娅报告了病人的情况。

“她简直是在说胡话，一点也听不懂她说的什么。什么动手术啦，缠绷带啦，还说什么纱布头应当穿进绷带里，不要浮放在外头啦！”

“算啦，我来扎结吧！”西丽亚又说。她睁开眼看了看索菲娅，拉伊尼和她们的女邻居，接着说：

“我没说胡话，我热极了——不，冷极了。”

“怎么办呢？”索菲娅叹息着，“病成这个样子，送到哪儿都不行。”

“让我留在这儿吧！看在上帝的份上，我求求你……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我不要回那儿去……好索菲娅！”

“看来她正在受难，应当去请牧师来，否则，就这样死

了，那可是我们永生永世的罪过。”邻家大妈说。

正说到这里，教授闯进来了。

“淘气的孩子，这就是跳舞过分的结果……让我来给她诊诊……哦！她发烧了……她说什么了吗？”

“说了点，但都是断断续续的……这位大婶建议去请牧师来……”

“妙！妙！再把唱经班的人找来，就等着一个星期后埋人吧！然后出点安葬费了事。”教授讥讽着，他真是个心软嘴硬的人。

“是的，你是一位相信人间智慧的人，但决不可忽视她的灵魂。”

“那你至少应当让别人的灵魂安宁点儿，现在紧迫的是她的肉体。如果你不马上着你的仆人去请医生，那才真叫罪过。至于花费，由我出。”

教授表情严肃、动作麻利地备妥了敷料纱布，将它放在西丽亚的周围。当教授把病人的上身抬起放在敷料上时，病人以信任的心情搂住他的脖子。不一会功夫一切都妥了，别针固定在敷料上，被子盖在病人身上，西丽亚安静一些了，并且还昏昏睡着了一会儿。

女人们站在一旁注视着教授的动作，邻家卡姆拉蒂大婶尽管刚才被教授数落了一通，但也不能不佩服地引用一句成语赞扬他。教授再次摸摸病人的额头，嘱咐她们务必保持安静。这时他的情绪很好，作手势让妇女们都退出去。到了前厅，他说：

“你听我说，索菲娅，别让那些老妈子们进病人房间，保持安静是最好的治疗。你手边准备好清水和全奶，以便她醒来

时喝。不要动病人身上的敷料纱布，等医生来后由他处置。”

教授迈开健步回家去了。凡是认识他的人，从他的步履中都会猜出他的内心世界。现在，他左手插在西服口袋里，右手放在坎肩斜兜里，脑袋悠然自得地仰着。年迈的教授心里感到欣慰，周身的血液热呼呼的，他为能帮助一个生灵，一个年轻，美貌、正派、但又被遗弃的女子而感到快慰……她病得不轻，但会闯过去的……“我的双手已传令她的大脑，要她挺住。”教授想到这里，开心地笑了。

西丽亚的灵魂在一个奇异的国度里神游。她好象航行在无边无际的，冷彻骨髓的大海上，大海闪耀着天蓝色、金黄色的光芒。远处，是她上船时的码头。前一天的收割场面和来到舞会的情景，都是那么协调。后来，她在黎明的凉风中休息，又被一个人使劲地抱着，以致右肋骨都被扼疼了……“亲爱的，别这么使劲……”当医生进门后，索菲娅去唤醒她时，听她这样咕哝着。医生表情严肃地等待着，索菲娅有点儿替姑娘害臊。不过医生倒并未去注意这些，而是动手为病人检查起来……恰在这时，教授又来替病人换敷料纱布了。这个房间，使西丽亚回忆起父亲在米科拉耶里住过的房子，教授就好象她的父亲——他们不久就能看见月光和听到湖上冰层融化的响声了……可户外正值夏天，房屋的正前方是桦树覆盖的湖岸岬角。这是一个诗情画意般的夏夜，一位陌生的青年泛舟湖上……老教授抱起她往新的敷料上放时，被少女紧紧地搂住了。教授用左手托住少女的脑袋，右手摸了摸她的心脏的跳速，再次默默地对少女的大脑和心灵下达了密令。

第二天，西丽亚的病情已稳定了。清晨，她完全清醒过来了，认出这是索菲娅的家，并想享用一下放在身边的吃的和喝

的。可是到了晚上，她又彻夜回到了闪着金黄色，天蓝色的海洋上了。在那里，一个个小岛金光灿灿，无际的海面，如蓝天，似绸缎。她离开大海，来到一处人人对她肃然起敬的地方，陪她同来的人被欢迎的人群挤到后面了。她在找这儿的国王，有人指给她看，于是她毕恭毕敬地上前行了个屈膝礼。当她想抬头看看国王的尊容时，眼前只剩下金黄色，天蓝色相交织的万丈光焰。她伸手去脱鞋子，可身边的一个人却示意要她看看自己的脚，这时她才发现自己早已光着脚。那双脚丫子白皙而散美——尽管觉得右脚上长了块肉瘤而感到难堪。这双纤巧的脚板，使她增加了勇气，上前对国王的化身——金黄色、天蓝色的光焰说："陛下，我的模样正是你创造的，我是不是蔓枝上新发的一株幼苗？我有开花之日吗？我的情人能属于我吗？他把我这枝嫩苗紧紧捏在手里，他吻我身上的花。闻着他的气息能使我变得坚强，他们的喘息声还留在我的花萼间……"

肃菲娅依照医嘱给西丽亚服药。病人醒来了，她说："我梦里又回到了流动学读书了……或者又去上教礼课了……有个人在讲道……"听到这里，肃菲娅再次陷入忧郁之中：这些话不是好兆头，该怎么办呢？马蒂不许我同她讲灵魂的事，还说什么"你的灵魂并不比西丽亚的灵魂纯洁，即使你在唱诗班时，也比不上她……"肃菲娅想：如果给她念念圣诗该不会有坏处吧？她去征求西丽亚的意见，但西丽亚一声不吭。等她拿来《圣诗》时，西丽亚一见就叫起来："可别给我念可怕的《耶稣散玲毁灭记》！"

"好孩子，我不给你念那一节。"

西丽亚听罢闭上双目，表情痛苦。肃菲娅只好放下书不念了，也不再说什么了。在又一次昏迷中，她望见父亲穿着蓝灰

色的衣服在谈论她。他强装的笑颜虽带有几分责备。一看到西丽亚在瞧他，便把脸扭到一边，听凭西丽亚沿着她走惯了的地方走。

这天白天服过药之后，西丽亚一度觉得很舒服。晚上，她瞧着自己半透明的双手，回忆起那个人曾觉得她的名字起得很妙。她的听觉变得更灵敏了，她听到索菲娅在院子里边干活边说话。她是在教育女儿，话虽不多，但言简意明……西丽亚还听见附近的路上车轮滚滚，那沉闷而震耳的声音，一听便知这运粮车打这儿路过……挂钟在走着，这个现代化的摆钟，带有旋转的亮锃锃的旋纽，十分好看。它慢悠悠地摆动着，催人欲睡……在她生命的旅途中，有决定意义的一天是从……是从别家去上教礼课的那天开始的。那天她什么时候上路的呢？是礼拜天父亲断气前的吗？是的，正是那个时候。有鉴于流落至此，她今天的处境既不同于在同样情况下离家的人，也不同于正操持着家务活的索菲娅或拉车运粮的农民。那么，她的路走对了吗？

她觉得一切都错了，全是失败。室内是向立的四壁，是索菲娅祖父时代打制的家具……还听人说，教授的母亲就是在这儿出生的……我也能有一套自己的房间吗？我已有了丈夫，我是他的妻子，因为我……可他现在在何方呢？走了的那个人不会是他，不会的。他同我跳了一夜舞，全心全意地爱着我，他是个身材高大，强壮有力的人。而走的那个人面色苍白，身材瘦削。

一阵无比的忧伤向少女袭来。她不知道自己苦苦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只是觉得在自己身上有一种令人痛苦的东西在得逞，任其蔓延，后果是可怕的。如果消除此患，便不会再有痛

苦和忧伤，她便能不好不坏地活下去，一切都会如愿。

这天晚上，索菲娅来到教授家，对表兄说她不敢再包揽西丽亚的事了，因为她病情越来越不稳，再不能久拖了。

“你听我说，”教授说，“她是什么时候病倒的？是……那天。刚好一个星期了，她的费用我全包了，你快回去照医生说的给她吃药吧。”

西丽亚最后一趟来游金灿灿、蓝湛湛的海洋了。她想求见这位变成了炽烈光点的神秘之国的国王。她看到那光焰中有点点红色，好象凝固了的血迹。她那双脚，又一次变得象刚出了澡盆的婴儿一样白嫩。她向国王走去……可这一次国王的影子都没有了，光焰也已熄灭，有双无形的手搂住她。一个亲切的声音在她耳旁响着：“是我，是我的灵魂来到你身边，快回人间去吧！去等待咱们相会之日。”说完，顿时一切清凉起来，一切的一切都化作淙淙泉流，这一幕结束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当西丽亚再次睁开眼睛，认出了这熟悉的房间时，她所看到的确实是一个晴朗而宁静的8月的早晨。四壁的接缝和裂纹，似乎给她带来了遥远异乡的问候。床前站着一位身材结实的，穿白衣，戴白帽的妇女。西丽亚慢慢明白了这位妇女是因为她，也是为了她而来的。病人的苏醒给她以莫大的快慰，但她抑制着自己的感情，你只能从她焕发着亲切光彩的面庞上猜出她内心的欢乐。她象对待自己的孩子一般告诉西丽亚：“你得静躺着，心情要愉快，太阳马上就出来了，新的一天就要开始了。”

西丽亚在朦胧中觉得自己的魂魄尚没有完全离开刚才神游的地方。开头，她并未想到自己在病中，而且认为这是今年夏天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自然这是前面一系列的事件所酿成

的。她一闭上眼睛，那万道金光就出现在眼前，使她回忆起了教堂深处神坛上挂着的大幅画像，教堂圣器室门旁的椭圆形桌子上放着的编有号码的圣诗。管风琴一响，似乎这教堂的一切都有了生机。西丽亚再仔细一想，知道上述印象完全不是来自她领圣餐的那个教堂，而是来自更久以前，当她随着父亲和母亲——一个默默无闻的女人，顺着教堂中央通道走进去时所看到的画面。那一次，伴着教堂的钟声，人们为死去的哥哥和姐姐入葬。可现在，西丽亚只记得她走过教堂中央通道时的那一幕……就在同一年夏天，她又进了一次教堂，不过是另一个教区的教堂……

室外一片寂静，太阳照射着大地，真是碧空万里，一点小小的响动都能听见。夜间的微霜弱化着夏日里自然界的飒飒声，也弱化着成千上万的无知的小生命的活力。不过正是这些小生命烘托出了这暖洋洋的夏日的气氛。西丽亚听到了连枷的有节奏的拍打声，便问索菲娅是怎么回事。索菲娅按照自己所知，轻声地告诉了西丽亚。她的话对康复中的姑娘既是鼓励，也是安慰，使姑娘又接触到了生活。她的康复给人带来了欢乐。因为她将在这儿呆下去。

不久教授来了，西丽亚几乎完全忘记了世界上还有他。他没往病榻前走，而是坐在椅子上，象平时那样同平静而惯常的声音直言道："可怜的孩子，这次你确实接近坟墓了，比任何时候离坟墓都近。现在，你得老老实实地静躺着，心情要尽量舒畅。"

接着又是阵沉默。西丽亚独自躺在床上，听见院子里母鸡嘎嘎叫，时而还听到公鸡的咕咕声。有个长工汗流浃背地从外面进来向索菲娅请示什么事情，一看到西丽亚，便冲她笑了

笑。西丽亚记起他就是舞场上最活跃的小伙子之一。那一次……筋疲力尽的西丽亚本能地不让脑子去想舞会的事。最好再回到那神奇的世界去梦游。不过随着身体的慢慢康复，那个神奇的去处逐渐从记忆中消逝了。

慢慢地西丽亚喜欢独居了，希望再也不要看到周围的人和一切。这场病把她的过去部分地化为灰烬了，她只能依靠火海中幸存的部分重新起步。因此，她要离开这里，去开创新的生活。

她不知该往何处去，但她严格尊照基督教女执事的训导，等待着出走的时刻。她的眼睛闪烁着安详的微笑，这儿没人知道这微笑是父亲传给她的。现在，她的面色、眼神和头发，乃至她的整个身躯都显得轻松而迷人，加上她那红润的脸蛋，使她越发迷人。倘若她不是在稳定的康复之中，这种迹象本来会引起人们忧虑的。然而，索菲娅总有点放心不下。

西丽亚终于能起床了，她依窗望着屋外那熟悉的景色和田野，人们曾经在那里收割，捆扎。现在地里已没有麦堆了。透过临院子的那扇窗户，西丽亚看到一条小径出了栅栏门，通往……是的，是通往那边去。她觉得周身无力，那碧蓝的天空，使她感到头晕眼花。

这些天，也有彤云密布的时候。有一次教授急匆匆地来告诉她们，他明天要回赫尔辛基了。要求索菲娅在他走后继续到别墅打扫，整理，一旦情况有变，请索菲娅把别墅的钥匙送去……

“现在难说有什么变故。”索菲娅说。

“是啊！”教授叹口气说，“总的说，我们的病人正在往好处变。”说完，他站起来同西丽亚告别道：

“再见了，西丽亚，谢谢你。你在这儿的逗留给我们留下

了美好的回忆。我本来很想把你带走，可惜不行。你就留在索菲娅这儿养病吧！直到完全康复为止。你很坚强，这场病算不得什么。病好后你另找一家安静的农庄去帮工，在那里可以闻到马厩的气息，这对你是很需要的。再见了，亲爱的孩子。”

索菲娅跟着教授一道去别墅，临行前她简要地告诉西丽亚：教授支付了她治病的全部费用。

晚上索菲娅回来了，她带来了西丽亚的全部工资，分文未扣。索菲娅说：白天教授来道别时忘了把工资带来。西丽亚心里明白，教授是害怕西丽亚不肯收。的确，病女的谢恩之情使他感到不好意思。

“你患病期间，我表兄的焦虑程度远远超过作父亲的对待亲生女儿。他是个古怪人，虽说已年逾花甲，但却血气方刚，谁也不了解他的内心世界。”

秋天，寒意越来越浓。遇上晴天，清晨的地面上已披上层白霜。夏天的劳动果实现在开始享用了。人们吃着既卫生又富有营养的饮食。面包是新烤的，牛奶和黄油是新鲜的，甚至鱼，肉，一切的一切，都是新鲜的。牲口的草料中还贮存着夏日的充足阳光。人们吃的面包里还散发着新麦的清香。人人都觉得身强力壮。夏天里结成的情侣，这时正准备着操办婚事。大地也鼓足劲头吮吸肥料和雨露，以便为来年春天培育新芽。

西丽亚按照教授的嘱咐，幸运地找到了谋生的人家，这家主人叫基埃里卡，经营一个小农庄，住在教区的另一头。她是通过一个老妈子推荐去的。等牲口一入圈，西丽亚便可去做事了。

临行的那天早上，西丽亚由索菲娅陪着回别墅去取行李，

别墅里变得冷清而冰凉。两个女人重游了每个房间，看了看里面的一切。索菲娅嘴里不停地絮叨着，西丽亚只用眼神和动作作为回答。她象又置身于一个空旷而肃静的教堂里。这一次她真的要告别已逝的夏天了。病愈之后她总想找一个安静的环境，以便好好回顾一番过去的一切，在这里她终于找到了。

她来到原来居住的房间，一切都同走前一样原封未动。已离开多久了呢？噢！一个月了。清凉的空气使她回忆起在这里度过的日日夜夜和一个又一个星期，她甚至还回忆到几个月前的那个初夏的夜晚，她来到孤身独居的教授身边的情景。夜里，教授也凝视着寂静的夜空，低声自语着。在西丽亚的印象中，教授仿佛刚刚离开别墅，她也马上跟着要走了。

花楸树的枝桠。一直伸进门框处，那脱了皮的枝条呈枯黄色，上面的花儿早已凋零。西丽亚趁索菲娅不注意，把枝条折断放进手提筐的衣服堆里，又从书架上取下《圣诗集》和《圣经故事》。她知道自己对这些书寄托着什么，但至今没时间打开来读。她打算等自己有一个安静的独居环境时再读它……到了那边，自己在什么地方过夜呢？那里除了自己而外，没有别的女佣。如果主人不许她夜里点灯，有的是月光，再说，不久月光就满弦了。现在该走了。

索菲娅听见西丽亚咳了几声，便催她快点离开。她说，在这冰冷的房子里呆久了是不谨慎的。

“没关系的，”西丽亚不听她的，“反正今晚我就去那家了。”索菲娅来到门框底下说：“西丽亚，这个夏天你在这里过得很愉快，现在就要走了，你肯定很伤感。”

“但愿基埃里卡家也一样令人愉快。”西丽亚抑制着感情说。

“那儿不能和这里相比。上帝可能会让我再活过一个夏天，那时候希望你再回来看看。”索菲娅说。姑娘回过身来，站在窗户旁一动不动了，好象在等待什么似的。索菲娅把手搭在西丽亚的肩上，感到有必要安抚安抚她。西丽亚突然转过脸，泣不成声地紧紧抱住索菲娅。这位年迈的寡妇理解姑娘的心，她无须再多说什么了，只是听任姑娘发泄感伤之情。末了，她抚摸着姑娘的肩膀说：“好孩子，不用担心，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你永远不会孤立无援的。开头一段时间你可能感到孤单……应当说，你能洁身自好是你的造化，比你命苦的女人多着哪！……”

“你怎么知道……”西丽亚的话被掩没在索菲娅的衣襟里了，她象孩子似的把头埋在索菲娅的怀里。

“这并不难……说实在的，你已经到了能够处理这种事情的年龄了。”索菲娅严肃地说。

“可我连想都没想……”西丽亚边哭边说，“然而命运却……”

“可是孩子，你应当想了，对咱们这个世界，你了解得还太少。如果你肩膀压上我和其他许多女人所挑的重担，你便会认识这个世界的。命运自会为你安排，痊愈之后，体力又恢复了，肯定可以结婚的。”

索菲娅对她那样好，可别人都……西丽亚想说几句感激的话，索菲娅回答说：“以好对好，是容易作到的。”

正当西丽亚头埋在亲人的怀里痛哭时，院子里传来了车轮声。接着一串脚步声响在通往厨房的台阶上，打断了她们的依依难舍之情。索菲娅走出门，看见是基埃里卡的身影。西丽亚从屋里望见一个壮年男子向索菲娅递过一只手。那个男子解释

说，他在库尔玛拉听说他所雇的女佣到别墅这儿来了，所以他把车赶过来接她。

“西丽亚在里边。”索菲娅说。但那个农家汉不再往前走了，似乎在思考什么……“难道她就是那个把田产卖给了……卖给了……噢，对了，卖给罗伊玛拉的古斯塔的女儿？”

一股阴冷，灰暗的空气随着穿靴子的农家汉进入房间。由于在这座房子里基埃里卡是唯一的男人，所以他显得很突出。西丽亚觉得自己对教授犯了不忠诚之过。这客厅的凉气中又掺进了庸俗的气氛。这里不是轩敞而安静的教堂。大家马上要离开这儿了。由于在这里没有东西招待客人，索菲娅提出请基埃里卡到她家喝杯热咖啡。可是基埃里卡表示时间来不及了，把西丽亚的行李装上车就得上路了。等到装完行李，西丽亚再也无心回库尔玛拉去。

基埃里卡动作稍显缓慢，笨拙。看得出，他不是个天天顶班干活的人。他的脑袋始终保持同一个姿势。无论是扛点东西或卸点物品，只要稍一出力，便气喘吁吁。他的鹰勾鼻子弯度很大，鼻梁上有块伤疤，象是平地拔起的一个鼓包。据索菲娅说，这家先前有点目空一切，农庄传到了当前这位主人手里，景况一落千丈，现在她强能糊住口。

基埃里卡驾车的本领比扛行李强多了。马笼套全是用麻绳编的，车上的木板也残缺不全，可他赶起车来却俨然一副大户人家的派头。途中，他时而朝坐在左侧的女佣投以好奇而锐利的目光。“你父亲死时没给留下什么？他是否把财产全丢了？”

“是教授负责帮我同监护人结算的，我没问过他。”

“哎哟，天哪！竟然由教授替你算账，真了不起。他虽然年逾花甲，可身体很结实。”

“是的。”

“你也注意到这点了？”他问话时，狡黠地挤了挤眼睛。好在西丽亚未听懂他话里的含义，也未注意他的眼睛。在她看来，基埃里卡同别的农民没有什么不同。

车到一个村口时，有些地方车辙很深，车轴都擦着地面了。车经过一个谷仓时，有只羽毛华丽的松鸦振翅而去——那是因为有个顽童调皮地捡起一块木头朝它打去。

“今早这里宰牲口，所以松鸦竞相飞来了。”基埃里卡解释说。车经过一户佃农门前时，有位老头儿挤眉弄眼地回答基埃里卡的问好。他接着说：“瞧，基埃里卡还拉着个姑娘瞎，不学好。”

“难道只许你寻花不许别人问柳？”基埃里卡回敬他说。他扭头对西丽亚说：“这是个老色鬼，他光身一条生活，家里只有一条奶牛。牧师们拿他毫无办法。他尽同女人鬼混，生下孩子只好由公家养活。”

这条路顺着树木低矮稀疏的树林往前伸展，穿过贫瘠的田野和处处坍塌的水渠，越过破旧的灰秃秃的老屋，有时沿途还能看到一些历时40年尚未峻工的房间，窗户仍用木板挡着。主人大概原计划修建客厅，但光盖好了会客室就收场了，窗棂上钉些破布，板条权且代替玻璃。西丽亚从来未见过这等奇事，因为她一直生在繁华地区。在此穷乡僻壤，一条条泥泞、坎坷的小道连结着破屋烂舍，这儿与她童年居住的矮屋相比，要差远了。今天是乔迁之日……这条路同那年5月她在命运支配下往湖上飞的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基埃里卡家竟在这么个地方？不，幸好不是。路在这儿绕了个大弯，基埃里卡抄近路，打一家庄户人家门前走了过去。

他们上了沙子铺成的公路，沿途一排电线杆，全都象举着臂膀一样。两条电线沿着公路飞。道旁偶尔可见一些破旧的老屋。因为路面变得平坦了，所以人不再感到凄凉。这些房屋的眼睛盯着电线杆，静听着电线的低声细语。

树林变得稀疏了，远近的房舍也越来越密集，越来越摩登了，除个别门窗上还钉着板条和破布外，正房上再也看不到这些东西了。前边蓦地出现一栋果林环抱的巨大楼舍。主人松了马缰，西丽亚以为这便是她要去的地方。可惜这家是主人的邻居。她看到离公路左边不远处有座花岗石砌成的谷仓，石板之间裂着一道道缝隙，墙基已有点下沉了。门楣的上方横着一条长方形石条，用哥特式字体刻着《科莱·基埃里卡府邸》字样。再往里去，是一座尚完好的马厩，也是用石板砌成的。

主人本来可以沿马厩进院，但他却威风凛凛地驱车通过栅栏的正门进入院内。正门两边的柱子顶着一个铁铸的半圆拱，上面刻着《基埃里卡府邸》几字。院子的另一端矗立着一栋冬天不生暖气的楼舍，门窗内挂着漂的白色帷幔。昔日的主楼和配楼，分别涂着不同色调的油漆、然而随着岁月流逝，它们已褪成大体相同的颜色了。院子里泥泞一片。

名字被刻在门楣上的科莱·基埃里卡，是当今主人赫尔曼尼·基埃里卡的胞兄，他直到死时还没有正式结婚。是他曾经维持并促进了这个农庄的兴旺局面，自他死后，他的弟弟——现在的主人从来未将庄园的破旧之处进行过修缮。

西丽亚来到屋内。早年房间的四壁是用粘土抹的，现在有几处剥落已成条状，估计是因为墙基下陷所致。房里的床，可能是科莱在世之日制作的，它们同时也充作坐凳：白天里床上放上一块木板便可坐人。其中的一张床靠门口放着，另一张放

在厨房门附近。西丽亚一看便知靠窗门的那张床无疑是为她准备的。

女主人讲话比丈夫响亮，动作也比丈夫麻利。由于天色已晚，当西丽亚和主人一道进屋时，厨房里已上灯了。透过洞开的厨房门，可以看到女主人脚登一双旧靴子，裙子高高撩起，正在干家务活。由于只有她一人在家，连牲口圈里的活儿也得干，因此这时候她满脸不高兴，责怪丈夫不该回来得这么晚。

“事情总得一样一样地办嘛！”他为自己辩护说。妻子这时已转身同新来的女佣搭话了：

“在教授那样阔绰人家干过活的姑娘，我们可是第一次请到。到我们普通人家，你干得来吗？你至少应当知道母牛是怎样下犊的吧？”

“我挤过五年牛奶。”西丽亚回答说。

“噢，那干这活儿你是内行的喽！”女主人不动声色地说，她平时同人说话就是这副腔调。西丽亚见识过不少女主人，所以对她的口气并不觉得意外。另外，西丽亚还看出她是个体质孱弱的女人。女主人所不知道的是，西丽亚经过这年夏天的磨练，比以往更老练了。

不一会儿从外面进来一个高挑瘦个儿长工，他在门口拔掉靴子，将它放在火炉前烘烤，又走近柜橱摸索了一阵子，一句话不说地点着烟斗抽起来。西丽亚从女主人嘴里知道他叫阿波，在这儿干活已有两年之久了。

西丽亚同奶牛搭上伴了，她同时为两三头牛挤奶，在养病期间，她也偶尔帮索菲娅挤奶，所以现在并不感到技术生疏。

晚上，她看到整天盼望的月亮终于在天空放射出淡淡的光芒。因为太疲劳，她很快就入睡了。当月亮升到透过窗户看见

西丽亚的床铺时，它的光辉从侧面照亮了少女的头发，面庞，也照亮了她的小鹰勾鼻子和她的嘴巴、下颏，以及那张憔悴的面孔。一条薄被裹着她的身躯，那玲珑的面孔很象她婀娜体态的缩影。此时此刻，唯独这轮明月了解姑娘那短暂的人生。当西丽亚还是个圆脸蛋娃娃时，它就看着她在古老的萨尔麦卢斯庄园里憩睡；后来，当西丽亚徘徊在死神的门口，父亲的悉心照料终于使她起死回生时，它曾透过皑皑白雪探头窥视她；在一个朦胧的夏夜，它尾随着踏上新道路的西丽亚而行，当西丽亚和她的情人在那一刹那幸福的静谧中望着它时，它对他们毫无责备之意。还有那么一个晚上，它象和人捉迷藏似地躲在树丛背后，再从那儿消逝了。打那之后，它有许多天不再来看西丽亚了。有一天它终于羞答答地露出面孔，想看看古斯塔的女儿身体如何。从此她又同康复中的病女作伴了，还看到一位老人来到她的病榻前。今天，它再次丰满了，这正是西丽亚每逢孤独时所希望看到的。可是，今晚我们可怜的姑娘太累了，已经进入梦乡了。这样，它在沿轨道行进中，凡在能望见姑娘的床铺的地方，都可以尽情地把姑娘看个够。它把自己的光亮洒在古斯塔女儿睡觉的房间里，整夜同她作伴。它既认识年轻时的古斯塔，也认识作姑娘时姿色迷人的希尔玛。如果月亮有知，那么当她瞧着这位熟睡的孤女、追忆她走过的历程，也定会为她叹息。

其实，这轮满弦的圆月并非自作多情，它只不过是把太阳给它的光辉转赠给熟睡的和醒着的人们罢了。太阳一旦从东方复出，便会以任何自然现象所不能比拟的力量，把光辉直接洒向大地。

夜里，西丽亚睡得很死，连墙外咫尺之隔的大路上的闹嚷

声也未把她惊醒。这是村里有人听说基埃里卡家新来了一位年轻女佣，特来向她献上一支小夜曲，以示对她的青睐。但这一次他们唱的不是牧歌似的老调，而是些诸如“无产者”、“必要时”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之类的歌词。主人这时尚未睡着，听到歌声，他对妻子说，他在回来的路上曾遇上两个戴红帽徽的家伙，他们走路的姿势很象军人，在路上相遇时也不理会他。

“正是他们在外面唱。”丈夫说。

“不会的，我听出是科莱和维赫多罗他们。这些人一闻到女人的气味就走不动了。”妻子说着翻了个身，又睡着了。做丈夫的爬起来，走进客厅，经过观察，断定两个仆人都睡着了，便走近窗户，望着屋外那月色皎洁的大路。刚才妻子提到那两个小伙子正慢慢往远处走去，可他们的歌声却搅动这位农庄主的心。他回头又看了看两个酣睡中的仆人，之后便回自己房间了。入睡前，他心里有一股难言的恐惧感：“这里的穷劳力太多了，万一他们组织起来夺我们的财产，那一切都完了。”他自言自语地长吁短叹着。

夜里的歌声，西丽亚一点都没听见，所以第二天老板娘含沙射影地说风凉话时，她完全听不明白。夜里，月亮把太阳的光辉转射到大地上来；现在，太阳的光芒是直接照射下来。西丽亚开始熟悉起农庄的活路和适应这儿的饭菜了。这里与教授家迥然不同，不过饭倒可以随便吃。人在饭厅里吃，牲畜在圈里吃。大家都说：人食也好，畜食也好，全都取自农庄这同一块土地。

西丽亚的衣服引起了一场小小的争论。“从来没见过一个女佣有这么多衣服。”女主人说。接着她赞叹不已，好像西丽亚的漂亮衣裙使她开了眼界。丈夫提出把西丽亚的这些衣物放

进他们自用的壁橱里，女主人稍加思索，便欣然同意了。西丽亚不久就明白了其中原委：女主人虽说比她稍胖些，但她的大部分衣裙女主人穿着都很合身。

在初来基埃里卡家这一个月里，西丽亚常常躺在床上不愿入睡，就象第一天晚上的心情一样。刚睡下去的时候，天色昏暗，她仰着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地睁着眼呆一个小时，那陌生的地平线上慢慢泛起一缕奇异的霞光，不久一轮淡黄色的圆月便从那儿升起，它象猜到姑娘有心事似的，总是半掩半露，躲躲闪闪地往右前方滑行。它从侧面斜视西丽亚，似乎在说：是啊！你的心我全都知道，但我无能为力……

这轮明月虽说大如磨盘，但光焰却十分惨淡，因而西丽亚觉得不值得专门爬起来在窗户上观赏它。她甚至连看都不愿再看它了。她仰着脑袋，纹丝不动地躺在床上，此时的心境同情人离去那天她徘徊在山丘上、最后又躺倒在那里时的心境相同。她养着神，用双手把神游之地所见到的一切，把在金黄色，天蓝色的大海上以及火热的灌木丛中所得到的一切，全都紧紧地揣在怀里，当时到底听到了些什么话，现在全都不记得了。

这个广阔而又单调的世界，已进入11月份了。天气平静而多雾。喜鹊躲在屋檐下觊觎着屠宰牲畜后剩下的残血碎屑。它们胆小的表兄妹——松鸦，一边绕着谷仓飞来飞去，一边鸣叫着展示它们斑驳的翅膀。各个农庄里，这一年的农活几乎全都结束了，只留下个别长工负责拉运饲草，有的人家是主人自己去拉草。其余的长工，按传统习惯全都休息一周……一切都循着千百年的传统进行着。

但，也不乏新鲜事，只因为基埃里卡家地处偏僻因而觉察不多罢了。若在教区的中心地带，则看得清清楚楚：老百姓象春耕时节一样，又闹腾起来了。然而农庄主们这一次也行动起来了，他们建立了护卫队并进行集训。基埃里卡的一个邻居就参加了其中的一支护卫队。他本是从另一个村迁来的，但他比谁都积极。基埃里卡根本不愿参加集训，他只会讲些平庸的空话，从他的话里你可以看出他善于把农民的智慧与对工人的无端想恨糅合在一起。他尤其仇视那些参加集会的人和那些陈辞滥调的说教。他说：

“在咱们这儿，农业能同工业试比高低。”对他的这类话，在场的农庄主们没任何异议。

一天，赤卫队在庄子里缴了财主卫队的枪，逮捕了他们的人，并将他们以“屠夫”论处，逼着他们发誓永远不再反对工人阶级行使自己的权利。吓得屁滚尿流的财主们一个个哆哆嗦嗦地拿起笔写了保证书，然后抱头鼠窜了。

教区内，到处在收缴财主们的武器。基埃里卡有一条二十多年没用的套筒枪，这次也不得不上缴了。由于铸子弹的模子被小孩弄丢了，剩下那根古老的空发射筒毫无用处，尽管如此，收枪的人仍决定将它收走。基埃里卡从墙上摘下套筒枪，对来人说：

“我希望你以后能还给我，请记住。”

“一定。等老百姓的情绪平息之后一定再还给你。”说话的是一位裁缝。他喜欢读书，年轻时还曾在“感化会”上讲过道，宣讲过《福音书》。现在，他脑子里装上的新思想和无产者崛起之类的内容太多了，满得有点盛不下了。

一条载运俄国兵的船开到邻近一个教区，在那里，一位当

地有名的财主和一位在当地巡视的官员被杀害了。基埃里卡对俄国佬杀人一事表示怀疑：

“这样的小事，俄国兵才不会亲手去干呢！”他自信地说。

“可俄国兵到那里则是千真万确的。”来聊天的佃户反驳他说。

基埃里卡一家子全不爱看报，家里只订了一份本村出的小报，该报对这类事采取严格中立的态度。他们拿起报纸限于看看上边的广告，然后打听是否有人认识那位要卖怀胎母牛的农户。在这种时候，临时顾来作短工的人总显得消息灵通。就这样，处在动乱年代的基埃里卡一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维持着内外安宁的局面。

1918年1月末内战爆发后，基埃里卡并未太多地遭受兵荒马乱，苛捐杂税之苦。征用牲口拉辎重是在所难免的；但因他家的公马全都老而无用，唯一的母马又怀着小驹，所以当局宁可向其他人多征用几匹而不愿用他的。至于军粮和食物，则应如数缴纳。

战争初期发生在他家的几件事，如今被赤色分子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起义的共产党人到处设卡布哨，包括在一些最不引人注目的地方。开始阶段赤卫队的哨兵们冻得瑟瑟发抖，于是他们全都把帽子拉得低低的，盖住眼睛和耳朵，嘴里还叼着香烟，人们在步枪射程之外便能发现那香烟的红光，很容易就从他们鼻子底下溜过去。此外，赤卫队里饥不果腹，许多人变得虚弱无力。偶尔一阵子又大鱼大肉，更不利于增强他们的巡察能力。有天晚上基埃里卡家里来了两个外乡人。他们声称是从坦佩雷来的，要打这儿到前线去。他们的话显然不可

信，因为一望而知他们不是出身穷苦之人。他们表面上装得很粗鲁，可抽烟时不仅没有长工们那种惯有的动作，而且还露出了一双白皙的手。他们的话也自相矛盾。其中一个对老板娘说是某某人嘱咐他们来找基埃里卡帮忙的。老板娘一听就把他顶了回去，声称谁也没权利要他们作这作那。然后她向丈夫使了个眼色，丈夫便走近他们说：

"如果你们要去前线的话，赤卫队参谋部离这儿不远，待会儿他们就来取牛奶，你们可以随他们到参谋部去。"

在场的，除基埃里卡夫妇外，还有西丽亚和一位邻居。年轻一点的那个"外乡人"深情地盯着西丽亚瞧，引起了在场人的注目。

"我们时间紧迫，"他说："这位姑娘不可以帮我们指指路吗？"

"当然可以，只要你们不要把她拐走就行。"老板娘不客气地说。

"那就再见了！"两个陌生人临出门时向老板娘道别说。

"我可不愿'再见'到你们了。"他们一跨出门，她便砰地关上门说。

这件事后来给基埃里卡招致了麻烦。那是在三个月之后当白军收复了这一带时，那两个陌生人中的一位已升任连队的指挥官，他对老板娘那天晚上的傲慢态度耿耿于怀，加之有人告发基埃里卡为了保住自己的农庄而给赤卫队送过一头肥猪。为此，他差一点同叛乱分子一道被抓走。末了以罚款了结。

再回头来谈这天晚上的事。西丽亚披上大衣，裹上围巾陪着这两个陌人出了门，他们一直用目光监视着她。走出院子后，年轻的男子挽着西丽亚的胳膊，附身对她说：

"听我说，你既漂亮又善良，肯定不会是赤色分子。"

他的热情，他的举动，使西丽亚开心，感动。她笑着回答说：

"自从那口肥猪送到参谋部之后，赤色分子再也没来了……"

"那就好，你该明白，我俩的生命就攥在你手里，你得帮助我们穿过封锁线到库西科斯基去……附近可能每条路上都有持枪的哨兵吧？"

"是的。第一道哨卡快到了，过了草料库便是。不过放哨的是维莱，他不会吃你们的。"

"别开玩笑了！告诉我们树林里的路怎么走。还有，到什么地方能搞到吃的。"

西丽亚自告奋勇要去给他们找吃的，可他们说，得赶快离开这儿。于是他们继续往前走去。两个陌生人蹬着滑雪板绕道从荒野里走，同时遥望着西丽亚。西丽亚则沿着大路走。经过赤卫队参谋部附近时，她看见三三两两的人影在房屋周围游动。到了紧挨森林的一座草库跟前，她停住步，两位男的绕来同她会合。她详尽地告诉他们下一段路该如何走，还给他们介绍了一家熟人，去后只要提到她的名字，一切都会解决的。主人会招待他们吃饭并给他们指路的。这时年轻的那位走过来，蓦地在她嘴上吻了一记，并说：

"如果一切顺利，我会再回来的，到那时我定要娶你为妻，一言为定。"

"别废话，我已经有人了。"西丽亚回答道。接着催他们说："你们快走吧！"

过了片刻，她忽然喊了一句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话："到

了那边向阿尔马斯问个好！”这句下意识的、脱口而出的话一出来，倒使她心里平静些了。

那两个青年人要么没听见，要么没听懂，他们头也不回地沿西丽亚指的方向远走了。西丽亚心里热乎乎地，乐滋滋地踏上了归途。生活，常常给她带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变。她踏冰雪快步往回走着，年轻人的一吻，久久地印在她的心上。这时，她豪情满怀，似乎四野已冰雪消融，自己仿佛又回到库尔马拉夏夜的山冈上，又走在鲜花盛开时节那草地的小径上。她想象着这个来去匆匆的小青年会带着这记吻走往她情人所在的地方。既然情人不在这儿，那肯定是在那边喽。他也应当是在那边，而且还会回来的，我们还会重逢的。那时啊，会比去年夏天更动人！我们在等待着这一天。到那时，我们会毫不踌躇，毫不羞怯地走到一起。在那温馨无比的夏夜里，我们将径直往森林那边走去，走向绿茵如毯的草地……等待中的日子会是甜蜜的——如果它预示着幸福，能使人在这2月的冰天雪地里回忆起夏夜草地的浓郁香气的话。

在寒夜中行走的西丽亚，胸中燃烧着一团火。白雪把夜间的景色映得亮堂堂的。这时有两个背枪的人蹬着滑雪板经过这儿，一看见西丽亚便喝道：

“站住！”

西丽亚没理会他们，继续往前走了几步。其中一人举枪瞄准了她，她这才从容不迫地停下步来。

“你是从哪儿来的？”一个赤卫队员问。

“问我？我……我是出来透透气的呀！”

“你是不是为刽子手带路了？快如实招来，这才算聪明。”

“我没有什么可招的。快放我回家吧！我还有事呢！”

“放你回家？……要不是看你是个女的，早就送你回老家了……走，到参谋部去！到了那儿自然会叫你开口的。走！”

这两个赤卫队员还决定顺道去审审基埃里卡一家。刚审问了几句，老板娘就承认了：

“是的，是有两个形迹可疑的人来过这儿。但我们什么都没告诉他们，我对他们说，想知道情况就到参谋部去，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后来他们要西丽亚给她们带路。因为我看他们直朝西丽亚眨巴眼睛，就同意让西丽亚去了。但我不知道他们要往哪儿去，也不想打听。”

“好！我们现在把西丽亚带到参谋部去，基埃里卡也跟我们走一趟，我们要搞清楚你家是否还来过类似的人。”

“要我去干什么？这件事我一点也不清楚，我觉得……”主人辩解道。

“去一趟花不了多少时间，我们总不能在这儿开审。快走吧！”年长的一位赤卫队员不容分说地下了命令。

参谋部里烟雾弥漫。每个人都显得沉着冷静，权势赫赫。这些昔日的奴仆和佃户，祖祖辈辈，成年累月地靠辛劳过日子，从来不敢指望有翻身之日，无论是勤俭的，懒惰的，今天都成了参谋部的成员，真是其乐无穷！他们现在不愁吃，不愁喝，不用出苦力，不缺香烟抽，还在人们面前发表雄辩演说。昨日还不可一世的财主，今天得乖乖听候他们发号施令，真够开心！开头，他们几乎有点茫然，不知这条路走下去是福是祸，尤其当一批批当地的有名人物被押到他们面前时。

这些人全认识基埃里卡，也知道他家里不会窝藏白匪，他也没这个胆量，因为他是个胆小怕事的人。至于西丽亚，他们

知道她的行动是出于无知，把她留下来吓唬一下也就够了。

“告诉我们，他们俩是什么人？你把他们领到哪儿了？”参谋长林奈用温和的口气问。

“我不知道，我只告诉他们来参谋部该怎么走。”

“可他们没来呀！”

“他们说喜欢打森林走。”

“嗯，嗯，我也这么想，可能是真的。”林奈笑嘻嘻地说，“可你把他们领到什么地方了呢？”

“我陪他们走到基维莱赫德家草库附近，他是参谋部的成员。

“好。他们问了你什么呢？”

“什么都没问……我记不清了……”

“那你今天别走了，留下来好好想想。基埃里卡，你可以回家了，让你的女仆以后别再招引这类男人了。如果他们找上门，你得马上来报告。否则你可当心点！”

“我想你们不会把西丽亚扣留太久吧？家里的活计还等着她呢！……我们都是安分守己的人……”

“别罗嗦了，当心别让刽子手再去你家……至于西丽亚，只要弄清楚两个匪徒在草库里同她搞了什么把戏……明早就放她走。我们要看看她背上有没有沾上草！”

林奈有点不耐烦了，他打心眼里鄙视这个可怜虫，甚至不屑把他视作一个有宿怨的敌手。

“快回家去吧！西丽亚得留下来。是你们拿她去孝敬刽子手的。”一个外表象城市人的陌生的赤卫队员说。

谁都不去注意西丽亚了。林奈和他手下的人全都到另一间屋去了。西丽亚仍坐在前厅，旁边有个正在分配住房卡的男人

和几个陌生的赤卫队员。他们冲着西丽亚说些下流话，西丽亚连一眼都不瞧他们。见她完全无动于衷，他们也就不再理会她了。

林奈的妻子——一个和蔼可亲的出色的女厨子，出来请西丽亚进厨房去喝杯咖啡，旁边的赤卫队员说："她是个犯人，不能走！"林奈的妻子回答说：

"我认识她，我会看住她的。"又扭头对西丽亚说，"跟我来吧！"

一会儿，房间里电话铃响了，只听林奈对着耳机说：

"是沃尼埃米村参谋部？我是林奈。什么？有两个白匪要穿过封锁线往库西科斯基去？我们这儿有人看见过他们……晚了？已经过去了？你们难道没设岗哨吗？什么？被杀了？天哪！……把哨兵杀了！我们这里什么都没弄清，见鬼！……"

电话挂了，西丽亚听到这里，一切都明白了。只听林奈在厨房外问：

"西丽亚哪儿去了？"

有人回答说："在厨房同尊夫人一道喝咖啡。"

门开处，林奈面有愠色地厉声喝道：

"西丽亚，出来！"

西丽亚吓得面无人色，全身微微发抖。她想到了阿尔马斯，他的形象犹如刚刚闪过。她定了定神，跟着林奈走去。这次她被带到最里间的参谋部办公室。

在场的人个个表情严肃，但只有林奈似乎最沉着。今天他讲话时不象平时那样拨弄胡须了，他指着西丽亚对同事们说：

"在路上杀死我两个哨兵的敌人，正是得到了这个女仆的帮助，这点你承认吧？"

“我没什么好说的，他们自称要上前线，老板娘就命我把他们带到参谋部。我只是给他们指了指路，他们说喜欢打森林那边走，还问我住得最近的参谋部人员在哪里。我就领他们到基维拉赫德那儿。”

“他们身上带有什么武器？”

“什么武器也没有。”

“你怎么知道他们口袋没装武器？”

“我知道，我……我觉得没有。”

在场的人脸上露出冷笑，西丽亚省悟到自己替那两个陌生人辩护得过分了，是一种本能的自卫感驱使她这样回答。

“这姑娘肯定不是他们的同谋。说确切点是他们的牺牲品，”其中一个人说。

西丽亚听了不露声色，完全和刚才一样，显得漠然，就好象在继续做着美梦，无论什么人也休想惊醒她。来了林奈开腔了：

“是的，最好的惩罚是把她交给战士们轮流享受享受。不过，一个优秀的赤卫队员是不屑于去捡刽子手玩过的破烂货的。”

这时，隔壁房间里人声鼎沸了，审问也就到此结束了。一队外地赤卫队员来了，林奈走过去问问怎么回事。他们要求给派个向导带他们到库尔凯拉家。西丽亚隔墙听着他们的对话，想起库尔凯拉曾经是被解散的地方自卫军的成员，在林奈询问下，外地人掏出一张证明，说：

“就定在今天晚上，谁给我们当向导？”

“让那个姑娘去吧！”本地一个赤卫队员说。

“她是作为匪徒的同谋犯被我们抓起来的。”

“那不是快点揽了她？”

“不行，”林奈说，“还没审讯完呢！”

“我们这儿的事由我们自已管吧！”又一个队员补充说。

“代里尼埃米呢？”混乱中，林奈喊道。

“在，首长！”

“你套上雪橇，送他们去。有什么事情你帮他们解决。”

“是！”

他们走后，林奈又回到这边，脸上焕发着异样的色彩，手指搓着嘴圈的胡须。有个同事问他，这些都是什么人？他回答说：“我也闹不大清楚，我猜想是行刑队的人。”

“嗨！嗨！这个小妞把匪徒搂得真够紧，连他们口袋是否有武器都感觉得到。现在该如何处置她呢？她是个普通的长工，因此阅历很浅。”

“那是肯定的，谅她也没有搞阴谋的本领。等天一亮就把她送回家去。”

“是！不过应当让她报名加入工会，以便受受教育。喂！名册在这儿……你有钱交会费吗？”人们用热情的口气对她说。那队陌生的赤卫队走后，人们对西丽亚的注意力显然被打乱了，因为严重的事件就要在今夜发生。代里尼埃米明天将给人们带回一些消息。内战以来，很少有赤卫队在本地制造流血事件。同那群人要找的那个财主相比，一个破落农庄的女佣显得太不值一提了……一般说来，佃户们的心肠都不坏，他们不敢去想今夜那帮子人的行动后果。正是这个原因，他们觉得有必要站出来替西丽亚开脱。至于林奈，你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在强压怒火。他倒是敢于想象库尔凯拉今晚的下场，从而对西丽亚的事不再感兴趣了。他妻子进来说：

“西丽亚是无辜的，我敢为她作保。来吧！趁回去前的功夫，稍稍越一会儿。以后再别给生人带路了，即使他们引诱你，你也别干。”

林奈的妻子是个勇敢的女人，当人们听说白军进村的当天就把她抢跷了时，连当地的许多财主都为她鸣不平。

西丽亚躺在林奈给她安排的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到了夜里三点来钟，她听到隔壁房间里人们的喊叫声。之后，参谋部沉睡了。夜里电话铃又响了起来，林奈扯着苦涩的嗓子答了几句，往屋里瞧了瞧，又睡着了。过了不大一会儿，一个哨兵回来推醒了一班哨兵，被推醒的人磨蹭了许久才出门。黎明时分，林奈的妻子起了床，在西丽亚的协助下替大伙煮咖啡。“对了，得给你办张通行证，快找秘书去。”林奈的妻子说。

其他人也都醒了，其中就有昨晚说下流话的两个。

“你送她回家吧！从昨天开始你就垂涎三尺了。”

“太棒了！”被叫到的那个小伙子马上穿衣起床。

“带好武器！”另一个说。

“这一趟嘛，我有的是武器。”他搂住西丽亚说。不过他不是进到里屋去取手枪。

西丽亚不知此人的姓名，只记得在某次舞会上见过他。这个金发小伙子走路时身子扭来摆去。

“咱们找个地方暖和暖和吧！”他说。可西丽亚一声不响。他掏出烟嘴，插上一支香烟，找了根火柴，用手握着把烟点着，然后拿火柴在空中划了个圆弧，好象这一套动作使他既开心又露脸。

东南方天际出现了鱼肚白。走在她身边的那个戴着红袖章的长工，每抽几口烟就停下来说些淫词秽调。而西丽亚听着，

有时还取笑他几句。她的笑脸使这个长工的胆子越发大了。

他们来到村边的最后一座草库，草库的门朝大路洞开着。到此，他要下手了。他先停住步，拉住西丽亚。西丽亚开始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咱们进去暖和暖和吧！”他扯住西丽亚的胳膊说。西丽亚吃惊地瞧瞧他，正当对方要搂抱她时，她猛地挣脱了。于是他一翻脸，拦腰把她抱住，抱进草库。

这当儿，他没有注意到有辆雪橇正缓慢地朝这儿驰来。赶车的人在晨曦中发现草库门口有人影在动，于是勒住马，推上子弹，往草库门口靠近。他听见草库内有激烈的搏斗声。

“谁在里边！”他大喝一声，声如洪钟。

“赤卫队的人……是你？代里尼埃米！”长工走出草库说。他胳膊下挟着的一个姑娘还在挣扎。

“是我，你在这儿搞什么鬼名堂？快放掉这个妇女，既然她不愿意。”

“是！你这一趟怎么样？”为了把话题岔开，长工故意这么问。他一松开手，西丽亚立即站起来，整了整衣裙，跑开了。

“还好。”代里尼埃米耷拉着眼皮回答说。

“他们呢？”沉默了一会儿，长工又问。

“我把他们送到火车站了。”

“真是一批无法无天的家伙！”长工爬上车，坐在代里尼埃米的身边，“再见了！我的美人，可别生气！”他冲着远去的少女嚷道。

西丽亚回到基埃里卡家时，朝霞已映红了大地。没必要再睡了，她等待着老板娘梳洗好之后，就一道去挤牛奶。夜间的

疲劳，这时已使她周身为之一爽。打从昨晚离开这儿直到眼下，她的生命在持续地升华。她想不明白是何原因，也不愿去想。她只觉得几个月来沉睡在心灵深处的什么东西正在苏醒，而且只要她还活着，它们就再也不会重新昏睡过去。她在等待着这些东西。

从清晨起，关于库尔凯拉被处死在路旁雪地里的消息不胫而走。有人把此事报告了赤卫队参谋部。参谋部答应组织调查。西丽页没敢把夜间耳闻目睹的真情说出去。

在本教区，赤色统治又持续了六个星期。那些安分守己的村民们在如此漫长的赤色政权下，足以顺应了。有时候，参加赤卫队的佃户心平气和地坐在东家的客堂里，彼此都不怀乱意地交谈着。有时候东家甚至敢于对现政权发上几句牢骚。只要他不发作，赤色佃户也只是提醒几句，劝其言辞不要过激。后来，当白军打来时，东家们一激都设法营救自己先前的佃户、长工，而且是尽心尽力。白军占领初，士兵们往往根激村里某人的揭发，便闯进农户家，凡抓到被告发的男女，不由分说，拉到屋后就地处决。设在村里的所谓“法庭”，其判决也是草率从事。因为人犯太多了，只好快刀斩乱麻。

从西丽亚和她的主人彼带进林奈的参谋部那天后，基埃里卡家与赤色暴动者没再有过真正的接激。从火车站到前线的大路，距他家较远，只有本地的一些赤色分子有时来此光激。代里尼埃米倒是不时地来告诉他们一些近在数公里之外的前线的战况。他是一个幽默而交游报广的人。有一天，他激来谋而维里被杀害了。人们发现他时，他已被害在路边，嘴里激着一包面包配给券。他还知道奥斯卡里也死了：他带着赤卫队上前线

时，路上中了埋伏，有几个人死里逃生，而奥斯卡里被击毙了。他是在死后的一个礼拜天埋葬的。

这就是代里尼埃米有时晚间来到基埃里卡家的客厅里所讲的话题。他有时瞧瞧西丽亚，提到那次在草库里发生的事情。若不是他碰巧赶到……“那小子最后会得手的。”

“谁也别想通过这种手段在我身上得手。”西丽亚回答说，从她那微笑的眉宇间，代里尼埃米知道少女是感激他的。后来，当有人向她了解代里尼埃米的情况时，她只说他是一个有名的活宝。

到了月底，一种惶惶不安的气氛打破了原有的安宁。各种法令雨点般地落下来。有些规定简直疑神疑鬼。诸如禁止农家天黑后点灯，据说是防止有人利用灯光打信号。还有一次来征用莫名其妙的东西：这天，基埃里卡家里来了两个征收毯子的人，基埃里卡家只有一条毯子，而且已破破烂烂了，但也被他们拿走了。“这是命令！”那个年纪稍老一点的光脑门、大胡子的家伙摇头晃脑地说。

“这不，连尤西这老家伙也卷进去了。”基埃里卡等那两个赤色分子走后说。他还详细讲了尤西其人和他村头的小屋。

人人都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紧张气氛笼罩着。在此生死攸关的日子里，你若稍加留神，便能发现西丽亚面颊绯红，长长的睫毛下，眼神里闪烁着欢快。可惜谁也想不到去注意一个女仆的表情。当时西丽亚是少有的几位急切地等待分晓的人之一。在此士兵、长官易手天下之时，她却在等待着，憧憬着，迎接着别的事情。在这些个日日夜夜里，无论在路上走还是在床上躺，她始终觉得那两个陌生人仿佛在炮火连天的地方向他招手，把一位战友指给她看，仿佛对她说：“喏，他就在这儿，他就是

你等待着的人——你为我们带路时曾托我们转达问候的人。”

恐惧的气氛和复仇的狂热在她身边与日俱增着。至于这些人的神经为什么如此激动，她觉越来越糊涂。但她心中的美好追求也在日渐增强着。她自信，时间的步子终会把她带向遥远的，艳阳高照的白夜，到那时，生活中的阴霾将被洗涤一空。

西丽亚凝眸遥望那即将出现事变的地方，竟忘了手中的活，为此招来了老板娘的责备：

“你这样时时刻刻往那个方面张望，难道真以为会喜从天降吗？”

一天晚上，前后不到半个小时，有两批赤卫队员来要马匹，基埃里卡从中看出局势对暴动者的不利了。这时，西丽亚正在农庄北边的草地里。她鬼使神差地往大路走去，不大一会儿，听到一串脚步声，又望见大路拐弯处有个人影。她停了片刻，接着又往前走了几步。

“是西丽亚吗？”一个熟悉的声音在问。话音未落，一个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走过来。

“我们的防线被突破了，赤卫队全都四散遁逃……白军不会饶恕我们的。可我家里的事一团糟，我不能外逃……也许开头一阵子的仇恨平息后，我的命能保住……我得在附近找个地方躲躲……万一被他们抓住，那一切都完了，因为是我把凶手带到库尔凯拉家的，不过，我自己没干坏事，这你可以证明……那天回来的路上你见到过我……听我说，我要到基埃里卡家她干草库里藏起来……请告诉我妻子悄悄给我送些面包和牛奶来……是啊！你心眼好，你会帮这个忙的……一旦度过这一关，我会永生永世记住你的恩情。好，咱们快分开吧！不然有人会注意到你没在家……”

不久前还是个乐天派的代里尼埃米，现在被吓得魂不附体。他四下望了望，然后逃开了。走近基埃里卡家的房舍时，他打手势叫西丽亚快进屋去。

自从这天夜里赤卫队溃逃之后，第二天本地区既见不到赤色分子，也不见白军来。村民们更加惶惶不安，谁都不敢往外探探头。唯独库尔凯拉的遗孀身穿丧服，坐车往庄子里走去，满脸凝聚着仇恨。

“她可巴不得白军早点来，以便去告发杀害她丈夫的凶手和控诉赤色分子的罪行。”基埃里卡的妻子望见她打路上过时，产生一种模糊的厌恶之感，总觉得她同自己不是同一个阶层的人。

西丽亚也看到库尔凯拉的妻子打这儿过去。不一会儿，她一声不吭地去给代里尼埃米的妻子送口信。在这个佃户家里，她看到一切都象代里尼埃米说的那样，糟糕极了。他的妻子埃玛昨天分娩了，另有一个孩子患假膜性喉炎。埃玛十分感激西丽亚帮了她这么大的忙。

过了不久，西丽亚又经历了一件意外的事件，并足使人回忆起七个星期前她为两个陌生青年带路的一幕。

在那段令人不安的沉寂日子里，人们听不见枪炮声，也看不见刀光剑影。可昔这样的日子不长。不久，白军的先头部队找到了林奈家。大户人家纷纷找白军告状，诉控赤色分子对他们横征暴敛，告发本地区曾领头闹叛乱的人，提供他们前地址或现在躲藏的地方——如果打听得到的话。然而那些杀气腾腾的白军士兵不愿理会这类控告，他们感兴趣的主要是赤色分子杀了什么人。如果有人密告某位妇女是危险分子，恨立刻派两

个士兵把她抓来。林奈的妻子进屋就被抓起来了。

关于库尔凯拉被杀，有人告发说是代里尼埃米领着凶手去干的，也有人说基埃里卡家有个叫西丽亚的女仆可能也帮忙带路了，因她那天晚上在赤卫队参谋部过夜，第二天早上由一个重要的赤色分子送她回家。为此，白军先到代里尼埃米家搜查，后来又往基埃里卡家去。与此同时，另有一队白军已捷足先来到了基埃里卡家。

在叛乱期间，不少大户人家保持缄默，有的甚至对赤色头目阿谀奉承。可现在却摇身一变，成了狂热的"净化赤祸者"。他们戴着白袖章，挎着步枪，或三五成群，或和白军结伙，走街串户到穷人家，草堆里四处搜查。有个名叫桑塔拉的地方——即西丽亚和嫂娒塔离开西维里家后曾去过的那家，早已劣迹昭彰。可现在，他带着两个凶神恶煞的白军士兵卖力地从事清剿。

桑塔拉兴许同库尔凯拉是莫逆之交，因为他特别起劲地要弄清楚是谁杀了库尔凯拉。有人说西丽亚可能为凶手带过路——这当然是再荒诞不过了，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是代里尼埃米送凶手去的。西土生土长的代里尼埃米总不需要找人领路了吧！

桑塔拉闻风来到基埃里卡家，操着这些天来惯用的腔调命令主人交出西丽亚。

"你找她做什么事？"基埃里卡问。

"我想知道她是怎么把凶手带到库尔凯拉家的！"桑塔拉说。

"她没替凶手带过路！"基埃里卡激烈地驳斥他。他觉得自己虽然不很富，但毕竟是体面人家。在桑塔拉面前，他并来

忘掉这点，因此语气铿锵有力。

“她有没有带路，我们清楚。”桑塔拉鼻子翘得高高的，似乎胸有成竹地说，“那天晚上她在林奈那儿。”

“她是在那儿，而且差点出不来了，因为她刚刚帮了两个白军士兵的忙。”

“她本来是想把他们领到林奈处送死的。你真的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叫她把他们领到哪里去吗？还有，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给赤色参谋部送去过一头奶牛，叫他们保护住你的家吗？……噢，对了，是送去一头肥猪。”

基埃里卡反唇相讥，把桑塔拉过去的丑事含沙射影地往外兜。他妻子也用同样的口气对白军士兵说：“如果你们知道这家伙是个什么货色，你们肯定感到同他一道在人们面前露脸很可耻。可是，你们不是本地人……他干的事太不光彩了，说出来简直怕脏了我的嘴……谁不知道这个坏蛋……”

“闭上你的臭嘴！泼妇！不然我送你一颗子弹！”桑塔拉恼羞成怒地吼叫起来。

“去你的吧！别拿枪来吓唬人！”基埃里卡的妻子回敬他说，又开始数落桑塔拉的“光荣史”了。直到西丽亚进门，才打断了她连珠炮似的斥责。

“唉嗨！西丽亚！跟我们进村去讲讲你那些朋友们的事吧！”一个尖声怪气的声音说。

“可以，如果老板娘允许的话。白军里有我的熟人。”

“少耍花招，你最清楚你的朋友在哪儿。你想把他们带到林奈那儿去的。”

最后，士兵们对这场唇枪舌剑听厌了，他们看出来桑塔拉的狂热劲是出自可疑的动机，而且案情本身并未明朗，因此他

们命令基埃里卡和桑塔拉暂跟他们走一趟。基埃里卡套上了雪橇，一个士兵押着西丽亚坐了上去，另一个士兵坐在桑塔拉的车上。

当雪橇离去时，老板娘大声喊着说：

“要是能见到你带过路的那两位先生……就等于给桑塔拉这个无赖又一记耳光。”

“别说了！”一个士兵训斥老板娘道。老板娘一转身进屋了。

车走到草库附近时，士兵问基埃里卡：

“你知不知道代里尼埃米藏在什么地方？”基埃里卡觉得蹊跷：一个外地来的士兵，竟然打听起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小佃户！

“我一点不知道，他可能同其他人一道逃跑了。”

这是一个艳阳普照，绚丽而和暖的日子，眼看着冰雪在融化，越往前走，道路越坎坷。不一会儿前边出现了战车，巡逻队，来来往往的游动哨。每遇到人，桑塔拉便不厌其烦地问：

“你们抓到赤色分子了吗？我们抓到了‘粉色’分子。”

雪橇从当作监狱的房前经过。房后有一片丛林，判了刑的人夜间被拉到丛林里处决，有时甚至在大白天处决。前面路上，有个人的车上盖着松枝，由于路上正在开冻，西丽亚等人的车无法超过去。他们看见前西那辆覆盖着细松枝的车所经过之处，留下了一串血迹。看到这里，西丽亚突然明白了。她曾注意到那辆车是从监狱后面的树林里出来的，但她心里无论如何不愿相信所看到的一切。她知道自己已认出了松枝下面的裙子……赶车的人是一个叫达维蒂的佃户，他光身一条，勤劳而节俭，农庄主们都喜欢他，因为他从不过问政治。

西丽亚很快就从朦胧中醒来，只见桑塔拉跳下车走到前面的马车旁，问达维蒂问了几句，便高声叫道：

“西丽亚，过来瞧瞧你的老朋友林奈的妻子吧！她正要去天堂呢！另一个是谁？”他问。

“是基维莱赫德。”达维蒂回答道。

“太好了！这只狐狸也落网了，他再也不能去抢我家的牛了。”

基埃里卡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一声不吭，只是咳嗽了几声。士兵们看来也烦了，他们催车往前走去。

驻军司令部里人流如潮，前厅里排起了长队，看人们的表情，个个都有心事，都称自己的事重要，急迫。其中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有：有的财主在等着为自己的佃户辩护；某个妇女来询问赤色分子抢去她的一包衣服是否有下落，门旁站着一个士兵，肩上挎着枪，腰间挂着一枚手榴弹。他参加过白军打过仗，现在凯旋而归，熟人们同他说话时，无不肃然起敬。

基埃里卡同西丽亚一道进去了，后面跟着佩戴白袖章的睥睨一切的桑塔拉。有个邻居也来了，他问基埃里卡来干什么，基埃里卡很不好意思，几乎有点难以自制地答道：

“我也不知道，还不是那个缺德的桑塔拉使的坏！”

西丽亚面颊通红，火烧似的，眼里闪着泪花。近来在她心里不断加深的宏愿，随着这一系列的事变而消逝了。她不敢指望能在这儿遇上那两位朋友，唯一的希望是不要被阿尔马斯看见自己眼下的窘境。远处，似乎出现了他那头漂亮的头发，看到他高举着手向她致意。情人仿佛想向她奔来，带她到别处，远远离开这群男女，远远离开那条运尸体的泥泞小道，走向一个新的夏天。她对前些时候给他们带过路的那两个青年不抱一

点希望，说来倒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后来这一连串麻烦事全就是从那时开始的，陌生的士兵在草库旁给她的一吻，曾使她感受到仲夏的气息——算了，在这种时候怎能去想那件事！

真巧，西丽亚真的遇上了其中一位。

审讯他们的司令官——本地驻军的巨头之一，没能弄清楚西丽亚和基埃里卡的案情，也没时间去进行细致的调查。但他相信基埃里卡是无辜的：象他那样的一位农场主，绝不会同赤色分子亲密到需要予以逮捕的程度。当桑塔拉再次数落基埃里卡送过一头肥猪给赤色分子时，反遭到了这位司令官的严厉斥责。基埃里卡也揭他的老底了：

“你不也给他们送去了一头公牛吗？我并没说你说什么，因为你当时在家嘛！”

“是有这事，可我是在刺刀逼迫下不得不送。”

“我也一样。”

“基埃里卡，你可以回家了。喂，你派人把这个姑娘押走！”司令官命令一个士兵说。

“我押她去。”桑塔拉说。

“住嘴！”司令官生气了。

当他们一行上了大路时，迎面走来一个戴眼镜的男子。他头戴羊绒帽，身穿浅蓝色皮大衣。他看了看这一行人，知道是被士兵押着进监狱的。他蓦地停住脚，对着西丽亚端详了一阵，大声嚷道：

“你们要把姑娘往什么鬼地方送？”

“报告上尉，司令官命令我们送她进监狱。”一个士兵回答道。

“你们等等。”军官说罢，飞身从正门进屋找司令官去

了。不一会儿，司令官裸着脑袋出现在门槛处，呼叫西丽亚的名字。

桑塔拉和基埃里卡震惊得脸上的肌肉都在抽搐。基埃里卡认出那个军官正是西丽亚曾为之带路的士兵之一。他立即想到妻子怠慢了人家。如果今天他因此而故意找茬……那口猪的事就成了现成的借口……悔不该当初曾半开玩笑地对赤卫队说："既然你们得到一头肥猪，那就请关照一下我们的农庄！"而桑塔拉，他一看那军官的全部兴趣是集中在西丽亚一人身上，而且看样子对她的印象颇佳，于是担心这丫头会把他的事往外捅……

真正高兴的，只有西丽亚一人。她第一眼就认出了眼前的上尉正是她为之带过路的那位较年长的青年。那天晚上他言语不多。

"你们从旁门进来吧！"司令官喊着说。

"怎么，你们竟把她这样的好人投入监狱？西丽亚曾经给我们提供过宝贵而准确的情况，如果那天我象我的同伴那样许下娶她的诺言的话，现在我就该带她到教堂去了……可惜我已经有妻子了。那一次，当我们行至坦佩雷和维堡之间时，我的同伴佛雷德斯特姆身中数弹倒下了……我们是死里逃生才走到那儿的。过关卡时，如果赤卫队的哨兵稍稍聪明点儿，那我俩早就全没了。那个哨兵从我们手中接过香烟，佛雷德斯特姆乘机夺过他的枪，用匕首刺死了他，然后我们拔腿跑掉了……后来白军的哨兵又找我们麻烦，把我们当成赤卫队的暗探，要朝我们开枪……我们只得举着手跟他们走……是啊！那天晚上西丽亚表现得很勇敢……谢谢你了！……他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噢！这位就是西丽亚的主人！你的老婆可真够讨厌，倒是应当

把她——而不是把这位姑娘带到这儿来。这位姑娘应当得到嘉奖。她会得到的，这，包在我身上了。”

这个案子又从头开始了。西丽亚开口滔滔不绝地说起来，详细的叙述了那天晚上的经过。她如实告诉军官们，她主人一家与叛乱者从不沾边。他们的确送过一头肥猪去，但那是顶替捐税的。她接着谈了那天在林奈那儿以及回家的路上耳闻目睹的一切。她还谈了对代里尼埃米的看法，还回忆了她被拉进草库的情景。至此，她脸色苍白了，不好意思再往下讲。桑塔拉倒神气了，他：“嘀！嘀！”了两声。西丽亚鼓起勇气继续往下讲，就好象对桑塔拉有一肚子苦水要倒似的。

“他是什么人？”上尉鄙夷地问。司令官就自已所知作了介绍，上尉接着说：

“桑塔拉，你回去吧！以后不许你再往外跑。等叫你来时你再来。”

“那个代里尼埃米呢？看样子不错，他现在在哪儿？”

众人七嘴八舌，有的说他逃跑了，而西丽亚在一旁默不作声。最后基埃里卡被罚了一头猪的钱给地方当局。当一切都完毕之后，西丽亚要求同上尉单独谈谈。

“好，咱们到外而边走边谈。”

基埃里卡独自一人上了雪橇。西丽亚和上尉徒步走在他的前头。西丽亚犹犹豫豫，吞吞吐吐谈了她所知道的代里尼埃米，他的家庭和他爽朗的性格。她担保代里尼埃米没参与杀害库尔凯拉。她请求上尉能作出安排，让他从藏身的地方出来——她知道那个地方。

上尉用惊异的目光瞧着西丽亚，表情比方才冷多了。

“我无权作任何许诺，这是法庭权限内的事。不管怎么

说，他应从洞里爬出来，否则……”说到这里他不往下说了。西丽亚也明白了其中意思，顿时泪水夺眶而出。她再次请求上尉尽一切可能救救代里尼埃米。

“如果你告诉我的这些全是实情，那他不会有危险的。但不会马上释放他。现在我派两个士兵去，你领着他们去找他，把他带到这里来。在法庭上我替他辩护——我能做到的，只有这些了。”

他立即作出安排：先从兵营里叫出一个士兵，向他交待了一番。然后拉住基埃里卡的车。接着，有两个士兵从岗楼里走来，他们杀气腾腾，吹胡子瞪眼睛。雪橇在解冻的道路上缓慢地爬行着，橇板擦在沙子上，每经过一段残留的冰块，便咯噔往前一窜。

基埃里卡同两个士兵已拉上话了。一个士兵说：

“等我们走后，你们得好好清剿一下这片森林，里边肯定藏有赤色分子。”

“时间一长，他们会自己出来的。”

“是的。但留着他们吃闲饭也未免是浪费粮食。”

“他们在监狱里不也得吃吗？”

“谁说送他进监狱？”一个士兵说。

“送他们回老家得了。”另一个说。

听着他们的对话 西丽亚不寒而栗。这时刚走出不到三百米远，她一把拉过缰绳，把马勒住，称自己有句话务必得先向上尉讲明。接着她撒腿往军营跑去，找到了上尉，气喘吁吁地说：

“我不能带着这些士兵去找代里尼埃米，他们一见到他，准会杀他的。他们说的话太可怕了。如果你不同我一道去，我

就不告诉你们他躲藏的地方。上次全仗我，你们的命保住了，可现在你也得给我留条命。”

“谁也没有要你的命啊！”

“怎么没有？如果你不同我一道去，如果您不对天起誓，保证在对代里尼埃米的案情进行调查并核实我的话之前不杀他，我就不告诉你们那个秘密地点。”

年轻的军官看看姑娘那急得通红的面颊和锋利的目光，他笑了。诚然，对她，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代里尼埃米又是个有妇之夫，他们之间不会有什么暧昧之情的。他思索了一会儿，说：

“好吧！既然你这么认真，那我就走一趟。你等我一会儿，我去安排一下就来。”他对西丽亚以“你”字相称。

他俩一道往雪橇走去。西丽亚走走停下来，低垂着头问上尉是否知道阿尔马斯的情况。

“据我所知，如果他还活着的话，眼下他正往维堡开拔……，咦？你怎么认识他？”

“去年他在这儿度暑假。”西丽亚犹豫了片刻回答说，说话时，不敢抬头看上尉。在西丽亚的一生中，一天之内事情翻云覆雨，瞬息万变之甚，莫过于今天了。

上尉命令一个士兵返回营地去，他自己上车占了他的位子。这时再没人谈论去森林搞清剿的事了。上尉时而向少女投去友爱的一瞥，西丽亚也报之以信任的目光。至于基埃里卡和那个士兵，如同不复存在一样。

雪橇走近只有西丽亚才知道的那个秘密地点时，她禁不住颤抖起来，试图再捉摸一下上尉的眼神。她已经在想象着那个可怜的佃户晚上将同家人团聚的幸福情景……这样，他们患病

的孩子就将痊愈了……

“你说话算数吗？”她盯住上尉再问一遍。她简直象喝醉酒似的，基埃里卡吃惊而又疑虑地瞧着她。

“当然算数。”军官乐呵呵地回答道。

又往前走了几步，西丽亚“嘀！”了一声，马停了。她跳下车，指头放在嘴唇边给上尉使了个眼色，然后钻进草库，轻轻地喊：

“代里尼埃来！……听见了吗？……我是西丽亚……你别怕，快出来吧！”

草堆动了，先是一只手露出来，然后是一双靴子，最后是整个人体。乍见到亮光，代里尼埃来被刺得睁不开眼睛，当他定睛一看，一个军官和士兵戴着白袖章虎视眈眈地站在面前，再瞧瞧基埃里卡，末了目光回到西丽亚身上，他顿时麻木了。在场的人还未来得及开口和制止，他突然拔出匕首往空中一挥，用最鄙夷的目光冲着西丽亚说：“噢，你成了刽子手的奸细，真可耻。”说完，一刀捅穿了自己的喉咙。

“住手！我的天哪！”西丽亚惨叫一声，上尉一个箭步扑上去，可惜迟了，血从伤口里涌出来，流在干草里，越流越少，越流越少。

“他自己心虚了。”上尉瞧着尸体最后痉挛了几下，说道。

“他没罪啊！埃玛呀！孩子们呀！”西丽亚呻吟着，两手捂住脸往屋里跑去。上尉径直回军营了。从此，西丽亚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当天晚上，这支正规军接到命令往坦佩雷开拔，因那里正在组织一次大战役。

前线，移向了远方。几个星期之后，仗打完了，叛乱被粉

碎了，尸体委诸沟壑。但这年的整个夏天是在审讯犯人中度过的。在众多的集中营里，行刑队的机枪、步枪，扫射着人的躯体。个别一些幸运的犯人被放回家，但更多的人则饿死，乃至渴死在集中营里。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半是义愤半是幽默地向人们讲述着他们的遭遇。这是些走投无路的人，他们想以此减轻一点内心的深切苦衷。

西丽亚——基埃里卡家的女佣，仿佛自己也被投入大牢，精神完全崩溃了。足足有两个月的时间，她象患了癫狂病似的，一睡下去，可怕的恶梦就来折磨她，最后弄得宁可睁大眼睛躺着也不敢入睡。那些恶梦全同林奈的妻子和代里尼埃米有关，有时简直到了离奇古怪的地步。

自从在草库里发生了那桩惨不忍睹的悲剧之后，她一直不知代里尼埃米的妻子埃玛对她有什么看法。就在代里尼埃米暴死不久，新的不幸又降临埃玛头上：她的儿子因患气堵症死了。她丈夫当赤卫队员期间曾领过一些津贴，现在传下命令，要她统统交回白军参谋部去。贫病交加的埃玛本想拿手中的现钞买点东西，可人们告诉她，赤色政权期间发行的钞票现已停止流通了。因为有张清单记载着那时所有发行的钞票的号码。早产的埃玛，一下子从精神上垮了，一场大出血，差点要了她的命。有位女邻居向她伸出援助的手，并把这个濒临绝境的家庭报告给有关部门。慈善会的修女赶来了，她尽了很大努力从公共福利基金中为埃玛争取到了一份补助，并勇敢地为这个家庭而操劳、奔忙。然而，灾难到处蔓延，致使好心的修女应接不暇。一时间，埃玛没人管了。由于心力交瘁，她的病体恢复得十分缓慢。

西丽亚抽了个礼拜天去看望代里尼埃米的遗骨。这天机会很好，因修女不在，她立即动手侍候病人。埃玛似乎被病魔和残酷的命运软化了，她深情地久久望着西丽亚，脑袋随着喘息声而摇晃着。西丽亚木然地同病人无语相视。那幕惨剧，使她们太痛苦了，未等开口，她俩的眼泪就扑簌簌地掉下来了。

“多么不幸啊！太凄惨了！”西丽亚泣不成声地说，不过，我很信任那个上尉，我原想代里尼埃米最好别躲了，因为他完全没有生命危险。天哪，我为什么不早给他打招呼呢？”

“亲爱的西丽亚，万不能相信那帮子人。”埃玛叹息着说，“你曾帮他们越过封锁线……这点，我丈夫完全知道……因此，你用不着害怕……后来那两个白军杀死了雷赫蒂麦基……对那些同无产者作对的、现在又得势的人，可不能轻信啊！……唉！太惨了！”她用泪眼看婴儿又叹息着说。

她请西丽亚找了块干尿布替婴儿换上。晚上，修女来说有个肺痨病人已危在旦夕，今晚她得过去照顾一下。西丽亚于是提出，等她干完了主人家的活，晚上就来这儿过夜。

这一夜，西丽亚无微不至地照料病人，直到修女来后才走。星期一早晨在往回走的路上，因疲惫不堪，总觉得头重脚轻。只是在突然打了个趔趄时，她才意识到身体不行了。在挤奶的时候，有几次她差点晕倒。老板娘看在眼里，告诫西丽亚说，自己有工作在身，不一定要去管别人家的事……还说“这是救济部门的事，他们领着优厚的薪饷，该由他们管……再说，你夜里不能睡觉，白天就干不了活，尤其现在你这么虚弱。”

西丽亚虽然不能去代里尼埃米家了，可仍然一夜夜通宵睡不着，她躺在床上，望着黑夜如何放亮，就好象自己慢慢朝孤

独的幽灵靠近似的，白昼越来越长了。春事，夏意，给那些潦倒的人带来了慰藉，鼓舞。但西丽亚却无论如何提不起精神来。老板娘已同妇女们唠叨开了，说这位女仆不久前还那么勤快，现在手脚变懒了，丢三拉四起来。

包括西丽亚本人在内，谁也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人们偶尔听到她的咳嗽声，但谁都没在意，反而以为这是她养成的坏毛病。再者，因西丽亚脸蛋似乎飞着春晖，变得越来越艳丽了，这偶尔的咳嗽声似乎是那娇态的一种点缀，尤其是她的咳声中伴有一丝悦耳的笛鸣音。的确，她浑身散发着纯洁的气息，就如同深山老林中的溪流，道旁绿茵的草坪，当冬天痕迹一消逝，便显露出它们高洁的本色。西丽亚变得白如雪花。在基埃里卡家里，她没有亲近的人，现在她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与世无争。

到晚上，她的体温就开始升高。她先以为是房间太热，但一推开被子，又冷得瑟瑟发抖，于是她马上再盖上被子，缩在床的一角，仿佛象童年时那样，想远离尘世一样。她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那姿态，很象一个蜷缩在娘胎里的婴儿，就这样把她的心带回到过去，甚至带回到出世前的年月。她觉得现在比任何时候都年幼，也比任何时候都衰老。岁月被浓缩成眼前这短短的瞬息。她一生经历的各个阶段，一齐出现在她紧锁的眼皮背后，嘴唇周围、胸脯内外：在父亲身边度过的童年，灵魂深处绽开并保持至今的心地纯洁、容貌美丽的青春年华，还有新近发生的一桩桩事件。每当回想起林奈的妻子或代里尼埃来，或者在草库边骤然给他一吻的陌生青年，她的心里总是响着同样的和谐的颤音……

浮在童想表面的，她近来一直在回避的那个人的影子，最

终又进入了她的脑海。西丽亚紧闭着双目，当体内的细胞发着高烧把她带入梦乡之际，当周围大地沉睡之时，当夜间的柔光半打开心扉那一刻，他又出现了。他站在远处凝望着她，就象早年她领圣体前夕的夜晚，他在小舟上凝望她那样。他来了，无论在当时还是五年后的今天，他始终在爱着她，五年间，他们的爱情非但未熄灭，反而越烧越旺……新近发生的事件背后有他的影子，他问西丽亚是否明白……是的，我明白，等到今年夏天——即将到来的夏天，或者象不久前在金灿灿，蓝湛湛的火光中那样，咱俩心心相印地诉说难以理解的，但又十分动听的话语。黑麦即将吐穗了，胭脂花也快含苞怒放了，它们也在相爱——你曾笑着这样说……你来吧！

她在梦乡里漫游着，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挣扎着，试图让爱异常反应折磨的肌体平静一下。当肌体功能恢复正常之时，汗液便通过表皮的分泌腺，把捣乱滋事，损伤人体的物质驱赶出体外。只是到了这时，她的体温才开始下降，呼吸恢复匀称，肺叶开始畅通。苏醒过来的片刻间，她发现自己在排汗，心想，以往可从来没有这样过呀！天近黎明，时钟在半点处敲响了一下，她不知道现在是几点又半。房间的亮光与傍晚相比，很是别致。她听见靠房门处的床上响着长工那深长的呼吸声——这就是基埃里卡家的房间，与她在教授家所居住的房间大不相同。在那里，早晨一睁开眼便看到窗口的玻璃杯里插着鲜花。门框处，伸进一枝花楸树脱了皮的枝丫。这儿，与父亲晚年居住的矮屋也无任何相似之处……在这里，唯一使她欢心的，是可以得到静谧，可以远远丢开白天的一切。

在她清醒的一瞬间，甚至在她双眼睁开时，情人的影子又出现了。他的出现，似乎为的是全部占有西丽亚的心灵，不让

她的思绪留下任何间歇。于是姑娘舒心得又合起眼皮，平静地入睡了。这甜蜜的梦乡，很象小时候在朦胧中等待父亲用温存的手把她抚摸醒那时刻。不过，这往往是在睡意即将消失，四肢瘫软得动弹不得的情况下发生的。因为父亲看得很准。他用灵巧而富于弹性的手指为她按摩，帮她驱除睡意，使她精神抖擞地跳下床，径直奔向门口去迎接太阳。

这天清晨，倒是奶牛唤醒了她，接着老板娘也抱怨着走进屋来，把她从床上拎起来。这些天来，这样作已是多次了，女主人不满地说："真够可以，你总也不起床。"清晨五点就得去挤奶，西丽亚真有点爬不起来。这年春天，即便让她天天睡到8点，她也不会醒，何况不可能让她睡到8点。连星期天也不可能睡那么晚，因为长工在星期天赖着不肯起床，而每到周六，牲口便被赶进牧场，一直放牧到一周，这是因为基埃里卡家的人周日不去教堂，每年夏天只是在黑麦开花季节，为领圣餐才去作一次礼拜。

就这样，每天早晨人们看到老板娘瘸着腿，耷拉着脑袋，带着昔日堂堂农庄主的后代，今日弱不禁风的女仆往牧场走去。牧场里，一头头奶牛，有的站着，有的卧着，都在边反刍边等候着她们。牧场里，地上覆盖着干松枝。绿色的牛粪四处狼藉。因为奶牛收购商声称基埃里卡家的牛奶不干净而要压价，所以挤奶前她们提来水桶先把牛的奶头洗净。西丽亚是迫于无奈才起大早。但很快就心安理得了，因为清晨的空气比白天清新，从空气污浊的房间里出来，呼吸到这清晨的空气，顿时精神一爽。

说到她居住的房间，倒也还宽敞，平日只住着三个人；而丽亚、一个长工和一个短工。但整个房间被那两个男性搞得臭

气扑鼻。主人是常年伤风不断的，连他早晨偶尔进去一趟，鼻子也能闻出臭气来。主人曾半开玩笑地提醒他们注意讲究卫生。

千千万万的鲜花绿枝所散发的香气，沁润着西丽亚的肺叶，她精力充沛地一直干到吃午饭，有时还边干边哼小曲。可是一到饭桌上，老板娘却看到她吃得很少，这对主人来说，倒是好事。如遇上贪吃的仆人，那是很不合算的。西丽亚每顿饭只能喝一杯刚挤出的牛奶加工厂拉回来的脱脂奶。这种奶，无论在基埃里卡家，还是其他农家，主要是用来催肥菜牛和肉猪的。实际上农庄主们除了给干活的人吃必须的食物（如土豆、腌鲱鱼、植物黄油等）之外，也让他们喝脱脂奶，特别是充分供应较为耐饥的黑麦面包。往常也好，这年夏天也好，尤其是今年夏天，哪怕是最吝啬的财主也从来不敢限制长工们吃面包，除非是开玩笑。基埃里卡家的长工们很会行使自己吃的权利，如果某顿饭鲱鱼干硬得咬不动，或者黄油有蛤蜊味，他们便一顿饭吃上一个大面包，而且每啃一口便送进一口牛奶，吃完饭一抬屁股就出去溜达。

老板娘劝西丽亚说：“西丽亚，吃吧！多吃一点，吃好饭才能干活。不然今晚你又该趴下的。”

西丽亚感到耳根上的血管在暴跳，耳膜在持续不断的轰鸣，但她坚持没日没夜地劳动着。哪怕在劳动最紧张的时候，她的思绪也仍然飞回到已逝的岁月，就象她发高烧躺在床上时那样。

一天下午，有人告诉她说，她患了不治之症。

她自己也有所感觉，现在的她，同来的时候判若两人，每天夜里，病魔翻来覆去地折磨着她：刚睡下去时发高烧。到了

清晨，则汗流夹背，咳嗽不止而且症状日趋严重。今天早上同室睡觉的长工因有事早起，觉察到了西丽亚的病情。白天里，有人曾拿他同西丽亚同睡一屋之事同他开玩笑。西丽亚出于防范的本能，想试探一下这位长工："阿波，你对这个玩笑是怎么想的？"阿波耸耸肩膀答道：

"放心吧！我不会碰你的，因为你已患了肺痨，整夜都在咳嗽。"

仲夏节临近了，西丽亚对这个月的每一天、每时每刻都有着深情。今年这个节日恰好是周六。她去翻年历，想查查去年的仲夏节是礼拜几。结果查到，去年是礼拜天。老板娘越是责备她干事漫不轻心，劳动有气无力，她就越喜欢久久地沉缅于对去年夏天的回忆中。到了晚上，当睡意尚未到来，高烧已经开始时，她便回首起那一桩桩一件件往事。她越想，对这家主人就越憎恶。末了，她不解地自问：自己怎么竟在这样的人家过了将近一年？教授的别墅以及那儿的夏日，常常浮现在她的脑海。而在这家，好象被窒息于毒气之中似的。只有朗多别墅的空气是新鲜的。末了，想回朗多别墅看看的念头成了她的一块心病，每时每刻都摆脱不掉。有一次，她请求老板娘能允许她去看看那位原先的主人，可以起早去，晚上按时赶回，不耽误当天挤奶。

"如果你能在仲夏节那天放我假，那是最省事的。"

"仲夏节你可不能出去，因为我们要到教堂去，你得留在家里做饭。"

老板娘的话斩钉截铁，再哀求也是白搭。过了一会儿老板娘主动跑来说：

"今年仲夏节的第二天是星期天，如果你想去，星期天放

你假。”

这趟美好的旅行就这样说定了。这也是西丽亚生平最后一趟外出。等待的日子，给她增添了新的力量。晚上继续高烧，睡梦中还见到教授笑着走来扯扯她的头发。到了黎明时分又是虚汗淋漓。尽管如此，她一大早仍然高高兴兴地起了床，马上离开空气污浊的房间，到散发着清晨芳香的大自然中去挤奶。她对这里的一切无任何兴趣。之所以久久滞留在此，是因为需要有个栖身之地。不过，她对基埃里卡一家不怀任何敌意。

她做过工的几家主人中，这家在最南边。现在她想返回北方了，不仅想回到教授住的别墅，而且想往西维里家走，甚至想回父亲居住过的小屋。

她虽未能如愿以偿，但回朗多别墅的那一趟旅行却是美好的，收获巨大的。那天早上西丽亚一大早就醒了。女东家来到挤奶场时，西丽亚早已哼着歌儿干起来了。

“你这么早就在唱，说明这一趟旅行使你开心，但愿这是个吉兆。”老板娘说。她这个人，一看到别人开心就有点不舒服。

其实，这完全不是“吉兆”。不过，清晨的万物都纯净而迷人，仲夏节之后的这个礼拜天，好象理应如此。周围的空气宁静，爽朗，草尖没有露珠。这就是说，今天必定有雨。但由于此刻天空一片蔚蓝，炎热，谁也看不出雨会打何处来。四周是如此风光旖旎。

西丽亚走到了不见农舍的地方，唯有太阳和大地始终在同她作伴，她踏着嫩草覆盖的林间小道前行，路中间的两道车辙印和两辙当中的马蹄坑尚依稀可见。途中的一些地方太美了，引得西丽亚坐下来，陶醉在这大自然清晨的魅力之中。她那干

净的衣裙上还带着衣橱的香气，使她回忆起去参加学校庆典的时刻。

过了森林，来到一个村庄，从这儿已能望见目的地了。她高兴地看到村子里的姑娘们都穿着漂亮的裙子往教堂走去。有位姑娘同她认识，相遇时，彼此还寒暄了一番。道路沿着山脚蜿蜒向前，漂亮的朗多别墅耸立在山冈高处，俯瞰着这整个地区。西丽亚顺着羊肠小道往冈上登去。爬了一阵，她突然浑身一阵瘫软，膝盖颤抖，口干舌燥。坡顶有一座房子，住着一对孤儿寡母。在朗多别墅做工期间，西丽亚常来这里买鸡蛋。阳光照射在灰秃秃的墙壁上，一孔窗户透过樱桃树枝在朝她微笑。雄鸡啼唱着迎接朝阳。院子的低洼处，葱绿中露出一个井盖。西丽亚记得教授曾夸这口井的水好。她走到井边喝水解解渴，又在台阶当中边歇气边同两位女友讲起过去的冬、夏所发生的事情。她从两位女友口里得知整个动乱期间教授一直住在朗多别墅，远在赫尔辛基的女儿只是在战争结束后才历尽艰辛来到父亲身边。

"至于那位英俊而开朗的小伙子……没有任何确切的消息。有人说他在战争中阵亡了，也有人说他受了重伤，拉乌娃小姐可能知道他的情况。好象他们还有联系，可我后来始终没再见到她。"

这座房子不完全在山顶，西丽亚顺着熟悉的小道继续往高处登去，最后来到一处她最为熟悉的，长着稀疏林木的地方。高树和灌木到了这里好象故意退避一旁，以便人们在此举目远眺一样。脚踏在路面上，发出深沉的声响，地上的小草萎靡不振，不过它们能在这种地方扎根生长，已是令人兴叹的了。这条羊肠小道在枯黄的草棵中蜿蜒前进，行人走到这里常常停下

来，踏踏脚下的路面，象小孩闹回音似的听脚下空洞的声音。清凉的井水使西丽亚恢复了活力，她也停下来微笑着踏踏脚下的硬土，听它的声响。

她同时也对着湖光山色开心地笑。朗多别墅离此不远了，它的颜色，它的屋顶、它的雕梁画柱，全同往日一模一样。伸进湖内的峭壁上，覆盖着葱郁的桦树林，倒映在碧波荡漾的湖水中。这段峭壁，常被西丽亚视作父亲小屋前的岬角，在她领圣餐的前夕的那个星期天之夜，她曾独自一人在那里留连忘返。站在这块嘣嘣作响的地方，今天又望见了朗多别墅，它的澡塘和面包房被山坡的一角挡住了……她能够想象在这个时辰的阳光照射下，它们的外观呈什么模样。她还清楚地记得在这样的早晨，小锅炉散发出的气味。

小径又往低处伸展了，过了一家院子，又与横在红、绿色相染的黑麦田里的小道相接。西丽亚对这一带的地形很熟悉。眼前的一切同她的记忆完全一致。到了这里，她才注意到山冈比她想象的更高，站在高处，在此草木萎靡的山坡上，朗多别墅和湖边的码头尽收眼底。她清楚地记得阿尔马斯走的那天，她正是站在这儿遥望……

她又往高处走了一会儿，来到了岔路口。一条路通向朗多别墅，另一条通向库尔马拉家。该走哪条道，需要作出决断了。西丽亚停住脚，四周的田野里寂寥无人，不过人们透过别墅的窗户可以看到她。对此，她一点也不恐惧。她没往别墅的方向走，而是朝左拐，来到卡姆拉蒂家。走到大门口，她看到屋里有两个陌生人，还有年迈的科莱和一个年近昏聩的老佃户。西丽亚知道他的儿子被白军处决了……老人眯着那双失神的小眼睛，直盯着往院内走来的西丽亚，看着她走到苹果树

下。从那儿，西丽亚望见了库尔马拉的房子。老人的模样，叫人一看见就伤感。

她伸手拉开了那十分熟悉的栅栏门的门锁，又随手关上。那棵甜樱桃树和几株醋栗子又长了一年了。它们长在靠近栅栏处，因此阳光总是很充足。一踏上通往院子的小径，西丽亚就听见了钢琴声。

拉伊妮踏着钢琴的的踏板在练琴，因此弹的曲调根本听不出名堂。她是如此聚精会神，直到西丽亚走进房间她才发现。简单寒暄几句之后，彼此仔细端详起对方，想看看这一年来谁的变化最大。拉伊妮目睹了那场战争，现在已成大姑娘了。一看见西丽亚，她便想起已逝的那个夏天以及她所目睹的但又不能理解的那些事情。

开头索菲亚不在家，但不久就回来了。她可能去朗多别墅去了。

西丽亚不好意思问拉伊妮屋里那位神情局促的老人是谁。

“你咳嗽了？”她问西丽亚。

“是的，打春天起就开始了。”西丽亚回答着，一边挨个儿走近每个窗户，望望窗外的景色。麦田仍象一片绿毯……西丽亚出了门，走近麦田，拉伊妮进了厨房。

母鸡在阳光下咯咯叫着。西丽亚看到栅栏和歪歪扭扭的大门还是原来的老样子。牲畜圈里飘出一股干马粪味和松枝味。盛奶的双耳桶还放在牛栏旁原先的位置上。西丽亚背倚着栅栏，久久地瞧着这一切，谁也没来打扰她……一只燕子长叫一声，展翅飞去，好象表示要为少女的见闻作证一样。

一切都这么熟悉，一切都依然如故。西丽亚触景生情：唯独自己已经今非昔比了。又是一阵瘫软、虚汗……过去的事已

经很遥远了……与去年夏天相比，变化多么巨大啊！一切都完了，在这里，再也找不到我所要追求的东西了！

去年夏天，她也曾作过同样的追求，现在想想，发现什么都没得到。只不过在不停地探索，其结果，并非如原先所想的那样。我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逝去的这个冬天，会给人们带来如此巨大的变化、使人再也无法回到过去呢？

正是在库尔马拉家的栅栏处，在索菲亚外出、拉伊妮进了厨房的这段时间里，西丽亚度过了临终前最伤感的时刻。她环顾周围的农家，回忆着战争中那恐怖的叫声。那个长着一头乌发、表情腼腆、见人就笑的小伙子……被一个投靠了俄国人的长工拉到森林里杀害了。白军找到了他冻僵的尸体，并把凶手处决了。

西丽亚又想起了奥斯卡里，她心情平静地回忆着他，甚至对他寄予同情。她并不为那次不识时务的登门拜访而羞愧……现在他已在九泉之下了。想到这里，她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自己是个被遗忘的人，是这个夏日里的一个多余的人。

这个念头一直萦绕在她的脑际。

索菲亚又从朗多别墅回来了，见到西丽亚时别提多高兴了，还直埋怨她不该这么久才来。突然间似乎她同西丽亚产生了距离，不再是西丽亚出走那天所千恩万谢地拥抱过的那个妇人了。尽管她的热情劲依然如旧，但同西丽亚的距离却拉得越来越大。她眼睛瞧着去年夏天还那么美丽的少女，对她流露出一种怜悯之情。西丽亚只是到回家的路上口中吐出的鲜血染红了路旁的青草时，才明白其中的原委。

下午她见到教授时，发现教授的神情也同样如此。教授不忍把真情告诉西丽亚。此外，他也变多了，变得虚弱、衰颓、

苍老。他握着西丽亚的手时，心情异常激动。他知道，这次无疑要同他所喜欢的姑娘生离死别了。在他的周围，废墟越堆越高，连这位去年秋天他曾照料、拯救过的孩子也快要离开人世了……

西丽亚还见到了拉乌娃小姐，索菲亚问了她几个问题——都是西丽亚想问又不便开口问的问题。

“关于阿尔马斯嘛，”拉乌娃小姐不动声色地回答着，她把索菲亚已经知道了的那些情况又简要重述了一遍，其中有些情节索菲亚自己没有勇气对西丽亚讲，“……阿尔马斯因重伤而住院，他的命运相当不幸：去年夏天他从这儿回去后不久就死了母亲，现在又失去了一条腿和半边肺……”

索菲亚陪西丽亚又回到了自己的家，应她俩的请求，拉伊妮奏了一支新的军人进行曲。索菲亚在一旁为她伴唱。西丽亚明白，这一趟来，未能找到所渴望的慰藉。该回家了，因为要寻求的东西，只有在自己的灵魂里才有。只有回到灵魂里才能得到它。

晴朗而漫长的星期天。慢慢进入傍晚时分。西丽亚熟悉库尔马拉院子里那些摇曳的阴影。天色越晚，大门越频繁地提醒她出发的时刻到了。一想到要回到基埃里卡家，并要在那儿继续呆下去，不免感到伤心，但她已来了许久了，主人不再挽留她了。

走在山坡上，她又望了望朗多别墅。脚下的砂土小道引导着她越来越远离别墅。到了山冈的顶巅，她再次回头望了望这块亲切的土地。早上的太阳是从右边照过来的，现在已沉到另一边去了。这是生离死别的行程。西丽亚在这块土地上又行走了一会儿，最终同它诀别了，匆匆远去了。

无论是田野还是道路，还是一片片屋顶，都无力把西丽亚挽留住。她成了一个多余的人。她的心怦怦跳，冷汗顺着脖子往下流。她想快点离开这个地方，到清凉的森林去歇息歇息。上坡时，她心慌意乱，下坡时，又两膝发软。

这趟美好旅行的最后几个小时是十分痛苦的。她在路边找了一块草坪躺下休息，好象已回到了目的地似的。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也算达到目的地了。她的咳嗽已引起人们的注目："她从冬到夏一直在咳个不停。"现在青青的草叶被染上了乌血，这是她第一次咯血。血很快吐完了，但西丽亚却意识到死神将过早地来到，这使她久久地感到心情沉重。不过这意想不到的打击却使她镇静下来，何况今早出来时，她原本就没抱多少奢望。所抱憾的是再也不能回到她所怀念的地方了，她因劳累而咯血了……

西丽亚难道没有实现她对青春生活的追求吗？她的愿望难道是转瞬即逝的海市蜃楼吗？

正是如此。这是不幸的。西丽亚支起双肘，一动不动地趴着，脸上露出心满意足的神情……咳嗽停止了，雨过天晴了。现在回顾一下这一天里的经历就是了……昨天是仲夏季节，今天是礼拜天。在此夏日里，接连两天是假日，真不错……昨天我未能休息，而今天……自来时算起，真有一年了吗？……拉乌娃小姐的话，简直有点传奇色彩。这儿是个适于静思的地方。她的目光从远处收回来，移到草棵间的斑斑血污上，瞧着草叶上血珠的形状如何慢慢变圆。瞧着瞧着，她的心早已飞到那位截去一条腿、子弹穿透了半边肺叶的情人身边了。她回忆起他那气宇轩昂的外表。在她的意象中，他变得更加不凡了……现在他已卧床不起，可能永无痊愈之日了。当初他可能

还在雪地里躺了几个钟头呢！

现在已是仲夏，那时的冰雪早已融化，道路两旁点缀着万紫千红的花朵。坐在这鲜花丛中，真可谓心花怒放……天气虽然和煦，但坐在草丛中的少女却瑟瑟发抖，同时还口干舌燥，可能这时的气温也不高了，太阳已经掠过林梢，它的威力散落在林木之中，消散在挺拔参天的巨松的枝叶间。松树，对人间的忧患无动于衷；太阳，似乎已抛下了天下的人们，高高地栖身于人所不能及的树梢间了。可以说，是神力无比的森林把太阳截留在自己身边。西丽亚望见一棵刺柏低垂着头，上面有一挂蜘蛛网，象用细丝编织而成。光线把道路衬托得十分醒目，好象方才库尔马拉家大门外的道路一样。方才？夜幕这时已垂落，往事一幕幕地从西丽亚脑海掠过。没有人会到这儿来的……她之所以来到这儿，是因为这儿是从弹琴、唱歌的库尔马拉家出来后的必经之道。西丽亚哼起曲子来了，不过只在嗓子眼里哼，她用全部心声在唱一首颂歌，这首颂歌一下子又化为新的寄托——比这一天里任何事情都重要得多的寄托。因为她心目中的年轻人既然不在朗多别墅，也不在库尔马拉家院内，她也就该忘掉他曾到这两个地方找过她。她最后又回到意象中去寻觅他。终于在这儿找到了自己所盼望着的人。

她在心里找到了意中人，并且从此将永远把他挽留在心坎里。他俩将永远离群索居，不同任何人来往。谁也别想知道她情人的下落。他们俩终于又到一块了！之所以在意象中这么容易就走到一块，那是因为她的理智并不愿知道伤残的情人倒底身在何方。西丽亚在路旁休息了许久。之后，她满怀信心，胸有成竹地站起来了。

血，已经不见了，也被忘却了。她觉得躯体似乎已不属于

自己了，全身在继续发抖，嘴干如火，但她对自己的生命比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她应当活下去，并要身强力壮地活下去。因为情人的形象似乎越来越高大，距自己也越来越近了。自从去年夏天——或者说方才——别离之后，他经历了坎坷的道路，至于这中间所发生的事情，干脆一笔勾销吧！当然，他不告而辞是错误的，对此，西丽亚并不原谅他，可现在的他已残废了，躺在某个地方。现在的她，正踏着昏暗的小道往基埃里卡家走去——往一个肮脏衣服满地扔，炉灶破破烂烂，家人吵闹不休的农家走去。他俩是各自都走着自己的路啊！

林木变得稀疏了，沿着一座座草库蜿蜒延伸的小道也变得越来越窄了。路上遇见一个熟人，他问西丽服打何处来，他诧异地发现平时寡言少语的西丽亚竟变得喋喋不休了。她语无伦次地谈起去年夏天和今年夏天，还谈起打仗和死伤的人。她两颊绯红，呼吸里带着锣鸣音，似乎还很激动。

“你是走累了！”那个人说。他不由得难过起来，对西丽亚产生了怜悯之情。

少女回到农庄的时间比预想的要迟，老板娘已在挤奶了。西丽亚问另一头牛是否挤过了，老板娘听了也不答理她。也许是不听见，也许同丈夫吵了架，现正在赌气。西丽亚提过奶桶，俯下身子去挤奶，几股奶流从母牛的乳头喷射出来。突然间她浑身一软，晕倒了。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呀！”老板娘惊慌地叫道。她一时竟束手无策，甚至不知该如何放下手中的桶去救这位少女。少女桶里的奶洒了一些在地上。老板娘最后扶起西丽亚时，觉得她脖子发烫，手心冰凉，西丽亚耷拉着脑袋，一句话也不说。

“快来人哪！海尔曼，快出来！”她大声吼着，似乎每个

人早该对此有所准备，并随时听候她的呼唤。而他们却全都犯了粗心大意的过错。喊了半天也没人来……难道他们全都聋了，瞎了？孩子们都到哪里去了？

“塔乌诺！”

西丽亚慢慢睁开眼睛，伸手抓住挤奶桶挣扎着想站起来。

“放下奶桶！”老板娘嚷道，“可怜的孩子，在这个肮脏的世界上，你挤奶已挤到头了。”

在老板娘的搀扶下，她慢慢挪动着步子往家里走去。这时基埃里卡表情难看地出现在门口，好象妻子领了头功有损于自己的面子，还意味着刚才那场争吵是妻子胜了。妻子搀扶着西丽亚打他面前经过时，没有理会他的问话，嘴里还怨声不止。

打那之后，西丽亚再也干不动活了。星期一早上，她觉得稍微好受点，象个苦斗之后终于如愿以偿的人一样沉睡了。当她伸了伸手脚准备爬起来时，眼前立即一片漆黑，喉咙干渴如焚，不得不呻吟着又躺下去了。这时，整个农庄已苏醒了，老板娘已在面包房里忙碌，长工还在床上闲嗑牙。室外，奶牛已在呼唤了。

老板娘进得屋来，闪着那双小眼睛朝西丽亚床上张望，她对任何有违于戒律的行为都不容忍，而病女今天不能遵守她作女仆的规矩了。不过对待病人还得有点仁慈心，所以她心里窝火表面和气地对西丽亚说了几句体贴的话。奶牛这时在户外哞哞叫。今早的挤奶已经晚了，奶牛的呼唤直揪着老板娘的心，她知道今天不能象往常那个挤法了。

“我去问问桑塔拉愿不愿顶替你。”女主人说。

这句话意味着主人不能白花钱养活她了。老板娘也知道少女现有的财源：还有三个月的工钱没有领。此外，她还有一柜

子漂亮的衣裙。

对西丽亚来说，这是小事一桩，她只希望安静。她睡的床很糟，床缝里尽是臭虫窝。户外，却是迷人的夏天，劳动也不累人。孩子们屋里屋外奔跑。房门敞开着，使得大自然的气息和劳动的声音一直飘到她的床前。在这漫长的一天里，躺在基埃里卡家的西丽亚仿佛觉得回到了老家，继续着昨天的意象中的生活。

她听见主人夫妇在隔壁房间里商量事情，他们反复合计着养活病女多久才能领到社会保险金。男的认为村上不会给的，因为西丽亚不属于本村人。看来此事使他们尴尬。

过了不一会儿，老板娘走进来同西丽亚聊天，她一开口就说，看样子，这场病是凶多吉少，应当及早烧香敬神。接着又谈到实质问题：如果西丽亚同意这么办或那么办，他们愿意为她作出安排。

桑塔拉很快就来上班了，她装出颇为不凡的样子同西丽亚核实了一遍她该顶替的活儿。西丽亚根本就没心听。现在她象远方的情人一样，卧床不起了，这样躺在床上相互悬念，也算一种享受。她觉得在此夏日之际，她距阿尔马斯更近了，甚至超过去年夏天——她昨天还到那里旧地重游了一番。

生病的第一天，简直是一种享受。到了晚上，却久久地难以入睡。尽管门户洞开着，她仍觉得很热，而且口干舌燥。由于白天忘了让人进点水来，这时只好自己起身去打。夜色皎洁，她知道水桶放在面包房的什么地方。当她穿过房间去找水桶时，农庄的人早已入睡，夜色下，这个庄园显得同其他庄园一样美丽。这座房舍兴建于遥远的过去，现在已变得破破烂烂了。

失眠几乎可称之为一种憩息。意象中，她觉得情人不久就要

来了，她甚至从理智上边这么认为。失望情绪在她心中找不到一席之地。

卧床休息，使西丽亚感到很自在。生活的这一新变化带来的后果，是老板娘的虔诚精神在最初的几天里通过一些小小的慈善行为表现出来了：她给西丽亚送来了一杯鲜牛奶——在平常，这种奶是要运往加工厂的；给西丽亚端来了热咖啡，甚至还背着丈夫用小麦换了点白糖放在咖啡里。咖啡帮助西丽亚发了一阵热汗，之后，她觉得全身轻松些了。西丽亚希望换个房间休息，因为在有病的情况下，这间屋子的种种不便之处，这时显得更为突出。她甚至不理解自己竟能在这里生活了那么多个日日夜夜。床，还是往日的床。但她逐渐对纯洁，高雅的生活有了向往。她心想，有朝一日那个陌生的魔影骤然来到时，绝不能让它看到自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虽然她还想象不出它是个什么模样，但它肯定就要来了，这是确定无疑的。

周末的一天，当早晨的太阳在夜雨之后初露光芒时，西丽亚独自溜到了户外，这时她呼吸困难，但身体还能支撑住。她发愣地注视着打谷场，好象是第一次见到似的……洗衣服的脏水横流在面包房门口……奶牛在院子里留下了一串串蹄印……

透过建筑物的空间，她望见了远处的村庄和湖泊。在那儿，阳光变成了闪烁的波影，看着看着，她头晕目眩了，越来越疲乏无力。田野里，一位耕耘的农夫在吆喝着牲口，一听声音，西丽亚就知道他是谁。大家都在劳动，唯独她无所事事地呆在这熟悉的院子里，没有人来发号施令，反使她觉得不习惯。她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甜美，一天比一天充满阳光，比那些整天为生活而奔忙或驱使别人为自己奔忙的人们更优越。自己

已经干不动活了。这种矛盾心情沉重地压抑着她的心。

她信步往前走着，来到了浴室旁。周围稠密的荨麻掩盖着浴室那朽烂的木墙。荆梢间露出浴室的窗户，那霉绿色的窗玻璃由木条固定着，在太阳照射下闪闪发光。大白天到浴室里看看，是很有意思的，能使她回忆起童年时代……浴室的天窗开在背阴的一边，那儿空气潮湿，风声呼呼。

太阳照耀着浴室隔壁的小房间，里边充溢着木头散发出来的气味。西丽亚走进去，拉过一条板凳坐下。周围堆放着杂乱的东西，其中还有一张旧行军床。

老板娘看到西丽亚在那儿，但总不见她从浴室出来，她便起身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她纳闷：大白天她怎么想到要去浴室呢？莫非那里放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没有，那儿肯定没有什么好偷的东西。况且，西丽亚从来不干这种事……唉！一个病人脑子里想的，你简直捉摸不透……也许她要赠送给桑塔拉一点什么礼物，好使桑塔拉顶替她多干些时候？或者一旦丢掉了农庄里的饭碗，希望桑塔拉收留她？老板娘是个脑子转得慢的人，但当她走进浴室，两眼滴溜溜在屋里转的时候，脑子里也转完了这一大圈。

“我想在生病期间就住在这儿。”西丽亚说。这是她未加思索就脱口而出的话。自个儿听起来，尤其听到“生病”二字时，内心不由猛地一震，但她觉得这样说是事实。

“谁往这儿给你送饭吃呢?”老板娘边答边顺手提了提地上一只脱了箍的破木桶。

“只要给我一点牛奶就行了。”西丽亚说，“如果我的病属于传染性,就不好再住在原来的房间……因为家里有小孩。”

老板娘木然了，一句话也答不上来。

“这儿有张床，”西丽亚接着说，“请让桑塔拉稍微打扫一下，费用可从我的工钱中扣给她……”

“你以为我会叫桑塔拉来这儿泡蘑菇吗？……还是我自己来清扫吧！噢，还得征求一下我男人的意见。走，跟我来！”

老板娘领着西丽亚来到正房。

西丽亚住进了这间收拾得干净，整齐的矮屋。住在这儿实在是舒心，老板娘禁不住说：“连我也想住进来了！”

“西丽亚会很快把它让给你的。”桑塔拉说，话里包含着她对病女的怜悯之情。

清理好这个房间、工程真够浩大。一切收拾就绪之后，西丽亚累得和衣滚在床上，本想稍稍休息片刻，可直到天黑还不想动。后来，她按平素的习惯脱了衣服，第二天早上也未起来——她最终起不来床了。至此，我们的故事接近了尾声，同本书开头部分相衔接了。

此时，正值绚烂的盛夏，牧草等待着人们开镰收割，尚未成熟的黑麦正往高处拔节。烈日炎炎，阳光使大气充满了清香。窗外那一束束荨麻也疯长着，使小屋的光线着上了一层发绿的神秘色调，同病女那一阵阵咳声甚为协调。西丽亚的胳膊，不久就呈现出痨病患者那特有的形状：关节缝隙似乎加宽了，腕部，手指日趋纤细，面色变得惹人喜欢。白皙的脸蛋上印着两团红晕。长长的睫毛更加动人了，就好似甜蜜的美梦要躲进它们的阴影里似的。

由于她不思茶饭，所以瘦得很快。可是看上去倒一点不难看，在她还能起床，并能在屋内走动时，你透过她那菲薄的衬衣，可以看到她纤弱玉体的娇态。她那时刻挂在嘴角的微笑，

使你能想到她是谁的遗孤。然而，这一带人都不认识她父亲，她自己只不过是一个从这一村流落到另一村出卖劳力的女仆。现在的她行将就木了，这一点老板娘已是直言不讳——无论在拔火罐的老太太为西丽亚治疗的间歇喝咖啡时，还是西丽亚看到她时，她都这样。她还同西丽亚谈到上帝，病女听着觉得又亲切又有意思。

西丽亚漫不经心地瞧着老板娘的灰裙子外面罩着自己的那件漂亮的围裙。这是老板娘因疏忽，忘了在来前先解下来。事到如今，她只好说：

"我的围裙洗了，暂时用用你的。"

"你尽管用吧！别客气。"西丽亚回答说。话音里既包含着赞同，也包含着奉送之意。当下一次老板娘为拔火罐的老太太送咖啡来时，事情就更清楚了：她身上穿着西丽亚的裙子，而且还进一步说，除了她本人花时间照料病女外，还额外支付了一个顶替女工的工钱，因此应当得到点报酬。

"西丽亚的工钱全都领了吗？"拔火罐的老太太故意问，因为她明明知道他们欠着西亚丽多少工钱。

"还剩下的几个工钱也用不多久了。"老板娘回答说。一气之下，她再也不给那个老太婆添咖啡了。

透过浴室的窗户，西丽亚的咳嗽声一直传到屋外的草地里。主人家面黄肌瘦的孩子们在草地上嬉戏玩耍。主人偶尔经过草场，他停下来听听从浴室传出来的咳嗽声，脸上露出厌恶的神色。他一次也没去看过病人。出葬的那天，他连墓地也不愿去，是他妻子和一个邻家女人坐车送灵柩进公墓的。

西丽亚不久于人世了，可她现在还活着。离群索居的西丽亚，回忆着往日的盛会。她的生命日渐垂危，她那日益虚弱的

躯壳里，仍蕴藏着一个广阔的天地。那无数的细胞在新陈代谢着，当一个细胞的活力增加时，便一分为二，这个过程永不停息地在她的肺部、气管、乃至嗓子眼的病灶里进行着。她美丽躯体的其它部分，22年来也这样成长着。到了晚间，她的体温升高，肌肉痉挛，直到漫长的黑夜把瘟热通过毛细孔驱出体外为止。从太阳出山起，整个上午，生与死的搏斗暂时平息一会儿。这时候，外部世界和宇宙到了最美好的时光。每当这种时候，少女总庆幸自己已远离了这尘世。

服务于心灵的工具——她的感觉器官，其功能已紊乱了：触觉已完全失灵，味觉被粘液——充斥着成千上万细菌的粘液所损害，她的嗅觉也到了令人十分伤脑筋的地步。然而她的关键性器官——视觉和听觉，却灵敏、犀利如初，甚至超过往昔。支配这些器官的大脑，运用其功能，把对外的种种感受汇集在一点，这一点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都宏大无比。

燕子在屋背上，梁缝里筑起巢穴，它们的呢喃，从清晨一直响到傍晚。距浴室不远处，是一架辘轳，病女的小伙伴中，有一只燕子常常栖息在上面。西丽亚的听觉变得十分灵敏——也许是一种“病态”，以致于能从燕子的歌声中听出其心意。因为它们不同的声调，表达着不同的心声。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是不会去揣摩燕子的声音的，但这些小燕子却成了病女的知心好友。虽说它们从未对她的处境表示过什么，但它们给她带来了精神安慰。它们在房门后面叽叽喳喳地叫着，偶尔还有一只燕子出乎意外地飞来倒挂在她的窗灵上，露出它腹部的白色羽毛。不过这只小燕子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愿飞落，它似乎并未看见这位病女。小燕子的话语和它们的问候，似乎来自一个看不见的世界。

但，光亮却是看得见的，它把窗户内外照得通明，并在每块玻璃上寻找隆起的小点，在那里形成变态反射；或者通过玻璃片上较大的瑕疵，把另一面的物体或者缩小，或者变成歪歪扭扭，怪模怪样的形状。最主要的是躺在床上的病女所看到的室外的苍穹。她的臆想中，似乎在那儿找到了依托，使她能飘然高升，一直升到蔚蓝的天际，然后迅速跌落……空气在她耳边响，接着一阵眩晕袭向病女的双鬓。一时间，她再也听不见燕子的絮语了。一个满怀希望的人自以为自己最美好的希望就要实现时，却出现了重重障碍。

西丽亚的心中只有一个人，她应当见见他。至于其他人，全都不存在了。常来照顾她的，用怜悯的小眼睛瞧着她的、身上还穿着自己衣裙的老板娘不存在了：跟在她身后，惊讶得张大嘴巴瞧她的孩子们不存在了；桑塔拉虽然还在同她说话，但也不存在了。

“虽然我干的是你那份活，你说说我该不该跟你拿同样的工钱？可老板娘说不能给我那么多，因为她还要在你身上花掉一些。”桑塔拉对西丽亚说。

一切的一切，都被她抛得远远的，唯独一个人由远而近，朝她走来。他们很快就要相会了。先是大白天相会在众目睽睽之下，然后幽会于夜晚的林荫道上。路旁，素洁的花朵在梓树脚下变成了黑点。他俩腾云驾雾并肩前行着……西丽亚感觉不到自己有脚，因为它们已不存在了，或者说肿胀得飘飘然了……她心里老想着情人剩下的一条腿、一叶肺。想到这里，她头晕脑胀了，全身瑟瑟发抖。夜，越来越深了，她胸口堵塞，呼吸困难，昏迷中她臆想着：“我现在躺在浴室隔壁的小房里，老板娘刚刚出去。我是偶然间来到这个普通人家作工的，

去年冬天我曾帮助过当兵的人，先是帮助白军，后又帮助代里尼埃米。”不久，黑夜过去了，她已记不得今天是几号。

她终于熬过了生命的最后一个夜晚。接下去便是一个绚丽周日的黎明。人们事后能够想象到，这个黎明早就急于想来了。就此，我们可以讲上一整天，一整月，一整年，但又有何益呢？无非是胡思乱想而已。

清晨3点刚过，太阳就升起来了。它俯瞰着千家万户以及它们的窗户，俯瞰着南来北往的小径和家家户户的门槛，也俯瞰着室内熟睡着的人们。太阳也俯瞰着燕子的巢穴。这些小生灵是从来都不欢迎星期天的，因为每到艳阳高照的周日上午，这儿就人来人往。太阳也照亮了昆虫世界和形形色色的软体动物，一条小鱼在波光粼粼的湖水中正尽兴地游着，一只燕子纵身俯冲下来将它一口吞噬了。太阳的光辉甚至还照彻湖水，有一条水下生灵鼓动着翼鳍，奋力游动着去寻找食物，却被清晨闪烁的波涛中出现的一条动作优美，灵活的大鱼所吞吃。那是一条白斑狗鱼，它张开那巨大的下腭，小鱼随之不见了。

在另一处，偶有一位年老的神父醒来了。花甲之年，他反而淳厚、温柔得象儿童，尤其在睡醒一觉之后的清晨时分。他身着睡衣，伫立窗前，欣赏这清晨的美景，默想着上帝在大自然中所享有的盛誉。然后，他深深地舒着气上床了。神父住的楼房，其基石最多。而基埃里卡家的浴室，甚至没有奠基石，栽入土中的木柱子已经朽烂，窗棂子也七窍八孔……不过这样太阳可以直射在挣扎于死亡线上的病女身上。

西丽亚在世之日所见到的阳光，与本地区所有人见到的一样多。眼下，在毁灭着这个年轻的躯体的那些家伙，是害怕阳光的，要是太阳能及时地，不间断地射进少女的五脏六腑，象

在她皮肤上那样施展威力就好了，然而阳光射不进坟墓，更射不到死神的代表——那细长的小家伙。

西丽亚的母亲——可怜的希尔玛，也是死于这些家伙的魔爪之下，那时，她因精神忧伤而削弱了自己的抵抗力。西丽亚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忧伤事，她只不过经历了某些悲伤的时刻。而且这些时刻还富于诗意。在她身上，精神高于物质。凡在她清醒之时，心里总是洋溢着美好的爱情。最神奇的是——也是仁慈的大自然有意安排的——她从未想到自己会在梦想实现之前死去。相反，在昏昏然中，她感到自己的心和情人的心完全融为一体了。那颗心，是一个有着男子汉气概的、纯真的心。末了，西丽亚甚至弄不清自己是否同远方情人相聚了，也弄不清是否是风华正茂的父亲凝眸望着她，并自豪地张开双臂迎接她、抚摸她。总之，她心里充满着喜悦……

如同每时每刻都有一些家庭在泯灭一样，萨尔麦卢斯家的这株独苗终于消逝了。这个古老家庭的历史也就此结束了。然而，“系谱树”同森林中的树有所不同。对于一个家族来说，不存在死绝的问题。如你沿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足迹追溯回去，你便能发现祖系中每一个“支脉”都还存在着。萨尔麦卢斯家族肯定也如此。就在我们这个故事结束的时候，这个家族中肯定还有人在人世间搏斗着。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有的也许在某些地方过着火红的日子。如果再往更远处追溯，你便能发现我们都是同宗同族，因此我们任何时候都应当相互尊重我们所从事的斗争，还有你们——在遥远的将来有可能读到本书的读者们，你们也同样应当尊重我们的斗争。

这些斗争的天然动力，是一个信号——我们自认为有责任不断对它进行观察，探测，以便悟出它的道理和它的寓意。